

目 录

樊国樑等函牘	1
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	90
樊国樑的一张布告	103
西什庫被围紀略	106
庚子見聞录	108
庚子回忆	110
刘海瀾持枪占地	112
帝国主义传教士关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訊	113
美国教士万卓志	122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123
逃难記	126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128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	132
記憶中的义和团运动	138
鬧义和团时的献县总堂	140
“你为什么奉教?”	142
武清县大三庄教堂的来历	146
靜海县教会中的几个恶棍	148

花狸豹搶亲	153
土匪头子姚三黑	155
一个基督教徒村庄的由来	156
美国公理会教士鼓吹加紧对华文化侵略	158
天津法汉学校的变迁	163
朱家寨子女学的血泪回忆	168
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扩张	175
美国公理会派来天津的传教士	192
天主教堂霸占民田	198

樊国樑等函牍

林鋒源輯

說明：义和团反帝运动时期，北京西什庫天主堂的主教是樊国樑 (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副主教是林懋德 (Stanislas Francois Jarlin)。这两个人在我国所做的事情，据樊国樑日記(見北京西什庫天主堂出版《拳时北堂被围》)記載，他們以西什庫天主堂为据点，率領法、意两国兵四十人，“二毛子”数百人，有快枪四十支，洋枪七八支，札枪五百多支，对义和团及清兵作战。并且焚烧了西什庫附近的民房，搶劫了粮店，还配合八国联軍进攻皇城。八国联軍統帥瓦德西向德皇报告(見《瓦德西拳乱筆記》)說，八国联軍探知中国内地消息，多靠樊、林两人尽力帮助。由此可知，这两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实是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是我国人民的死敌。

近在书肆买到西什庫天主堂的《信稿录存》四册，內載樊国樑，林懋德等人致清政府大小官吏的信稿，也間有抄录的复信。另有信札、合同、公文以及其他散乱文件一大包，也多是樊、林二人的东西。这些資料暴露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一部分情况，也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干涉我国地方行政，以及收租放債直接残害我国人民的种种恶霸行径。对于研究历史來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关于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記述，則极尽歪曲和誣蔑之能事；希望讀者在利用这些資料时，特別注意。

四册函稿原有分类，但是混淆、重复，次序不清。一包原件更是杂乱无章。今选录可供参考部分，按事件分类，酌加标题、标点与簡注。其中字句舛誤，姓名、地址、時間、事迹无法考訂者，只得照抄。不知收文或发文人者，亦不妄加。据原件选录者均在注中說明，据四册函稿选录者不加說明。

总目

洋教士的特权.....	2
教堂霸占地产.....	5

要求清政府保护教堂·····	8
四川教案·····	14
教士要求剿办义和团·····	18
法兵侵入北京·····	30
教堂勒索賠款·····	31
賠款合同·····	41
訛詐搶劫·····	48
桑峪教堂杀人·····	54
宝坻县教民搶夺·····	57
教士逼迫薊州官捉人·····	59
馬神甫橫行霸道·····	64
教士保荐官吏·····	65
教堂收租放債·····	70
收租帳单·····	83

洋教士的特权

传教执照^①

大法国欽差駐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施^②为給发执照保护事：

茲因遵行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及十年九月十二日在天津、順天两城內設立和約章程第八第六前后等款，故本大臣将此执照交付本国人传天主教之传教士林懋德收得为据。本大臣因深知教士林公，系我国名士才德兼优者，所以請煩大清执政大臣及各省文武官員边疆大吏，自此以后，教士林公在直隶省內来去传教居住，無論何处租买田地、

① 原执照系由中、法两种文字写成，此为中文部分。詳見卷首图片。

② 施阿兰 Auguste G'erald。

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絲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并望随时照料，切勿袖手旁觀，庶臻妥協。为此本大臣給发此照，俾凡屬大清國所轄內外各处，咸宜遵照勿违，以示和約章程永垂不朽，此实本大臣之所厚望也。

右付传教士林懋德收执

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本法国全权大臣公署发

再者，無論何处設有叛逆，断不准执照之人任意前往。

执照人花押

本署护照存册第一千五百六十七号

樊国樑致张荫桓函^①

径启者，前承貴署王大臣等曾为奏請欽賜二品頂戴殊恩，复荷兄台殷殷雅誼，专使記名道梁誠賚来珊瑚宝頂一顆。弟拜領之下，欽佩奚如，自是頂恩戴德沒世不能忘也。但弟既蒙二品頂戴荣身，而手下当差俱系白丁，似屬闕如；是以仍仗兄台鼎力，再由貴署請給白頂两个，金頂两个，以賜手下而壮观瞻。此乃弟之奢想，不知是否有当，倘蒙金諾，玉成始終，异日定当图报，以昭感激之誠。肃此布悬，順頌升祺。余維洞照不宜。

荣祿照会^②

大清欽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文淵閣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荣为照会事：

查本年五月間保定教堂一案，经貴总主教派令林教士懋德前往省城，会同地方官商办完結，諸臻妥協。足見貴主教秉公持平，林教士办事出力，深为可佩。昨晤

貴主教，云及現拟派林懋德为副主教，嗣后直隶地方遇有民教交

① 原无日期。

② 原件。首叶为“照会”二字，盖有“欽差大臣关防”印。末尾年月亦蓋“欽差大臣关防”印，下有朱戳：“监印官文巡捕县丞候补巡檢阮元善”。原件封套写：“內一件并功牌”，“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自天津移”，“馬上飞递京城探授”等字样，年次上与背面上下封口处均蓋“欽差大臣关防”印。

涉之事，可与林教士商办，必当竭力維持等語。本大臣昨经据情电奏。本国大皇帝恩准賞給林教士三品頂戴，以昭激劝等因。茲于六月二十三日，准

总理衙門来电：“奉旨：荣电奏已悉。林懋德著賞給三品頂戴欽此。”相应恭录諭旨，备文照会

貴总主教，請即轉致林教士查照欽遵。

再，随同貴主教当差之人，現由本大臣发給功牌四张，亦煩分別給发，祇領可也。須至照会者。

計送功牌四紙

右 照 会

大法国天主教总主教樊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抄札并单①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署理直隶总督部堂袁为抄折札飭事：

照得本署大臣于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在保定省城专弁具奏，酌保办理直屬教案善后各員紳暨中外教士，擇尤分別开单請獎一折，除俟奉到硃批另录札飭外，合行抄折并单札飭。札到該局，即便分別移行各該員，并照知各教士查照。此札。

計鈔折并单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署理直隶总督部堂袁为恭录札飭事：

照得本署大臣于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在保定省城专弁具

① 原件共三叶，系周馥抄致樊国樞者。封面与騎縫处均盖“直隶善后总局关防”篆文朱印，并有周馥函二叶，名片一紙。周馥函說：“前经本藩司会同本善后局于办理直隶善后事宜案内，詳請督宪将貴主教奏請獎叙。茲奉督宪袁照拟具奏抄单札行轉知等因，相应照抄原札并单函致台端。”

奏，酌保办理直属教案善后各員紳暨中外教士，擇尤分別开单請獎一折，业经抄录折单札飭在案。茲于二月十八日递回原折。奉硃批，“該部議奏单三件，并发。欽此。”合行恭录札飭。札到該局，即便欽遵查照。此札。

計 开

花翎二品頂戴法正主教樊国樑請賞加头品頂戴

清政府賞林懋德花翎執照^①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署理直隶总督部堂袁为給发執照事：

前经外务部議复，本大臣奏請賞給京内天主教总堂副主教二品頂戴林懋德花翎，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奉硃批，“依議欽此。”茲繕就執照一紙。发給收執。須至執照者。

右給

京内西什庫天主教总堂副主教林懋德

光緒二十八年 月 日

品字第二号

教堂霸占地产

樊国樑致順天府函^②

径启者：为东安县教堂买地一案，两接惠复，备悉种切。本主教与貴尹宪多年相契，办事和衷，实深感佩，莫可名言。但东安县大令，办理教堂买地一案，不但多有不实之处，而且擅将教堂契紙任意更改，妄加批評，以致竟成廢紙，粗率任性，藐視教堂。今将被污之契紙，交送台端查照。本主教断不肯收此被污之廢紙也。

至論原中田永順，年踰七旬，該县将伊重責六百板，几乎殞命，令

① 据原件付印。

② 原无日期，据函中說“蒙皇上特恩賜以二品頂戴”，疑为1899年所写。

伊再交楊張氏地價，尤屬荒謬。緣置地者天主堂立契時業將地價筆下交足，何以田永順非置地之人，尙能短欠該婦地價。非該縣一味徇私、袒護楊張氏而何。

該婦楊張氏所執之契，系由四月繕成者，而教堂之契系由正月繕成者。該婦雖當經稅契過割，然無原業契底契，不足為凭。該縣于庭訊時，應向該婦追回此契，作為廢紙，以杜訟緣。詎該縣仍將此契交回該婦收執，其存心用意誠有不堪設想者矣。

本主教來華屈指已三十有七年矣，在官場中交涉來往，莫不以禮相尙，獨此縣官粗率無禮，非可言語形容之也。彼豈不知皇上諭旨諄諄，令官員等待傳教士務須待以體面等語。況本主教曾蒙皇上特恩，賜以二品頂戴，為駐京之總主教，應受此縣官之藐視否耶！倘十日後余耻未雪，定當親赴天津面請中堂以雪之也。

樊國樑致熱河道函^①

徑啟者，本主教前曾于灤平縣境老虎沟村買地數頃，交于該處教堂經營，每年應交該處庄頭地租制錢一十九吊三百文，載至在契約。孰意歷年未久，該處庄頭丁文秀不遵契約，硬向該處教堂每年索取地租制錢或二十五吊、或三十吊不等。迄今十有數年，統計多向教堂索去制錢一百一十七吊。倘教堂不遂其願，彼即大肆咆哮，詈罵不絕，且手持利刃，聲言尋殺教堂洋人等語。彼處士民，莫不畏之如虎。近日復向該處教堂司事人尋毆、扯破衣服，豪橫異常。當經該處教士馳報前來。本主教查該庄頭不遵契約，任意增租，已屬非是。且屢向教堂大肆咆哮，持刀尋衅，尤屬胆大妄為，目無法紀。若不據實送官究辦，誠恐將來蹈肇衅端，伊于胡底。用特函請貴道札飭該縣，或將該庄頭丁文秀立予斥革；或將該庄頭籤提到案，責令追出十數年來多向教堂索去之錢文；再量予懲責，以儆效尤強悍，不致釀成事端，以靖地方。是所即禱。

^① 以下各函似為庚子年前之事。

致薊州知州函^①

径启者：屢扰清神，数蒙雅爱。弟与北京主教樊，莫不实感盛情焉。茲在貴治价买房产一所，尙未稅契过革。茲将契紙賚送台端，希即查閱盖印是荷。稅契花費本堂亦必照例繳納。

再，少林口教民案，虽不与教务相干，然念貴州办事和衷，中西爱戴，自不得不再悬請閣下重費清神，速为秉公办結，以免后累，是为至要。

樊国樑致某县函

径启者：貴治辛房村，由孙为年手置买公产一所，为建堂之用。其契据現在本主教之手，毫无不合。孰意該村寡妇楊张氏，挟嫌遣抱楊峻德捏詞誣控教民李四等在案。本主教明知其妄，爰請貴县严禁原告楊张氏及其子楊峻德，勿得再扰教民李四等是荷。

五月二十七日

致薊州知州函

启者：茲有舍亲富仲氏，系厢黄旗滿州四甲喇官福佐領下护軍順喜之妻，在貴治邦均迤北盘山南六間房子等村，旧有祖遺老圈塋地計一百零四頃，历年收租銀一千零五两，外有黑紅粮九十二石，竟被收租家张启愚等霸情多年，分文不繳。前曾据情具控到官究办。无如恶奴张启愚等以所收租銀賄賂书胥，賚緣門丁，串通舞弊，案久捺擱，迄未究办。致令舍亲久处困境，餬口无資，借貸罗掘，情殊堪憫。弟夙仰閣下公正廉明，中西爱戴，用特遣派办事会长楊保善持函謁見台端，商請公平妥善办法，以杜恶奴串弊之端，而救舍亲困穷之厄。倘蒙推爱关垂，則感佩鴻慈，不仅身受者已也。

樊国樑致某知县函

径启者：貴治八戶庄，有教民梁怀爱被南坨村梁佺捏詞呈控在

^① 原无日期。少林口在薊州城南六十里。可知此函为致薊州知州者。

案。本主教聞知此事，悉心查訪，显系梁佺希图夺地，砌詞捏控，屈抑教民，有干条約。本主教职司教务，本拟由京徑請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門提办。奈念貴县公正廉明，中西爱戴，理應函請貴县籤提梁佺到案，累戶懲責，以儆将来別肇衅端，以副朝廷屢降諭旨認真保护教民之至意也。

林懋德致熙貝勒函^①

敬啟者：昨展惠函，恍若覩面。就諗鼎祐楸臻，台祺榮介，为欣为慰。昨蒙貴旗侍卫光顧敝堂，面叙一切，具徵殿下雅誼关照，优待教民，可謂至矣尽矣。本副主教曷胜感佩。自当遵囑再为札致貴属地面教堂司鐸，与貴旗官长商办荒政事务，总以和平公道为定衡，不可稍存偏袒利己之見。并轉飭教民，除业蒙恩准十三頃地不加新租之外，其余地亩，俱当一例照众办理，方昭平允，以副雅意。

要求清政府保护教堂

樊国樑致崇礼函^②

徑啟者：茲有不逞之徒，意图阻人奉教，任意捏造謗言，书于匿名揭帖，粘貼于順治門內天主堂中西义塾之东門外。其中言語率皆詆毀污蔑，摺摭拉杂，荒謬絕伦，出人意外。本主教职司教化，誠恐无知愚民最易煽惑。致民間以行善为本之正教，悞为倡乱导恶之媒；以瞻礼敬主之圣堂，疑为宣淫纵欲之所；且以律己严正之教士，目为敗检丧良之輩。他日民教不和，酿成巨患，誰执其咎。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不可不先事預防。用特函請宮保大人，飭将捏造揭帖之人，密訪

① 前有《致熙貝勒书》，內言：“貴治山后教堂执事者曹姓，教民被浮言所动，致起爭竞之风，……本主教另当函致关东葉主教秉公处断。”又一函言：“本主教之函請葉主教轉飭所屬貝子山后教堂主事郭、邢二位神父管束入教蒙民，遵听貴旗官署办理荒政事务，不得任意滋扰。”与此函內容，显为一事，可知此函为致熙貝勒者。原函无日期。

② 以下三函均未注年份。疑为庚子年以前之函。

严拿，量予惩处，以弥祸端，而正名教。

又，在后門内北海墙外压桥东，有护海兵堆，該处兵丁，即肆口漫罵天主教及出辱耶穌之語，本天主教堂每每有事路过其地，已非一日。誠恐日后生变，貽累地方，未便再事隱忍。相应仍請閣下飭传該处当差之人到案，究办惩处，以儆将来，庶于地方宁謐，并不独教民之幸也。粘呈揭帖一紙，即希鉴閱。

二月十二

致右翼总兵德馨函

径启者，在西直門大街有天主堂一座。每逢瞻礼日，往往有无賴之徒，三五成群，在路拦阻妇女进堂，实属有犯条約。此风断不可长。又，在西堂东边有学房一所，邻居窝贼，夜間将学房有用之物件，尽行盗去；其余无用物件，尽行摔毀。曾經該处官厅勘验实是。但該官厅不肯认真緝捕盜犯，只拿获一童，希图搪塞，实属纵賊庇盜。本主教誠恐日后无賴之徒，益无忌憚，肆行滋扰，酿成巨案，不得不先事預防。故特派差官林长海前去面請大人申飭該处官厅，以后务須认真緝捕，尽力弹压，不致別肇衅端，是所殷盼也。

十月初二

樊国樑致德馨函

径启者，向承盛情，銘佩五内。昨又荷蒙雅誼关切，亲派西直門官厅二位幹員，来堂商酌一切，俾臻妥協。复蒙派兵弹压，沿街保护。本主教益深感激，莫可名言。自茲以后，倘再有滋扰情事，仍当备函請办，至有劳費清神之处，容日另当晤謝。

此函接十月初二书

南堂董神父致永清县函^①

① 南堂即北京宣武門内順城街的天主堂，为管理京南各县的总堂。董神父即意大利人董巴斯卦尔，八国联軍侵入北京时，由东交民巷到南堂，又由南堂赴西什庫，行至西单，被义和团打死。此函应是庚子年以前所写。

径启者：貴治乔靳各庄，向有教民数家，屡被教外人欺負，近日更甚。夜間盜去該处教堂圣像圣物多件，当经該堂执事人稟报前来。敝总鐸夙仰貴县办事和衷允协，故函請給发該处教堂告示一道，諭禁教外，毋再欺压教民、盜窃堂物，以肇衅端，是为至荷。若然，則敝总鐸即不必稟报主教樊照会总署矣。

四月二十八日

敦庄高神父致遵化州函^①

径启者：在貴治村庄，多有欺压教民之事，含容忍耐，已非一年。茲因欺压日甚，伊于胡底。远人职司教务，断不肯再事姑容，以致有負委任。应請貴州照单所开各节，秉公究办，以儆效尤，而杜衅端。庶乎日后民教可期永久相安，不致起衅滋事。不独可慰朝廷屡降諭旨，保护教民，綏靖地方之至意；且可免余稟报北京主教樊国樑以及法国駐京欽差大臣也。

三月十三

西堂神父致昌平州函

径启者：在貴治慈母川村有新奉教者王林等。因該村上年正月間演戏敬神，該教民恐妨教規，不肯出錢經費。該村社首高存祥、高让、高存礼、王友、郭威相、乐有等，胆敢于八月間，将其田中庄稼八亩，尽行搶去。后经說合人調处，只賠該教民京錢十吊。又今年二月間，在昌平州北沙塘沟村內，有一新奉教者，姓张名莊行。因奉教之故，被該村社首张翔，其兄张羽，其子张景行，其侄张敏行等，以小庄戶村訟棍曹国文为主謀，捏詞誣賴，呈控貴署在案。至今悬案未清，該教民尙在管押，未经释回，殊属大干条約，有违皇上屡降諭旨，认真保护教民之至意。又张翔、张羽以及张景行、张敏行等，复听訟棍曹国文之主使，擅將該村教民张德美挾嫌毆伤头面，皮綻血流，实属目无法紀，刁恶至极。远人职司教务，案关和約，断不肯稍事姑容，有負教皇之委任。

^① 敦庄在薊州城西，立有天主堂，为京东的总堂。1896年該堂主持为高神父，1900年改为戴神父。此函应为庚子年以前所写。

爰請貴州務須速將社首等，以及著名訟棍曹國文綽号北霸天等，一齐拘拿严鞠，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庶乎日后民教相安，不致起衅。不独可慰圣上保护教民之心，且可免余禀报主教樊国樑、法国駐京欽差大臣也。

致昌平州函^①

昨接玉复，备悉一切。社首张翔，因其族侄奉教，不敢显然明阻，乃以針釘紙人，遣其子暗投张莊行家，竟敢誣賴該教民以邪术陷害。呈控在案。当经貴州当堂查验，毫无实据。并据說合人王立和供称，亦未查悉紙人来历。显系张翔設計陷害，影射教民，实属罪有攸得。姑念貴州情面，既已断結完案，余已只可付之流水，不必深究也。至在传之社首等尙未到案，相应再請于传齐后，务須重加惩責，以儆将来，而杜衅端。又为燕子口、沙塘沟所张贴之告示，余已迴环閱悉。惟其晓示言語，尙有未周，是以不揣固陋稍加增改。庶乎民教可期永久相安，以副朝廷屢降諭旨保护教民，綏靖地方之至意也。

林懋德致京南某县函

径启者，昨因貴治南庄会首等勒令教民斫永奎摊錢修庙等情，当经管理京南教务司鐸郭函請究办。不意事竟冰攔，并未見回信回片。本副主教聞之，殊深詫异。窃查向来遇有关切教务情事，教士等均径具函請办。不惟各府州县，即至順天府尹、直隶总督等大宪，未有不答之以礼者。此次崙件，殆有人舞弊，以致不能上达，亦未可知。郭司鐸所請，系关切教务之事，非平民詞訟可比。自当亲为函請办理，并非越俎多事。至所請张贴告示一节，并非只为一人，实願大众通知，以免多生事故也。茲特派敝堂司事林长海、徐永德前往。务請貴县将此案妥为了結，是为至禱。

天津刘神父致天津知府函

① 据前函，知此为致昌平州函。函中所言燕子口、沙塘沟等村，均在昌平境内。

径启者，在静海县城东陈台子村教堂，有书房一座，近被保甲局陈发科、王敬兰等糾众拆毀，室中什物傢具，尽行打碎，狼籍滿地。并将教民宮作来毆伤殆毙。曾于本月十四教民吳立德赴县呈报在案。詎該县大令，迄未出票究办。敝司鐸职司教务，誠恐日后陈发科、王敬兰等益无忌憚，肆行扰害，势必酿成巨案。是以不得不先事預防，悬請貴府札飭該县，赶紧签提陈发科、王敬兰等到案，秉公訊断，务令将拆毀者妥为修补，打碎者尽行赔偿，并量予惩責，以儆将来，別肇衅端，而副朝廷屢降諭旨，保护教堂教民之至意也。

致某知县函

径启者，吕村教民张芝秀，去年正月間被同村张大蟒、张兆廷、宋老等群枪轰毙，经官验明，枪伤七处在案。聞业将在押之凶犯张兆廷、宋老等开放无事。而张芝秀之侄张兆福，为张大蟒捏控，誣以人命之罪，久系囹圄，患病垂危，似亦当开放回家調理，方昭平允。未识貴县以为何如。

致保定府某知县函

径启者，昨閱手书，具悉貴县为教民与铁路工人斗毆一案，不仅有費周章，且受許多屈抑，本主教心实不安，殊觉难以为情。茲接保府杜神父电称，七月二十六日伊与铁路公司躬詣臬署，业将教民与铁路工人打架一案，全然了結矣。耑此布聞。

樊国樑致許景澄裕庚函^①

径启者，为江西贛州府教案一事。昨接荣中堂复称：“总理衙門业去明文飭令贛州府官吏与該处顾主教和衷商办拟結”等語。頃接贛州府顾主教电称，該处官吏并未接到明文，是以仍不肯与主教商办拟結云云。故悬請閣下再电飭贛州府官吏，赶紧与顾主教和衷办結此案，

^① 原稿未注：“主教寄总理衙門許裕二位大人书”。許即許景澄，于戊戌年九月至庚子年七月为总署大臣。裕即裕庚，于戊戌年十一月至己亥年五月为总署大臣。两人同在总署時間，止有半年。可知此函为己亥年(1899年)二月初十日所写。

以免再经法国公使之手，是为至荷！泐此，順頌春祺。

二月初十

樊国樑致直隶总督函

径启者：昨接惠复，敬悉一切。具徵貴制軍大人公明洞达，办事和衷，早为外国所諗知，宜为朝廷所倚畀。本主教欣悅之情，有非楮墨所能罄也。茲据河間府天主堂摄位大司鐸葛光被稟称：河間府知府如守，不但不肯将教民刘玉被人欺压一案秉公处断，且大肆侮慢毀謗司鐸，实属有违皇上屢降諭旨保护教民优待教士之至意。本主教欲稟請法国駐京大臣，轉請总理衙門办理；奈本主教夙諗貴大臣办事持平，秉远古道，理應悬請大人申飭該府太守之无礼，令其迅将此案持平办結，以雪教士之耻，而伸教民之冤，是为至要，則不必假手公使，以致多費周折也。并将葛光被稟請法国公使之稟帖，呈送台端，以便查办。

四月二十七日

致某中堂函

径启者：在西安門內惜薪司双西岔地方，有教民姓苑名信德者，在堂佣工，历有年所，为人篤厚誠实，人所共知。近日有王、連二位老爷，向其家稽查戶口人数，其妻回言失礼，致触官怒，遂將該佣工拿去交于西安門內路南官厅管押，至今未放。本堂曾遣人去請开释，詎該官厅答以非中堂大人之命，不敢释放。爰請大人念該佣工无知小民，請即飭放，以示寬仁，是为至盼。

樊国樑致直隶按察使函

径启者：东安县牛房村王孟氏上控本村譚、甄等姓教民一案，屢经东安县常大令派役赴牛房村天主堂学房查拿該教民等，以便解送保府。敝主教据报前情。查譚、甄等姓奉教，向虽在該村学房习学教中道理，后一聞有拿解之信，均皆远颺无踪，不知所之。应請大廉訪札飭該县，不必再派差役前往該村查拿。不惟可省徒費周章，而且免令

閩村为之不安也。

十一月十九日

四川教案

一^①

径启者：昨奉函开，“四川总督电称：‘沙主教交来叙、瀘、資、永等处去年及本年六月前后索賠款數，当与徐主教商定賠款三十三万。沙主教均经应允，已于本月十八日写立合同，画押完結此案’”等語。本主教亦于近日接得川电，与四川总督所称相符。本主教昨复函致川东、川南主教，令将伊等与官吏所立之合同，迅速发交法国駐京欽使大臣查閱批准，以昭郑重。本主教明知此案实有賴于貴总署之督催飭令始得办結，是以感激之情，洵非楮墨可以形容万一也。合先布謝，余容晤罄。順頌日祉。

二

径启者：頃接重庆主教电称：“万县教案，办理尙未允协”等因。爰請貴总署电飭該处官吏，将彼鬧教有罪者，迅予惩处，务使該处教民，悉得其平，以免独抱向隅。不然重庆主教必不肯将所立合同允从画押也。

三

径启者：昨蒙二位大人惠临敝堂，面商善后事宜，只因时短情长，言多未尽。是以备函再将川省主教为弭患致宁，拟請事宜四款，开列于左，恭呈貴总署核夺办理。

一、恭請貴总署速将倡首鬧教之渠魁，請旨分別治罪，以儆伏莽潜伺效尤。

① 以下各函均樊国樾致总署者，内容为余栋臣等反帝运动之后，議結情况。

二、恭請貴总署速將故意縱匪殃教之官，請旨分別革黜懲辦，以儆其餘。

三、恭請貴总署將格外出力保教之員弁，奏請獎叙，以昭激勸。

四、川省教眾被害之區甚廣，殆難枚舉。應請貴总署咨行川省總督，轉飭州縣屬員，凡遇教士奉主教之命赴署請見或投遞名片信函為辦理教中要案，該地方官務須以禮接見；按照教士所控要案各節，逐一提案研究，照律懲辦，以伸教冤，而安民教。川省總督于半月後，應將會否飭屬照辦，咨復貴总署轉致敵處，以便行知川省主教教士照辦。

以上所陳各款，實有關於國家以及教眾安危之大局，不能安于緘默。蓋著名鬧教之渠魁，與縱容鬧教之官吏，若不嚴加懲處，不過兩月，川省伏莽定必蠢動起事，再欲撲滅，益形棘手矣。今日雖云川省一律肅清，不過臥薪嘗膽，幕集為安而已。主教等為清匪源以弭亂端起見，不知是否有當，倘若仍有不合不便之處，即指駁復示，是為至禱！

計開四川教眾被害較重之區約有廿九州縣

四^①

徑啟者：近日法國公使駐京大臣，業將刷出奏定輯寧民教章程，分發各省主教。本主教除寄山東德國安主教處發去一份外，另給四外司鐸等處，發去四百餘張，俾令遵行照辦，以體皇太后優待教士，子惠教民之至意。

茲者接到四川三處主教來電，請弟主辦伊等教案善後事宜，並稱伊等尚派一位攝位司鐸前來幫辦結局事宜，約二十日後即可抵京，寓居西什庫堂。本主教目今四川鬧教賊匪，雖可云一律蕩平，然聞尚有教處伏莽潛伺，仍思蠢動，驚擾教民。若不預為防范，速將逆黨頭目以及縱容殃教之官，嚴行懲辦，以儆其餘，勢必舊亂復萌，四方響應，益無底止。以故四川主教懇請務將擒獲著名鬧教賊匪，按律正法，其辦理教案不善，咎有攸歸之官吏，分別革黜。至余蠻子禍種罪魁，法

① 函中所談，為四川余棟臣等農民反帝鬥爭事。稱收信人為“中堂”，疑即當時文瀾閣大學士總署大臣榮祿。函未注“二月廿八”，此函當為己亥年（1899年）所寫。

国使臣本欲国家正以典刑，但恐有拂懿者，乃照弟所請，只求将此禍种驅出四川境外，責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令孽根潜萌滋长，貽害教民足矣。如此办法，不失于刻，不愆于义，斯可謂尽善尽美也矣。

至論措办善后事宜一节，本主教实欲从約議償，勿累国家。无如教堂教民久遭蹂躪，被伤过重，酌量賠款，亦不得不从重核議，以昭平允也。茲只将重庆主教地面所受之害，試为中堂大人縷晰陈之。

一、重庆教民約三十余家，衣食財物，搶掠一空。

二、有室家之教民被杀者二十余名，所遺父母妻子，謀生无路。

三、头等巍煥大堂四处以及教士住居房屋园囿被焚毀。

四、次等大堂十一所以及其中住宅庭舍俱被焚毀。

五、药舖十二座，其中药材器具等物，搶掠罄尽，房屋俱焚。

六、养济院一所以及其中所有床褥衣食等項俱被焚毀。

七、学房十座，以及其中书籍应用各件俱被焚毀。

八、八位教士屋內之陈設古玩衣服什物等件俱被搶出。

九、佃戶田园約四十处，其中之田器农具衣食等物，尽被搶去，房屋尽被焚毀。

十、教民避难逃亡在外者約万有余人，重庆主教每月賑济伊等不下七八千金，一連六月之久。

十一、善后教民归还故里，重庆主教仍当助以川資以及度日之需。

十二、有位黄姓中国司鐸死于惨刑。至成都及瀘州二位主教所受之害，大概与重庆一位主教所受之害相埒。

本主教通盘核算，預估賠补至少需銀貳百万两。即欲酌减，似无再可酌减之处矣。

总之，此次教堂教民被害实系过重，閣下与弟既欲事归平允，不致偏袒，自可如此筹画大概結局情形。第未諗仁人君子，以为然否？一俟川派摄位司鐸晋京之后，我等先与閣下会議妥協，再作一定結局之章程可也。

二月廿八

計开四川纵賊殃教之地方官列后

川东大足县令	丁大令	銅梁县令	樊大令
川南九姓土司	任大观	筠連县令	冉瑞桐
瀘州牧	严书麟	永甯道	周廷揆
长甯县令	洪寿祈	高县令	廖葆恒

計开悬請按律惩办川省鬧教匪首列后

川东余蛮子	蔣贊臣	
川南刘昏亡	周子文	李安瀾

計开川省保教安民出力之官員列后

統領达字全軍	唐珊峰	富順县令	黃兆麟
管帶	唐联陞	幫帶	滕紹揚
督令官	刘政高	陣亡之兵	藍成兵
庆符县令	王瑚	筠連县营官	顏凤鳴

五①

径启者：四川教案原属棘手，我等往来函商已非一日，茲已办結此案，乐也何如。但四川主教与川吏所訂之合同，須請法国駐京公使拟准，方昭允协。今四川副主教摄位司鐸光若翰，既蒞乃事，无任欣慰。拟于本月十六日起程回川，故深謝閣下和衷共济之力焉。本主教窃念光若翰才德兼优，名望并著，在法国已封侯爵，在川省将为主教。茲来京都帮办教案，屈指半載，备极焦愁，屢曾固請川省主教优让款，以体时艰，似有微劳可录。爰請相国大人鉴夺，可否代为題奏恩賜光若翰三品頂戴，以为办理教务异常出力者劝，俾伊异日与川省官吏易于面商一切应办事件，不致多費周章也。

九月十一

① 原稿未注“九月十一”，与二月二十八日函对照，当为己亥年所写。称收信人为“相国”，疑仍是荣祿。荣祿当时为文淵閣大学士、总署大臣，又是軍机大臣。此函去后，清政府照办。据《王司鐸日录》記：庚子春，“总理衙門送来四份执照与樊主教。其执照乃欽賜三品頂戴与四川之三位主教并光神父者。因年前川省之教案已了結，乃樊主教代为求者。后日与官府来往，頂戴其身，不致被官府小看。”

六①

径启者：昨承手示，欣悉一切。近日接得四川好音，弟心倍慰。滿望四川一案，不日就緒，即可了結。孰意今晚頃接重庆电称：“有一地方复遭匪徒搶掠残害，有二教民被杀，以致邻近各处，均形大险”等語。故再煩請閣下，轉致总署，电飭四川官吏，务須認真保护，先事預防，以弭后患。不然一事未完，他事又起，四川教案，将何所底止哉！

教士要求剿办义和团

樊国樑致裕祿函②

径启者：本主教現有要公，急应回国，拟于本月廿前后由京起程。惟念天津府属一带，时有鬧教之案，虽经該处司鐸屢向各該府县控訴，迄未蒙彻底根究，严加懲警。以致一波未靖，他波复兴。似此迭扰未休，恐将酿成巨禍。如天津、靜海、庆云各属保甲局，劣紳串通暗約，耑以阻挠天主教为事，借端寻衅，扰乱欺凌，以致教民不得安生度日。而天津保甲局首王东阳，尤为頑恶豪橫，曾以洋枪毆伤董福昌。至今此案尙悬，未蒙办理，以致各处效尤，益无底止。若不早为釜底抽薪之計，势将星火燎原，愈难扑灭矣。相应悬請制台大人，严切札飭各属，务为認真究办，毋得畏难苟安，将彼鬧教实然有罪者，严加惩治，以儆其余。庶觥主教于回国之时，不致此事悬系于怀，終不得释然也。倘彼有罪者，经惩之后，果能认过知悔，希即寬恩释宥，予以自新，庶乎伊等怀德畏威，民教可期永久相安也。

林懋德致顺天府函③

① 原无日期，疑在前函之后。收信人疑为榮祿。

② 原稿无日期。据樊国樑离北京回羅馬系己亥年九月十六日，此函应为己亥年九月所写。

③ 以下各函均为庚子年写。

径启者：兹据专足馳报，义和拳匪潜入貴治霸州境界，私相传授邪术，煽惑愚民，一倡百和，实繁有徒。名則为毀教灭洋，其实則为肇衅滋事，嫁禍于国家，以售其奸也。若不及早严拿查禁，势必滋蔓难图，剪除棘手也。如上年拳匪由山东窜入直隶河間、景州、深州、保定、束鹿、新城等处，猖獗异常，声势甚熾。然終未得酿成大事者，实由于大宪及早能飭各属剴切晓諭，严行查禁故也。本副主教职司教务，不得不先事預防，以杜漸微。用特恳請大京兆迅为飭属出示禁止，严行查拿。庶乎邪党畏法斂迹，而民教得以安堵如故也。 正月十二日

林懋德致順天府函

径启者：月前貴属霸州高家庄教堂周围多村，拳匪甚伙，意图鬧教，业经大邦伯派員前去查办。本副主教实深感激。詎該拳匪斂戢未几，复萌故态，愈聚愈众，声势甚张。若不及早派兵前去弹压鎮守，势必酿成巨案，噬臍无及。本副主教实为先事預防起見，爰再恳請大邦伯严飭閣属，认真約禁拳匪厂，蹤緝邪匪，密訪教习邪术者姓名，拿获严惩，以絕根株。俾厥匪徒知惧斂戢，不敢假借团练自卫之名为护符，以售其奸也。本副主教明知此事关系綦重，欲葺乃事，实然棘手。未諗大保釐可保高庄教堂以及閣属教堂平安无事否？希即示复，以慰悬系，是为至荷。 正月二十三日

林懋德致裕祿函

径启者：兹据专足馳报，义和拳匪潜入保定、新城、順天、霸州等处，私相传授邪术，煽惑愚民，日甚一日，一倡百和，实繁有徒。名則为奉旨团练，扶清毀洋灭教，其实則为搶掠肇衅，嫁禍于国家也。昨于正月十一日在新城县南李家张村，距城三十里，有教民李林、李大照、李二照三家，被本处拳匪将伊等之米石、布匹、衣服、銀錢搶掠罄尽，門窗什物尽行打毀，狼藉滿地。当经該处司鐸查验是实。其在附近白沟河鎮駐扎之兵弁，曾經該村查禁弹压，亦被拳匪击退远颺，几乎斃命。

本副主教查此拳匪，实系白蓮教之別派。倘不及早認真查拏，嚴禁，任其托借義名，滋蔓誘惑，勢必各處蠢動效尤，釀成大案，為國家之憂也。相應祈貴制軍嚴飭各處，及早認真查禁嚴拏，不可畏難苟安，而稍事姑息。庶乎邪黨畏法斂迹，而民教得以安堵如故也。

致順天府函

徑啟者：西直門內天主堂及阜城門外公柵天主堂，因近日拳匪猖獗滋甚，時時堪虞。雖明知閣下業已派兵暗中巡查防范，無如該各堂教士、教民白晝堂前不見兵丁踪影，當此拳匪煽惑，民情浮動之時，誠恐變起倉猝，來救不及。是以該各堂教士、教民，寢不安枕，股憂終不能釋。用特煩請閣下撥派兵隊，前去該各堂門前常川駐扎，晝夜守護，迨拳亂即定之後，再行撤去，是為至荷。

林懋德致榮祿函

徑啟者：邇來直省拳匪猖狂几遍各處。雖經上憲出示曉諭，查拿嚴禁。無如拳匪置若罔聞，毫無忌憚，仍復潛萌滋蔓，為害閭閻。若不及早撲滅，勢將釀成大患而動天下之兵也。試觀刻下大沽英國已來戰艦三只，美、德、俄、法各國兵艦亦將銜尾而至，均為救平匪亂，非動天下之兵之明驗歟。

夫拳匪倡亂，以仇教為名，為所欲為，不利于國家矣。誠恐各國以弭拳匪為名，亦欲為所欲為，而更不利于中國也。為今之計，莫若及早下手，認真痛剿，務使丑類根株淨絕，毋令稍留余孽，庶各國公使不得借口而為所欲為也。但當今之世，民心不古，立法宜嚴，方于政治有濟。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是法嚴正所以愛民，而法寬適足以害民也。本副主教，叨在雅愛，已非一日，頂恩戴德，愧報未能。今遇此有與大元宰關切之事，不得不恃愛直陳，借表感激之意也。

三月初二日

樊國樑致榮祿函

徑啟者：今年正月二十八日由羅瑪起身，昨于本月初六日到京。

往返托福，一皆平安。实感閣下于本主教不在时，林副主教諸承照拂。但今甫回，即有瑣瀆台端之事，即是保安、安肃、定兴、新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熾，眈眈虎視，百姓惊惶，紛紛逃避，民不聊生。不仅教民为然，即平民男女亦莫不迁移他方，而恐被其波及也。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閣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設法救民教于水火之中也。屢扰清神，实出无奈，尚乞鉴原曲諒是荷。倘閣下有何当面商办之言，希即示复，本主教无不应命而至也。

三月初八

致总理衙门函^①

径启者，頃接河間教士据南宮、威县教士函称，在南宮一带地方有沂曹軍^②（此句系由原函西音譯出不知对否）作乱，百姓震恐异常，一日賊乱，与官兵开仗，毙一人，伤数人，幸而至今尚未伤害教民。惟日前有二教民被伊等搶去，尽褫其衣，先欲处之以死，旋又释回。但此一带地方百姓，均皆惶恐无措，多有逃入城中避难者，絡繹不絕，竟致与山东毗連村庄逃走殆尽，寂若曠野。該处地方官只知賑撫难民，而不能奋勇御賊弭乱，究亦无济于事也。推此乱之萌，实由于山东历城县之案，至今此案未清，是以賊胆愈壮，而势愈雄，如火燎原，一旦难于扑灭，洵为异日之忧也。倘由河間再来新聞，立即差人送交貴署以凭查办。

三月初十

致总理衙门函^③

径启者，昨承来函問及“南宮一带有齐团不准建教堂之說。又前数日有民团数万与教民数千开仗，伤一人，未知确否？究竟有无此等情形”等語。本堂尚未聞知，迨电致河間主教布就近查勘此案情形虚实，回复后，再为函知貴署可也。

① 疑为庚子年所写。

② “沂曹軍”与括号中的字，均原文。

③ 原无日期，疑为庚子年所写。

樊國樑致順天府函

徑啟者：邇來霸州高家庄教堂周圍各村，拳匪日見斂戢，民情亦漸鎮定，此皆出于大畿牧愛民如子，竭力矜全之賜也。謝謝。惟刻據報稱：東安縣境馬家場村教堂附近教村，以及良鄉縣境立教村內拳匪尙伙，日演邪術。屢經地方出示曉諭，查拿嚴禁。無如該處鄉保地方，率皆黨類，不但不肯據實舉報，且設法扶同循隱，巧為彌縫掩飾。以致伊等惡胆益張，凶焰日熾，竟敢將約期毀堂滅教之言宣示于眾。致令教民聞之，竟如鶴唳風聲，臥不安枕。平民聞之，亦皆驚惶無措，各思遷避，而恐被其波及也。本主教目擊時艱，不得不為之太息涕流。懇請閣下迅賜嚴札，飭催各屬設法認真查拿，淨鋤根株。庶期民教得以共享昇平，而地方并告安靖也。

三月二十一

樊國樑致裕祿函

徑啟者：昨據專足馳報：涑水縣高樓村有豪棍名閻老福者，素不安分，招聚拳匪約有千人，猝不及防，殺擄教民約有六十八名，焚毀教民房屋約十八家，及堂一座。鄰近各村孩童婦女，不分民教，均皆攜帶衣食財貨遷移遠方，而恐被其波害也。本主教查此拳匪擾害直省，已非一日。屢經上憲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仍毫無忌憚，搶掠焚殺，有踰土匪。若不立法嚴猛，認真痛剿，勢必到處紛紛效尤，四方響應，貽害閭閻，益無底止也。用特再懇請貴制軍迅為嚴飭文武員弁，務將匪徒凶犯認真拿獲，不分首從，盡法懲辦，以儆其餘。庶期邪黨知懼，自斂迹散，而民教相安，得務農業也。至于教民此次所受之害，應行賠補事宜，容俟查明再為妥議可也。

四月十六日

裕祿復函

敬啟者：頃接來函，具悉壹是。昨聞涑水縣屬高洛村地方有拳匪滋事，即經派委張道台蓮芬帶領兵隊前往查辦。到彼后，如何情形，

現尚未据稟報。茲承函示，當再飛飭迅速督同營隊，查明滋事匪犯，嚴拏懲辦，並將教民被擾搶掠焚殺實在情形，一併上稟確查。仍派弁兵一面妥為巡緝，嚴密防范，以免再滋事端。相應函復貴總主教查照為荷。

四月十六日

樊國樑致裕祿函

徑啟者：接奉惠復，借諗前函聲請各節，業蒙貴制軍加派弁兵飭由張道台督率妥為查辦嚴懲；又為安肅縣安家庄村，電飭分撥兵隊梭巡保護等因。維誦之余，銘感無似。日昨林副主教因有要事，業由保定乘輪回京矣。姜家庄等處教案，與藩司商辦數日，尚未完結。猶憶曩者榮中堂在直隸總督任時，為辦甘肅路過保陽教堂滋擾一案，曾派委員前來敝堂面議妥結。倘閣下欲效此故事，派員前來敝處將姜家庄等處教案商辦完結，似較更為簡便。

茲查安肅、涇州一帶，自經官兵彈壓保護，地方漸覺甯謐，民情亦稍鎮定。刻據定興石柱村教民報稱：“本月十七日，拳匪將該村教民房屋等物焚掠罄盡。幸教民男女先期逃避，未遭殘傷。”又據涿州教民報稱：“距州城不遠，有徐家庄教民兩家，近被拳匪殺傷數口。”又據新城縣車馬營教民稟報：“本月十八日，拳匪聚眾約有二千餘人，直撲該村，意欲搶掠焚殺。幸經在旁彈壓之哨官說合，令該村教民給拳匪制錢三千串，以贖焚掠殺害之患。教友畏死情急，遂如數詭許拳匪，容日措齊再繳。拳匪信以為然，遂離捨該村，直奔雄縣里郎村而去。此村教民約三十餘家，不知伊等之身家性命如何，尚未接到確信。”目下被焚各村，來京堂中就食者，業已填滿堂院，無隙可容。

竊查天主教自入華以來，因教規甚嚴，不與世俗同居合污之故，橫被匪人嫉惡誣辱，已屬數見不鮮。然從未有若今日之邪匪煽激眾怒，若此其甚者也。辰下眾情洶忿，几如烈焰。地方官自顧兵寡力單，不敢上前彈壓，只得坐觀成敗，任令教民枉遭荼害而已。本主教職司教務，目覩事勢至此，巨禍逼臨，不得不大聲疾呼，為皇朝數萬教民迫切請命。數日前曾將以上各節大概情形函知榮中堂，以昭將伯助予

之意。今再飞函恳請貴制軍奏奉諭旨，簡派幹員督率連〔？〕軍，速將邪匪逆党不分首从，一律搜除淨尽，勿令稍遺余孽。庶可一劳永逸，不致我等常費周章，永无止息之日也。前次梅提督在任邱县击毙擒获拳匪約有百名，地方至今一律肃清，拳匪不敢再萌故态，民皆戴德。倘貴制軍只派官兵各处弹压保护，而不派大軍痛剿搜捕，似仍无济于实事。盖拳匪动聚数千，而官兵分拨各处，不过数十，虽明見拳匪来扰滋事，又焉能以寡敌众，上前保护弹压也哉。貴制軍老成卓识，定必洞烛愚忱，而不以饒舌罪我也。所有冒昧瀆陈，是否可行之处，尚祈鉴夺示复，以慰悬切。

樊国樑致某函^①

径启者：茲聞拳匪京城多处传授邪术，煽惑愚民，一倡百和，实繁有徒。虽经宫保大人出示晓諭，严行禁止，无如伊等置若罔聞，仍未斂戢。且于街衢僻巷，粘貼无名揭帖，言語拉杂，污蔑教名，意图聳众杀洋灭教，以快其心。在編造之人，不惜丧其本良，惟图鼓煽众怒，肆其毒害。而小民无知易惑，設有仓猝之变，若輩固为得計，而地方已多貽累矣。本主教职司教务，不得不防微杜漸，以遏禍萌，相应函請大人严飭各属，訪拿惩办，以儆效尤，庶民教相安，地方甯謐，是为至要。

四月十七日

樊国樑致通永道函

径启者：茲据专足馳报，通州賈家疇村有教堂一所，教士一位，教民約六、七百名。邻右村庄，拳匪甚伙，日演邪术，意图灭教，声势甚张。以致教民惊惶无措，頗形危險，若不及早派兵前去保护弹压，势必酿成巨案。如上月廿二日在清苑县姜家庄，本月十八日在涞水县高洛庄，十五日在定兴县仓巨村，拳匪聚众約有千人，肆将教民房屋財物，焚掠一空，杀死教民一百余口，非其殷鉴歟。本主教职司教务，不

^① 收信人似为順天府。

得不先事預防，以杜漸微。用特函請貴道派兵馳赴該處鎮守保護，飭催州牧，勿再瞻顧因循，自矜臥治，庶期民教相安，而得務農業也。

四月十八日

樊国樑致通永道函^①

徑啟者，昨接惠函及抄錄直督電復一紙，具見閣下審慮周詳，辦事妥協。本主教曷勝佩服。但今京南一帶，拳匪瀰路，教民來往通信，殊多窒礙。未諗高家庄育嬰堂婦女逃避于韓家庄者之性命曾否蒙救？諒閣下必有州牧縣令之稟復確信，希即示知，以慰懸系至荷。近日貴屬州縣多村教民被焚被殺者，殆難枚舉。事既釀成，言亦無濟，俟拳匪救平之後，再為開具清單妥議賠償可也。

樊国樑致通永道函^②

徑啟者，四月二十二日，接展惠復，備悉壹是。具見貴道審慮詳慎，辦事和衷，曷勝欽佩。茲復據通州賈家疃教堂稟稱，該村附近村庄，拳匪益眾，聲言滅教，業見端倪。而地方官被拳黨胥保紳董飾詞蒙蔽，猶復坐觀成敗，昧于先几；萬一釀成巨變，事情決裂，想該管有司亦難辭咎。與其事後難施補救，何若事前妥為防維。用特飛函懇請貴道迅為札飭該地方官，設法認真保護，實力彈壓，以遏禍萌。如有瞻顧因循，不肯先事預防，任令激成事變，即惟該地方官是問。凡事總當綢繆未然，方可有濟，想閣下老成卓識，定必以此言為然也。

樊国樑致榮祿函^③

徑啟者，昨展惠復，具知各地方官業已張貼上憲告示，嚴擊拳匪，封禁拳廠，本主教無任欣慰。但刻據多處報稱，拳匪在保定、順天一帶地方披猖如故，毫未斂戢，實由于各處鄉約地方以及官差胥役率皆黨人，不但不肯據實舉報查拿，且以多方扶同循隱，巧為彌縫掩飾，以

① 原函無日期，當在四月十八日與二十二日之間。

② 原無日期，當在四月二十二日後不久。

③ 原無日期，當在四月下旬。

致地方官无从查禁。是以伊等恶胆日张，凶焰益熾，竟致搶夺焚毀，无所不为。即如本月廿二日在保定清苑县境謝庄，有拳匪数千，与江家庄教民寻衅，焚烧教民，延及闔村，均遭塗炭。为民上者，若不作速想法严办，势必酿成大禍，致招外国之干預也。本主教业已确知四国欲以护教弭乱为名，仿效德国占据胶州之故事者，閣下既位居首相，权制众軍，何不及早謀諸总署，将此邪党丑类，剪鋤根株，以謝天下，更待何时哉！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本主教之所以屢瀆台端者，实出于情急不得其平故也。望閣下鉴原曲諒是荷。至于教堂以及教民所受拳匪之害，应行賠补事宜，我等将来案照公道和平商办，最易了結。

致順天府函

敬启者，頃接宝坻县大口屯教堂稟称，近日拳匪益加增盛，到处传揚杀洋灭教，以致京东各处教堂，頗形危險。各地方官若不及早妥为认真防范，势必变起仓猝，酿成巨案。如上月廿二日在清苑县境姜家庄，拳匪聚众，肆将教民房屋焚掠一空。本月十四，在涞水县境高洛村，拳匪将教民房屋財物焚掠罄尽，杀毙教民七八十口。又如十五日在定兴县境仓巨村，拳匪聚有千人，将教民十八九家焚毀殆尽，杀毙教民不知其数。非其嚴鑒歟！

窃查天主教自入华以来，因不欲【与】俗同流合污之故，横被匪人誣辱，已属教見不鮮，然从未有如今日之邪党煽激众怒，若此其甚也。辰下众情汹忿，几如烈焰，而地方官被胥保紳董飾辞障蔽，犹复坐观成敗，昧于先几。万一巨变酿成，事情决裂，想該管有司亦难辞咎。与其事后难施补救，何弗于事前妥为防維。用特函請大京兆，严飭各属地方官，妥为认真彈压禁約，勿再畏难因循，自矜臥治为要。凡事总当綢繆未然，方期有济，想閣下亦必以此言为然也。

四月十九

林懋德致順天府函^①

① 原无日期，似与前函同时发。

敬启者：在貴属霸州高家庄有教士住宅一所，洋式大堂一座，育嬰堂一所，約費十万余金，由北京主教樊[国樑]自行捐建，历有年所。茲据該处教士报称：現因周围拳匪声势甚张，頗形危險。虽地方官遵飭查禁，无如各村乡保地方，率皆党类，扶同循隱，不肯据实举报。以致地方官无从查禁，养痍貽患，莫此为甚。上年东省拳匪蹂躪殆遍，非殷鉴歟！本副主教深恐此事酿成巨案，貽累国家，实匪浅鮮。盖高庄一处教堂，倘不幸而被搶毀，国家应賠十万余金。倘貴属多处教堂，同被搶毀，国家賠款尙堪設想耶！因請大畿牧飭属认真踴緝，清查保甲，密訪传授邪术者姓名，拿获严惩。匪徒知惧斂戢，不敢假奉旨团練保国卫家之名，以售其奸也。未諗閣下能否保护霸州等处教堂平安无事。希即示复，以慰悬念。

林懋德致榮祿函^①

径启者：昨据捷足馳报：义和团会匪等逼近束鹿、盐山等县，势将大肆猖獗，杀害教民。本副主教聞警，不得不先事預防，懇請制軍大人严飭保定、正定、天津等属鎮协，务須认真保护束鹿、盐山等处教民，实力进剿会匪，以免滋蔓难图。盖該会匪等倡乱伊始，尙无坚兵利器，最易扑灭，如河間、献县等处教中农夫数百，犹能制胜会匪数千，况日行操練之大軍也哉！本副主教为綏靖地方，以弭后患起見，不知是否有当，伏望大枢台裁夺之。

致裕祿函^②

径启者：頃接宣府教士稟报：延庆州、蔚州等处拳匪煽惑，蔓延日广。若不及早淨鋤根株，势必各处效尤，酿成巨禍，不可收拾。如保定、順天等府，焚杀巨案，是其殷鉴。爰再順請貴制軍严飭各属，随时认真訪拿严惩，以救无辜之身家性命，是为至德。

①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

②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

致直隶布政使函^①

敬启者：頃据馳报，蠡县地面匪徒倡乱，势甚猖狂，该县知县犹坐薪言泰，昧于先几，似不能胜任。应請大方伯为救宁蠡县地方，置一勤励幹員，庶地方可期久治而不难轉民教共享昇平也。

致顺天府函^②

径启者：窃查霸州刘牧，刻薄教民，已非一日。凡遇拳匪誣控教民，該牧不查虛实，迅即飭差拘拿教民到案，任意苛責。若教民实受屈抑，控告拳匪，該牧即置若罔聞，不为之理。曷竟歧視乃尔？殊非持平为政之道。望閣下諄囑該牧，以后切勿任性自专，纵拳殃教，以致有干未便，是为至要。并祈将此耑寄霸州刘牧信函，迅速轉交为荷。

樊国樑致裕祿函^③

頃接电报：“束鹿教民，两村俱被拳匪焚毀。拳匪現在老家营村盘踞，声势甚凶。深州虽有官兵，但俱无济于事”云云。本主教欲求总帅調派洋〔？〕前去剿灭，不知尊意如何，希即玉复。

樊国樑致固安县函^④

固安县正堂王老爷升启：

径启者：近有貴治韓家庄拳匪，勾引邻村无賴土匪，手持洋枪，將該村教民財物搶掠一空，幸而教民逃避，未遭杀害。似此拳匪，愍不畏法，毫未斂戢，若不严行懲办，势必到处效尤，酿禍愈巨，实有碍于和約大局。相应函請貴县，务將拳匪尽法懲治，实力保护教民，是为至要。至于教民所受之害，将来应当如何賠补之处，一俟明年正月初旬，本主教耑派老成司鐸前去貴署，再为面議酌定可也。

①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

②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

③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

④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冬所发。

致某知县函^①

径启者：兹据贵治袁庄子村教民禀报，该庄附近多村，拳匪甚伙，潜谋起事。该处教民不胜惊惶，颇形危急，若不早为防范弹压，势必酿成巨祸，如近日京南一带无数村庄教堂、教民均被拳匪焚掠杀害，是其殷鉴。本主教职司教务，不得不先事预防，以遏祸萌。爰请贵县设法妥为防维保护，以防不测。凡事总当绸缪未然，方可有济，想阁下老成卓识，亦必以此言为然也。

樊国樑致某函^②

径启者：兹据陆司鐸函称，“霸州于家塢拳匪，持械向本村教民寻毆，互相械斗。拳匪头目张羽成，被击伤重，越三日而死。该州牧派役捉去教民十三名，意欲就地正法二三，以泄其昔因教案曾被德兵拘执之恨”等语。本主教查此教民，并非土匪，该州牧何得率尔遽欲正法，以泄私忿。爰请阁下迅为移知该州，暂行缓办。待查明此案水落石出之后，再定罪案，亦不为晚。

樊国樑致顺天府函

径启者：兹据管理京西教务王司鐸声称，“京西宛平之杜家庄，涿州之黄河口，仍时有拳匪在彼麇聚，或三、四十人，或一百余人，尚以谋杀教民为事。上年若辈曾将大桥山教民杀害八十多名，今年六月间，又将桑峪教民掠杀五名，以致在桑峪避难之大桥山教民，至今不敢归里务农。其在清水、斋堂等村居住之教民，亦均皆惶恐无措，颇形危迫”等语。本主教查此拳乱至今未靖之故，实由于地方官办事含混循情，不能将此拳匪头目认真拏获所致。爰将再查明怙恶不悛之著名拳魁，开具清单，函请大邦伯飭属，务将此为首拳匪，设法拏获，讯明严办，以靖地方，而安民教。此乃抽薪止沸之上策也。

九月立

① 原无日期，当为庚子年春所发。县名难考。

② 原无日期。似为庚子年春致裕祿之函。

法兵侵入北京^①

一

径启者：昨接来复，具悉种切。今晨病虽未愈，亲詣法国公使面談一切。弟聞得法国之兵現在东洋，約于本月初六七日或可来京三十名，駐津二十名。至法兵来时，应先知照总理衙門一节，天津領事官自当遵囑照办。又各国已来之兵及法国之兵，日后恐能撤回一半，断不能全然撤回。因弟知泰西各国所恶者，是董福祥所部之甘軍夙慣滋事，今俱赴天津海口，亦不免肇滋衅端故也。法国公使尙欲駐兵于西什庫教堂，以資护卫，弟以婉言辞退。盖弟所靠者，不在法兵，惟在貴国相契之官，如兄台与荣中堂等是也。以上各言，兄台可为荣中堂知己道，不可令他人知也。倘嗣后再有何关系之事，定当函知兄台轉告荣中堂知道。

二

径启者：弟有一密信相告，只可轉告荣中堂知道，不可令他人知之也。明日各国公使要联名照会总理衙門，請將董福祥所統甘軍立即遣回甘肅。緣諸乱之来，皆由于甘軍所致，如弟前函业已言至詳矣。倘甘軍不退，各国公使均已議定，不但不肯不撤回駐京之兵，尙欲添兵数千，以防不虞。弟思此事，恐有关于国家之利害，故特函知，順請近安。

三

径启者：昨才駕返，法使继至。与伊言及安插甘軍不易情形，伊亦应許，倘他国依从甘軍駐扎之地，法亦依从。但揆諸时事情形，泰西諸使决不肯依从甘軍議定駐扎之地也。昨晨法使由法廷接一至严

^① 樊国樾致順天府函三通，无日期，函言法兵入北京、天津事，当是庚子年春季所写。

电旨，为广东、广西、四川等处教案，飭令上海总領事官于两日后亲帶兵船前赴南京境界，固索应行賠补事宜。至于上海拆毀宁波庙宇一案，照此次法廷严旨，亦当以兵力拟結。因四川等处教案，以及由越南东京派出护送法人四兵尽被杀害一案，突然触起法廷之怒矣。本主教实欲全心襄助中国，諸事俱臻妥协，以篤邦交，故将閣下美意悉陈于法使之前。无如此次法廷新来电旨至严且厉，恐法公使限于权力，亦不得从权办理也。此后若再有新聞，另当函知，以抒悬念。

教堂勒索賠款

樊国樑致某州县函^①

径启者，貴治教民曾被拳匪搶掠扰害，至今尙未議賠，本主教拟于明年正月初旬，崑派幹练司鐸前赴貴署面議一切应行賠償事宜。希即届时拨冗靜候，是为至荷。

十二月廿三日

樊国樑致直隶布政使函^②

径启者，今即函致天津各統領，請其应許张观察蓮芬仍在天津住居，以便商办事件。又派林主教躬詣瓦大帅处，請其务将閣下所請各节照允作复。茲查靜海县吳立德仇杀多命一案，不知是否属实，恐系仇人捏控誣陷；倘事属实，法国教士素称公正，斷不肯庇恶从奸而行此不义也。又三河县杀害教民之案，已函告教士从寬办理，不必再行追究矣。至閣下所称欲使教民永远相安，莫妙于教士勿袒护教民不干预地方公事一节，誠为至論，深堪佩服。但事有关切于教民者，教士职司教务，見教民实有屈抑，地方官有被胥吏紳董欺压不能秉公办理，教士不得不干预与聞，以职爱人之分，倘事与教毫无干预者，教士决不肯多事而干预之也。本主教忝任北京等属教务，窃願和衷共济，

① 发信时期为庚子年。

② 函內言当时瓦德西尙在北京，当为庚子年末或辛丑年初所写。

教務綏安，既不敢于平民妄加苛責，尤不忍听教民含枉莫伸，固不憚为大方伯逐一指复，自貢其愚，尙望洞察而俯宥之，幸甚！

致某函

昨接閱來函，祇悉閣下业将应交宣化賠款庫足銀三万四千兩开具义善源銀票一紙，飭令宣化委員蔡寿彭資送敝堂。但至今該委員蔡寿彭尙未将此銀票送来堂，閣下作速催之，以免其中取巧舞弊。

致某州县函

徑啟者，貴治教民，上年因遭拳亂，所失房產財物等項，至今尙未議賠。茲将应行賠補教民所失各款，开具清單，附函資送台閱。希即照數湊办解繳，以清賠款，是为至要。

致某知州函

徑啟者，因貴治教民房屋財物，上年尽被拳匪焚掠一空。经派夏司鐸查驗稟复，有已经賠償者，有尙未賠償者。望貴州晋京來堂一商，不難一一办完結，以免日后再費周章也。

林懋德致某函^①

頃接手示，聆悉閣下三月初四日別有要事，无暇赴約。本副主教拟訂明日午前九點鐘，拱候命駕到堂少坐后，再隨同久住教堂司鐸齊赴營地一看，不知是日有无暇晷，希即示知是荷。至霸州教案，倘刘牧实然无力能了，請閣下令伊明日午后三點鐘过我敝处面商定奪，不難权通了結也。

林懋德致李鴻章函

徑啟者，頃聞大方伯业已派定西路厅，督同宛平县，于二三日內亲赴桑峪等处办理教款等件。本副主教实深欣慰。但伊等未到桑峪

^① 原无日期，据内容，当是辛丑三月上旬。收信人似为李鴻章之流。

等处之前，望閣下囑令伊等先到北堂妥訂章程，以期事归至当，而免再費周折。

再，祈將樊主教寄包主教之信，付驛馳送正定府包主教處遞繳為感。

三月十一

致順天府函^①

徑啟者：茲因上年貴分轄涿州教民房產財物盡被拳匪焚掠一空，教民無計餬口。昨經派夏司鐸親詣涿屬教民各處勘驗情形，據實詳復。旋據稟復：涿屬教民所失財產有已經本村議和賠償完結者，有尙未賠償者居多。應請貴府迅飭涿州龔牧到京北堂一商，不難一一權辦完結，可免日后再費周章也。

四月初八

致順天府函

徑啟者：前任香河縣何令與薊州姚牧，賠款尙未繳清。向者劉雲門觀察在京時，常代為催辦經理，今該觀察既交卸他往，不能越俎過問，用特煩請大京兆明日派一幹員到敝堂妥商辦法，以免函牒往返，多費周折也。

四月初十

樊國樑致霸州知州函

徑啟者：聞霸州太營村周拳匪夙與本村王教民有隙。因上年八月間該匪被蘇家橋保甲局將其房屋焚掠殆盡，無處伸冤；今年遂捏開誣控王教民焚掠其房，以泄其忿。閣下不察，迅即飭差將王教民拘拿押禁，備受胥吏私刑。本主教查在新立合同內載：“凡教民與平民以前不拘有何案件，俱作完結，以後不許再行追究”等語。望閣下詳細查明，毋再縱容拳匪誣控教民，以啟拳匪徼幸之門，是為至要。

四月初十

① 函中言“上年”義和團事，當為辛丑年所寫。

樊国樑致直隶布政使函

径启者：昨为清苑县姜家庄等处教案，曾委林副主教赴省与贵司商办章程。惜未議完，而林副主教因有要事即由省回京，未克前去续議矣。爰請大方伯簡派老成幹員，予以自主之权来京，再与本主教妥将各案按照公道商办完結，以免再費周章，是为至荷。

四月廿四日

致李鸿章函

径复者：昨接手书，具悉壹是。窃查各处教民賢否不齐，操守各异，难免一二不肖者之徒，仍然橫行滋事，想不致如省南各州县所报若是之多也。其中显有奸詐冒充教民者不少，致令地方官难辨其真偽。总之，設各州县地方官一秉大公，持平办事，不难奸詐悉泯，强橫自灭，是在賢有司措置有方也。樊主教日見痊愈，諭单快成，天津細帳，日內一刻立即送呈台閱，以副雅怀。

五月二十三日

樊国樑致某知县函^①

径启者：按照本年四月五月間立定大合同內載，有勿論平民教民，以后各宜捐除夙怨，不得杀命搶掠，再以前之事具控到官等因。不知为何貴县仍准平民以从前旧事控告究办。以致普兴大獄，有犯合同。本主教殊深詫异，爰請貴县以后不可。……

樊国樑致順天府函

径启者：在京西蓝靛厂地面，有正福寺王姓教民，遇土匪行劫，互毆身死一案，业经西路厅飭宛平县查驗是实。但据宛平县稟复，蓝靛厂非宛平县地，而系京营所属等因。本主教查京营不知在何处，无从

^① 原无日期，函中言“本年四月五月間立定大合同”，可知为辛丑年所写。

办理。爰将此案請大京兆妥为查办完結，以免多費周章。

山西神父函①

径启者：昨日接閱山西办理教案十八款，虽极妥善精詳，但非潞安府賀主教处司鐸所訂，故仍悬方伯大人迅将所拟善后节略九条，轉請全权大臣李中堂批准，发交晋撫照办施行。敝鐸日內即要束装就道，遣归晋省，以免被大雨所阻，是所殷盼。

李鸿章复樊国樑函②

径复者：頃接来函。以雄县所属王家場地方有拳士等匪，日聚日多，仍以仇教为名，致教戶紛紛逃避，請飭梅軍剿除等語。查王家場現有拳匪，业经本大臣檄飭梅統領馳往剿办，想旬日之間，当可平靖，必不致酿成去年之患。但貴主教亦宜严飭各教士，勿听譯人教民煽惑之言，任意苛索逼迫，則民气自定，本大臣能保其永远相安也。此复，即頌日祉。

名正具六月初七日

致顺天府函③

径启者：昨为通州教民两案，曾致燕函，諒邀台鉴。至今案悬如故，未見端倪。查此案节经叠函声請通州大牧究办，以恤教民。无如該州吳牧烟癮过重，怠于从公，兼之松岱等村拳匪賄賂胥差，夤緣門丁，竟得上下其手，致事延至年余，案仍冰攔。教民在外流离失所，不能归家安业，殊非朝廷屢降諭旨保教安民之至意也。合再函請邦伯大人，可否将此案亲提究办，或另委幹員秉公办結，以安民教之处，仍祈鉴夺示复是盼。

六月初十

① 据内容推测，似为辛丑年所写。

② 原函封套写“法国总主教樊大人台启”，背后封口处盖有“不負初心”篆文章，函內附李鴻章名片一张。此函为辛丑年所写。

③ 疑为辛丑年之函。

樊国樑致李鴻章函

閣下曩在京都商辦諸事，業已就緒，俱臻妥協。不意別才數旬，敝堂事多掣肘，不易辦矣。即如我等當日曾經議妥者，六月間應由上海匯交敝堂撫卹教民銀一百萬，賠償教堂銀五十萬，詎至今業到七月廿，敝堂未領受分文，以致本主教吃虧不少，難對教民。今既匯款愆期，敝堂似亦不應再出匯費。查有一、二州縣亦有不照合同定期解繳賠款者，尚有多言相告，但非函牒數行所能罄，故懇請閣下撥冗來京數日，以便罄商一切，萬望俯允所請為感。

七月二十日

樊国樑致李鴻章函

敬啟者：接展惠函，洞悉種切。具徵貴制軍辦事實心，不憚勞瘁，本主教曷勝欽佩！茲欲清苑教案速臻妥協，以免瑣瀆台端，特派林副主教前赴保陽，謁見藩司等員，面商一切防范事宜，妥議善後章程。為此再煩請大人電飭藩司等員，務與林副主教和衷商酌，一切事宜咸歸平允妥協，以免我等再費周章也。

樊国樑致某王函

辰仰芳儀，未親芝范，恨鷗程之迢隔，凭魚簡以抒誠。恭維殿下策躬集福，順序凝祥，引望德輝，遙馳頌祝。敬啟者：庚子年間，哈喇善王所轄蒙古地面，教民被害甚重，至今賠撫教款，尚未措繳，教民困苦異常，待澤孔殷。聞殿下與該王夙日相善，且系至親，爰欲借重殿下鼎力，轉請該王迅將賠撫蒙古地面教款，一律繳清，以濟教民燃眉之急，是為至荷。倘蒙俞允，不僅教民感戴大德，沒世不忘，即本主教亦必竭力輸誠，懇請法國欽差大臣，想法極救殿下于患難之中也。

致李鴻章函

徑啟者：竊查順天、保定州縣，辦理賠款各員，有十分尽心竭力者，有畏難苟安了草塞責者。茲將辦理賠款不力之員，開列清單，資

送台閱，以凭查办。

一、通州賠款減至四萬兩，該州孫牧屢許先將業已湊集之銀解繳一分后，再分期續繳完結，并許給立合同字据，以昭信守。教音業聞月余，尙未解繳一文，并未給立合同，以踐前言。

二、武清縣知縣曾許為教民所毀之房屋，先繳賠款一分，以資營造。詎至今未繳一文。

三、香河縣所剩賠款無多，最易措辦，但至今尙未了結。

四、寶坻縣賠款雖多，但解繳者無幾。

五、平谷縣賠款不過五千兩，尙未繳到一文。

六、薊州賠款亦巨，然業已湊集者亦不少，惟解繳者不多。統祈閣下飭催為要。

保定屬：一、定縣，二、望都縣，三、唐縣，一概賠款尙未措辦，統祈飭催是荷。四、蠡縣知縣平日不喜教民，遇事苛待仇視尤甚。其今春曾給教堂立一合同字据，開載明白繳賠款限期，蓋印画押，各執一份，以昭信守。詎竟愆期至今一月有余，尙未解繳一文，爽言失信，莫此為甚。應請閣下將伊撤任，以為仇視教民爽信食言者戒，但未識是否有當。尙祈鑒奪施行是荷。

致李鴻章函

徑啟者：昨以宛平縣范令尙未來堂訂立合同，曾函請西路廳林丞飭催，詎林丞業返本署，不在京中矣。爰請閣下飭令該縣，趕緊來堂繕寫合同，定期措繳，以清教款。至涿州教款，雖業立合同，亦有眉目，東城坊村教民孫仁家被殺六命，要案凶犯已獲，目証確凿；惜該州龔牧，巽軟無能，瞻循情面，尙未辦結。請閣下想法妥速完結此案，俾無枉縱，是所殷盼。

致李鴻章函

徑啟者：昨接來函及照錄紳士書一本。披閱之余，洞悉種切。竊查該紳所稱：“保府一帶拳匪肇禍，概由于教民橫行訛索所致”等語，實屬荒唐不經。殊不知教中規矩綦嚴，決不許教民橫行訛索情事。即

或間有如此而行者，亦非真正教民，率皆拳匪土棍假借教名而影射教民者也。如上年教民并无橫行訛索，而拳匪凭空蠶起，百姓附和，豈亦歸罪于教民歟！且京中京外教堂使館及良善平民，盡遭塗炭，豈教堂、使館、良善平民亦因橫行訛索以觸拳怒歟！由是觀之，拳匪肇衅，實由于官長懲辦不力，姑息縱容所致；而洵非由于教民所激也，明矣。

又，該紳所稱：“現此拳匪嘯聚五六百名，出沒無時，洋兵一至，即散為民，無法剿洗”等語，尤屬不經。夫拳匪既見兵即散為民，則更易于剿洗矣。蓋各村各庄俱有鄉約地保，倘地方官嚴飭各村鄉約、地保，務將拳匪潰兵據實稟報揭舉，又何難一一按名拘拿而剿洗之也哉！

又，該紳所稱：“教士惟教民之言是聽”一節，亦屬不經。緣教士之聽信教民也，必先再三查察，見其確凿可信者聽之，其不可信者，即浸譖肤慙，亦未嘗聽信之也。

又，該紳所稱：“南宮地方，拳既不多，教亦有限，而教堂派捐多至二十六萬串。”殊不思二十六萬串合銀不過十有一萬，為建一座洋式教堂猶為不足，而尚言此款為過乎！

又，該紳所稱：“為釜底抽薪之計，惟有稟懇我中堂照會各欽使定一持平章程”云云，俱屬多事。蓋各國欽差，已妥定“教案教款均由教士作主辦理”，又何必再請欽差划押，而多費此周折也哉！弗思甚矣。

又，該紳所稱：“有將賠款已經交付者，細核盈絀，或追或補”云云，以昭划一一節，尤非至論。誠如所言，不但不能划一，恐歧中生歧，益無底止，數年之後，亦不能了結也。

總而言之，該紳發言累累，似是而非者居多，此中肯綮者寥寥。要在吾等執事者心有定衡，始終不渝。總以保全大局為主，不為浮言所移，庶乎一勞永逸，而易成乃事也。

致順天府函^①

徑啟者：上年拳匪肇衅，有寶坻縣丁家墓李祺、李祥等率領拳匪殺害教民不可勝數。尤可惜者，白絲窩村崔寶林一家大小男女盡被

^① 原無日期，據內容推斷，當為辛丑年下半年之函。

伊等杀害，靡有孑遗。且李祺等在拳乱以前，已将崔宝林之甥女連脚踢死，经前任张大令验明有案卷可查。今又凭空上控教民，誣以威逼二命情事。不知其所控者，是今年五月訂立大合同以前之事？抑系五月以后之事？倘系五月以前之事，应作为无事，应将在押之教民一并释放回家，以免耗費銀錢，耽悞时日。因今年五月間，周藩司、李觀察毓森与本主教所訂定之合同內，載有此語：“凡^樊主教所屬教案，自此俱作了結，平民【不得以】旧事控告教民，教【民】再亦不得再以前事控告平民。即控告于官，亦着立案不行”等語。此条业经中外全行批准。如系五月以后之事，相应煩請大京兆詳查底卷，彻底根究，务令水落石出，照例懲办。不可令委員瞻循情面，含糊了事，致令恶胆愈【张】，将来酿成巨禍。上年之事，是其殷鉴，不可不严加防范，以杜漸微。

林懋德致直隶布政使函

径启者：覽据京东薊州姚牧寄郭司鐸函称：該州教中賠款虽极公允，当竭力督催。然而至今，犹未办有成效者，皆因薊州城内有一富豪紳士王子庄，从中阻扰所致也。本副主教聞之，不胜詫异。不知为何一州之主，办事不能自主，竟被豪富挟制乃尔。相应懇請方伯大人，飭催該州赶紧措繳賠款，以济教众目前燃眉之急。毋任令豪紳牵制，是为至要。

樊国樑致李鸿章函

径启者：昨日面談，預弭各州县土匪漸起办法，业蒙大帅允准，不拘何州何县，任置华兵，不可过百，以备不虞。且将此事业已行知在直各处外国帶兵之官矣。本主教窃驗蕩平拳匪，宁靖地方，实有賴于各处外国駐扎之兵。而中国官于催办教中款項，宜竭力尽誠，以体外国保护中国之至意。至通州地方，洋兵出力尤多，而該州孙牧办理教款迄无成效，且屢許給立賠款合同字据，以昭信守。詎至今閱日数旬，未踐所許，不知其意何居，望閣下遇便札飭該州，赶紧办理，毋再仍前泄沓是荷。

致通州孙知州函^①

犹忆貴州曾为賠补事宜，确許給立合同字据交于敝堂，以昭信守。詎至今业已閱日数旬，尙未見交，不知何因迟滯乃尔，殊堪詫异。爰請閣下务即拨冗迅将合同繕成，交于差人带来，以踐所許，是为至要。

致奕勳、李鴻章函

敬啟者：去年仁慈堂院因被地雷轰毀，房屋傾頽，現今人多不敷居住，茲拟重行建造，奈院成深坑，兼形湫溢。爰請王爺中堂二位全权大臣，將庫南空地让与仁慈堂，南北大約四丈，仍离硝磺庫尙有一丈有余，希即鉴夺示复，以便兴工营造是为至荷。

致外務部函^②

徑啟者，昨接來函，具悉一切。本主教明知硝磺庫南向有余地数丈，除新让与天主堂修建北界牆外，尙余一丈二尺空地。但因去年拳匪圍攻北堂，由硝磺庫院掘挖隧道，潛入仁慈堂院，安放地雷，將仁慈院房屋轰毀多間，轰斃多命。故今年命工人在此一丈二尺空地之間挖沟，原为提防地雷起見，并非有意占据官地也。倘貴部查勘此沟实有碍于庫牆，可再令人以土填平，似亦无防。

十月四日

樊國樑致袁世凱函

徑啟者：茲据专呈馳报：“天津属靜海县高庄村教民四名，因人控以庚子乱后之事，被營務处拏去”等語。窃查善后所定章程，凡庚子乱后过去之事，一概不准再究，載在合同，又经宮保大人晓諭于众，人所共知，迄今数年之久，各处相安无事。惟天津所属地方，往往教案层出叠見，殆难枚举，推其故，皆由于莠民嫉妬善人所致，莠民見人欲

① 原无上款与日期，据上函推断为致通州函。

② 原无上款，疑为致外務部函。

奉教悔过自新，即控以从前旧事，令营务处拘拿治罪；若不願奉教者，虽穷凶极恶之徒，亦无人控告，地方官亦不追究，似此办法，殊非公平之道。本主教含忍已久，未便再事姑容，应請閣下迅飭营务处将此被拿教民四名开放回家，諭令該营务处以后毋再以从前旧事捕拿教民，以符定章而杜衅端。

樊国樑函^①

敬复者：昨前来函祇悉种切。敝主教承示，业将邓莱峰一事，面請法国欽差从寬办理。欽差答以此事关系重大，須熟思計慮，再作定夺等語。敝主教只可再候数日，一得有欽差准信，定即崙函奉聞，以慰悬系。

四月廿一

賠款合同^②

霸州賠款合同^③

立合同天主教堂神甫杜保祿同紳士 趙杏林 胡善元 崔啟宇 今因上年民教不和，拳匪煽惑，釀成巨案；現在彼此議定，霸州筹备教堂教民賠款，先于本年中历四月內，交京平紋銀貳万兩；十一月底，交京平紋銀叁万兩；次年十月底，交京平紋銀貳万柒千兩。每交銀一次，即將合同內批明；交完之日，合同撤回。嗣后地方官督同紳士，实力保护教堂教民，不得再生事端；教民亦不得报負〔复〕訛索，妄告平民；以期民教永远相安。至筹办賠款，如有地方官前后交替，由后任督同紳士接办，不得推委。訂立合同，各执一张为据。

① 疑为壬寅年所写。收信人疑为外务部某人。

② 以下合同均为原件。

③ 原件为麻紙一张，中間“澤兼修好”四字为右半，左半当在另一紙上。各人名下画押，字迹难模，从略。另有刘于祐致樊国樑函一件(即下文)，說明訂立此合同之詳情。

墨 錄 錄 好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立

神甫 杜保祿 印
 知州 刘于祐 印
 紳士 赵杏林 印
 胡善元 印
 崔启宇 印

刘于祐致樊国樑函^①

敬肅者，日昨在京面商賠償教堂及教民房產一節，承貴主教減至十二萬五千兩。回署后，邀集四鄉紳董，述稱盛德，均極感激。惟霸郡地瘠民貧，富者亦僅中貲，攤茲巨款，實在力有不足。自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連遭水患，民不聊生。敝州竭盡心力，再四與紳董籌商，僅能籌八萬之數，仍須按年分交。茲擬現交二萬兩，本年十月交三萬兩，明年大秋后再交三萬兩，斷不違誤。此次亂生拳匪，而攤款賠償者皆無辜貧弱之善民，其事原出于連累，想早在洞鑒之中。貴主教久在中華，賢聲夙播。伏乞俯從所請，以八萬之數，按年分交，了此教案，則涿州紳民感銘無已。將來民教更屬相安，洵為交涉之幸。惟貴主教鑒原及之。倘邀惠允，即請派人來州領取現交二萬之數，並立合同字據可也。肅此，奉復。敬請台安，企候回玉。

名另肅

再者，嗣后如貴堂有事，請與曾敬貽老爺商辦為要。

涿州合同

大法國副主教林
大清國涿州知州龔

為立合同事，

照得去年各處拳匪滋事，所傷涿州天主教民及燒毀房間以及搶去財物等項，共計合京平紋銀五千六百兩整，此是本教堂與本州各自派人查明，並無多報，亦無遺漏，當面秉公議定銀數，兩相情願，永無返悔。此銀定于本年六月十五以前如數送繳法國教堂收清，並無延欠。

^① 原函一紙，附“刘于祐”名片一張。封套寫：“北京西什庫天主堂龔林主教堂台啟”、“霸州刘緘”等字樣。

自立合同之后，除东城坊教民孙仁被伤一家六命之案尚未办結外，其余各案俱作完結。凡我教民与本地平民，各释前仇，言归旧好，不得别有訛索，更不得另生枝节。为此公立合同，一存教堂一存涿署为据。須至合同者。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六月 日

大法国天主教副主教林

大清国涿州正堂龔

大法国北京主教林于光緒廿七年六月十一日收到涿州賠款京平足銀五仟六佰兩整。^①

附件：

涿州东城坊村烧房失物清单

孙德海 被烧磚房十一間、土坯房十間。失去財物杂粮，又驢子一头，大車一輛。共合錢三百五十七千三百文。現已賠磚房五間。

孙 仁 被烧磚房十一間、土房四間，伤人六名，失去驢子两匹，又財物杂粮，共合三千五百八十八千。現已賠錢、杂粮合七十五千。

芦 太 被拆磚房三間、土房十一間，伤人一名，又失財物杂粮，合二百六十千，現賠杂粮十四石八斗又錢一百千，共合一百五十九千。

董 順 被伤土房三間、棚子一間，伤人三名，失去財物共合十七千。

紹 庆 伤人一名，失去財物共合五十千。

共伤人十一名，被烧磚房二十五間、土房二十五間，被伤土房四間，共五十四間。共伤財四千一百七十一千三百文。

已賠磚房八間，土房四間，已賠錢杂粮共合九百零九千。

涿州永乐村

李 恒 在东門內开小飯鋪，財物器具大約二百余千，伤人二名。

陈 祥 失財物合二百千，足銀十二兩；又药鋪药材合一千千。共伤人二名，財物合一千四百卅千。

张村

边洪恩 被罰錢卅千。

① 此为教堂在合同上批明收到賠款的日期、銀數。

李安 受罰錢廿千。

李太和 伤人三名。

常店村

刘福 受罰錢一百千。

携河村

赵元 伤人一名,失財物合四十千。

固安县合同

立合同大司鐸陆鐸同紳士宋应琨 王秉枢
固安县王继武同紳士韓世岐 刘峙

今因上年民教不和,拳匪煽惑,酿成巨案,現在彼此商議定局。固安县筹备教士公所教民賠款,先于本年六月內交京平紋銀壹万两,十月內交京平紋銀壹万五千两,交完之日,合同撤回;每交一次,即将合同內批明。嗣后地方官督同紳士,实力保护教士公所,教民不得再生事端,教民不得报复訛索,妄告平民,平民亦不得报复訛索教民,以期民教永远相安。至筹办賠款,如有地方官前后交替,由后任同紳士接办,不得推諉。訂立合同,各执一张为据。

共需銀肆万壹千两,其撫恤伤亡教民之款,均在此內。除壹万陆千两由大法国欽使处之大款內拨付外,其余两万五千两由固安县紳民筹措。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廿五日立

司鐸	陆鐸
知县	王继武
	韓世岐
紳士	宋应琨
	王秉枢
	刘峙

固安县教堂要求賠償清單^①

固安县呈,今將教民被燒搶房屋衣飾傢俱等物開折呈送。須至

① 標題為編者所加。原件為清折,無署名。封套寫“大法國主教^{樊林}大人台覽”字樣。據內容推斷當為固安縣教堂要求賠款清單。據《王繼武函》所言,知此單為陸神甫所開。

折者。

計开

砖房、瓦房共一百四十六間 每間銀三十五兩，房內衣服首飾、傢俱、銀錢及樹木、糧食一切什物，亦作銀三十五兩，共銀七十兩。

共計銀一万零二百二十兩

土房共二百二十八間 每間銀二十兩，房內衣服、首飾、傢俱、銀錢及樹木、糧食一切什物，亦作銀二十兩，共銀四十兩。

共計銀九千一百二十兩

門樓二十四間 每間按土房一半作价銀十兩。

共計銀二百四十兩

教民原被罰錢四千五百五十六吊，已收还錢二千一百三十五吊，尙未收錢二千四百二十一吊。按二吊三百文，合銀一千零五十二兩六錢。

共計銀一千零五十二兩六錢

地十二頃 按三兩五錢銀一亩。

共計銀四千二百兩

車九輛 每輛七十兩。

共計銀六百三十兩

騾馬十二匹 每匹按三十五兩。

共計銀四百二十兩

驴八头 每头按十三兩。

共計銀一百零四兩

牛三头 每头三十兩。

共計銀九十兩

人口七十四口 每口不論男女大小，按一百兩。

共計銀七千四百兩

教民十七戶房間未燒，被搶衣服、糧食等項

共計銀二千六百一十五兩

韓家庄教堂

共計銀三千五百兩

白得碾教堂

共計銀一千五百兩

以上总共計銀四万一千零九十一兩六錢

固安知县王继武函^①大法国主教^{樊林}大人台覽，

月前敝县到京，亲詣貴堂，面聆大教。仰謙光之下逮，实欽佩以难名。敬維德化远行，慈心济世，凡我士庶，莫不感頌仁明。总求民教相安，共庆如天之福矣。敝县前借陆教士于二月晦日同抵固安，請其在敝县署內居住，供应一切，深抱不周。幸陆君人极和平，与敝县頗称相得。所有县境教堂、教民伤損一切，均已查明，由陆教士开单定数前来。敝县因聞深州、河間等处，均按献县总教堂所定章程办理，本可仿照。乃与陆教士再三商酌，据称未能主张。惟此項賠款，出自民間，敝县本属瘠苦之区，自上年屢遭兵燹，又被德兵索款多次，加以教民紛紛具控，及私自議賠者，为数不貲。現在民間困苦异常，虽令勉竭分攤，仍恐力有未逮。此敝县为难之实在情形也。俟有眉目，再行奉聞。陆教士于十二日前赴永清县查办矣。专此布达，敬請道安，諸希垂諒。敝县幸甚，小民幸甚。

知固安县事王继武謹具

王继武函^②大法国主教^{樊林}大人台鑒，

自違雅教，时切遐思。敬維道履綏和，如頌为慰。月前陆神甫回京，曾肅一函，諒邀青覽。所有教堂教民賠款一事，敝县連日传諭地方紳董，本拟竭力筹办。无如彫敝之余，竟难如願。茲据閩境紳民公稟，据称：“此項賠款，原应拳民认办。只以上年被兵剿杀，习拳者死伤大半，其余多已逃亡不知下落，或附入盜匪之中。現在只可按村攤

① 原函三叶。此函似即下函所称陆神甫回京所帶之信。

② 原函四叶，另附“四品銜同知用南路厅固安县知县王继武”名片一张。

派。總計縣境雖有四百餘村，而三五戶為一村，或七八戶為一村，並有一村分為數名，實在不過三百餘村，統共僅有兩萬餘戶。自本年二月以來，馬賊橫行，肆無忌憚，被搶者已有五十餘村，現仍日不聊生，搜索未已。加以德國洋兵屢過，已屬蹂躪不堪。乃四月初四日，又有德兵二十來人，在於縣屬四鄉游歷，勒索多端，甚至搶掠，至今六七日之久，尙未出境。各村被擾不堪，困苦實難言狀。況教民自上年九月以後，已將各村富戶指控殆徧。均系邀人說合，私議賠償罰款，不可勝計。現既復奉飭派，伊等何敢抗延。惟查單開賠項共銀四萬兩之多，較之他處作價，均屬加倍，實系無力再籌。惟有公懇轉達下情，俾得從寬，按照獻縣教堂辦理章程，一律減數。現擬共認攤銀二萬五千兩，分為兩限交清。俾民教從此相安，共享升平之福”等情。敝縣伏查所稟，委系實在情形。小民困苦為難，筆難盡述。且陸神甫亦深知此處窘況。為此不揣冒昧，代陳下情，如蒙貴主教大发慈心，准令減辦，則敝縣與關境紳民，同感大德于靡既矣。專此奉懇，敬請道安。鑄候玉音不一。

知固安縣王名正具

東安縣合同

為公立合同事：

茲因光緒二十六年民教不和，義和拳匪肇亂，延及東安，致將縣境各鄉村教堂及教民房屋焚毀，以及慘傷教民，掠失財物，理應公平賠補。今與大法國主教林商酌，按照陸神甫送來單內各款核算，復同林主教商減，共需銀拾叁萬兩，其撫恤傷亡教民之款亦在此數內。除拾貳萬兩由大法國欽使處之大款內撥付外，其餘壹萬兩由東安縣紳民籌措，言明五月終交銀叁千兩，六月終交銀叁千兩，七月終交銀肆千兩清款。其銀均按京平足紋給付。此系彼此愿意，為民教息事，以期永遠相安。自此之後，無論平民教民，務須捐除旧怨，不得再生枝節，以從前人命房地財物等事，砌詞互控。其款由官督同紳士，依限措交，恐口無凭，立合同為據。

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六月

大法國副主教林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

順天东安县知县馬

大法国北京副主教林于六月十一日收到东安县初限京平足銀叁仟兩整。

大法国北京副主教林于七月廿日收到东安县次限京平足銀叁仟兩整^①

訛詐搶劫

樊国樑致奕劻函^②

径启者：昨奉燕函，諒邀鈞鑒。茲复据教民孀妇楊赵氏稟称，“氏于本月十六日又到总局催案。总局不問曲直，即勒令氏画押印斗具結。至今并未将被告崔祥及房东韓姓等齐传到京，秉公断結。致令氏財房兩空，仍无栖身之所”等情。敝主教聞之，殊深詫异。窃思輦轂之下，官竟如此輜褒教民，歧視乃尔。若在絕域遐方，又当何如。无怪乎各省教案层見叠出，至今未靜，实由于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也。应請王爺另委賢員，传齐兩造，迅將此案秉公办結，是为切盼。敝主教职司教政，切願和衷共濟，妥綏教務。既不敢于平民妄加苛責，尤不思听教民含枉莫伸。故事无巨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免致星火燎原，不可扑灭。倘有多言相告，但非楮墨數行所能罄。爰特遣使五品頂戴季志剛，持函面見殿下，逐一詳細縷陈。以免我等办事隔膜，被人叢蔽，兩情不能相通，致使事情决裂也。

樊国樑复奕劻函

径复者：昨接惠复，具悉种切。至来函所称，“以一面之詞，欲使本爵堂层层照办，殊觉多有不合。緣若照此办法，在欧洲各公堂亦必指

① 以上两条为合同上批明初限次限两次賠款收到日期、銀數，并盖有教堂印模。

② 原无日期，下面有“庚子之禍，非其股鑒”句，当在庚子年之后。庆亲王奕劻向为总署大臣，1901年改为外务部总理大臣，此函当为致奕劻者。

为藐視公堂”云云。查敝主教前去两函，实因总局等办理教案过于不公已非一次，故叠函懇請王爷將該局等严加申斥。以免各处紛紛效尤，致使民教不安，酿成巨禍，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不可不虑。庚子之禍，非其股鑒歟！与其事后該管有司难辞其咎，曷弗于事前妥为防維。敝主教所以为楊赵氏一細事瑣瀆台端者，正防漸杜微之意也。諒王爷亦同此心，不知有何不合之处，及藐視公堂之有？

来函又云，“上諭保教之旨，并非令外人干預尋常詞訟”云云。窃查此保教上諭，虽非令外人干預尋常詞訟，然亦非禁外人干預尋常詞訟，更非令地方官不以公平办理尋常詞訟也。須知敝主教恭奉教皇之命航海东来者，是耑为治理教政。凡与教民有关涉之事，不分巨細，均当竭力維持，以尽所应为之事，不为干預詞訟。如事不关教民，或教民无理，或地方官肯將教民案件秉公办結，教士等不但不肯干預，即欲干預亦无从借口也。至来函詞不雅馴，疑非出自蓋裁。故將此原函附送还查閱，希即見复为荷。即請爵安。 名正具

頃聞楊赵氏一案，业經总局传齐两造，秉公办結。此皆出于王爷雅誼关切、飭催总局秉公办理之力也。謝謝。

樊国樑函^①

徑啟者，本主教业于本月初六日出示曉諭教民，于九月底務須將借居民房騰清，退还原主，不得任意遲延，以扰平民。茲据教民張若瑟稟稱，伊于光緒二十六年十月間，在东安門外蔡厂胡同借居吳姓空房一所，今因遵奉本主教严命，願將此房交还吳姓原主；詎吳姓全家殉難，不知此房应交何人收領等語。本主教查此房屋全家既皆殉難，自應函請大人批示复作何办法，以为此房得有着落。本主教意欲民教永久相安，业与地方官商定，嗣后教民不得再以从前旧事或搬家乔迁移房屋等事控告平民，平民亦不得再以前事具控教民，以免爭訟无已，借端生事。望大人查照，如此办理，以归画一。

再者，倘教民有何不公道之处，可告本主教知道，本主教必照公

^① 据内容推断，发信時間似在辛丑年冬季或更后，收信人似为順天府。

道补偿，以昭平允；倘平民欺压教民，亦当按例惩办，以保泰平。

樊国樑函^①

頃接函称，岱緒遺失銅十字，硬向巡捕处索要，迹近寻衅，祈本主教劝戒岱緒，勿再赴巡捕处滋扰等因。本主教查日昨岱緒到堂曾声称：伊将銅十字遺失巡捕处云云。本主教当即劝伊，一銅十字值錢无几，不必再向索要等語。今承雅囑，自当再禁岱緒，勿再赴巡捕处滋扰，以副尊意可也。

致某知县函^②

径启者，昨閱惠函，备悉种切。具見貴县雅意殷拳，办事詳慎，曷胜欽佩。本主教自当遇机尽力推毂，以副蓋注。想閣下学問渊深，才能綽裕，迁乔定当有时，終非池中物也，須耐心处之。至貴治教民，有罗织良民，擇肥而噬者一节。本主教查各处教民，难免良莠不齐，請閣下毋【論】其系教民与否，均一律秉公办理可也。揣此布复，順頌升祺，兼賀节禧。

貴县应繳教案賠款銀共一万四千五百两，除拨入大賠款四千五百两外，均已收訖无遺。

林懋德致某函^③

径启者，昨以蠡县知县周褪身稟称：“光緒二十七年四月間，有清苑县溫仁村教民刘占魁、王景山等，竟将拳匪拿获，私自正法一事。后据东閩派出巡查赵奎英等查明稟称：“刘占魁、王景山二人并非教民”等因。本副主教当即函致清苑司鐸，詳加查訊刘占魁、王景山二人果系教民与否。旋据清苑司鐸函复，刘占魁、王景山实非教民，乃系借教为名，希图訛詐者。由是观之，不止一具有此假冒教名之人，想各府州县，亦必实繁有徒也。窃恐此等之人，率皆拳匪，其意不尽在借教

① 据內容推断，收信人似为九門提督。

② 原无日期，据內言賠款推断，应为辛丑年。

③ 疑为致保定府知府或直隶省布政使之函。時間应是辛丑年夏季。

为符，希图訛詐；而端在影射教民，污蔑教名，以泄其恨也。应請閣下飭令各属，凡遇此假托教名，隱寓影射之人，即当拿获惩治，以儆效尤。庶俾若輩知所畏惧，民情不为所聳，教务自臻安謐。至繕諭单一事，樊主教近日偶得微恙，身体不豫，尚未与商議，恐关廬注，特此布聞。

致順天府函^①

径启者，茲据貴分轄宛平县西道口教民李永順稟称，伊旧有典契地八亩半，坐落在刘家庄东。上年拳匪倡乱，被刘家庄王天德霸种，至今不肯退还。相应函請閣下差传王天德到案，飭伊务将霸种之地退还教民承种为要。

九月廿八日

致文安县函^②

径启者，茲据本京教民李岫声称，其甥女姓佟，名利子，年九岁，家住京东单牌楼石槽胡同，双亲俱亡。因去年拳匪正乱之际，有一文安县胜芳鎮姓邢之瓦匠，将此女携去。現今此女仍在胜芳鎮邢瓦匠家存留。相应函請貴县委派妥役，偕同李岫迅将此女寻获，交李岫領回为荷。

致某知州函^③

径启者，庚子年間，拳匪作乱，教民男女流离失所者，殆难枚举。聞在貴治沙窩庄賈双五家，尚存留教民中女子二名，屢向索要，不肯交还。相应馳請貴州飭差到該庄，务将賈双五家所留教中女子二名寻获，交还京都西什庫天主堂。并将賈双五家拘拿到案，治以强霸人口之罪。此事急宜速办，不可延緩，恐泄露风声，益費周章矣。

① 原函称“上年拳匪倡乱”，当为辛丑年。

② 原无日期，据内容推断，当为辛丑年所写。

③ 原无日期，据内容推断，当为辛丑或壬寅年所写。

致宛平县函①

径启者：茲聞敝邑定兴县教民和联陸声称，伊在京前門外开张生理，曾于九月間将后門外当商总管常輝抗債不还呈控在案。蒙前任曹大令将常輝轉押追比，勒令清債。嗣因常輝在押病篤，蒙准保释回家，煩人調处，变产归偿。常輝回家，业经多日，并未煩人調处，設法措偿。实属执意不还，希覬坑騙等情。

查常輝家道殷实，素称富戶，虽其所管当鋪乱时被搶，然其未乱之先，預将貴重各物掩埋妥处，实所失无几。况其現开各鋪，生意俱頗有起色，蓄資甚厚，非无力以偿者可比。用特恳請閣下，再将常輝主事之子常芦臣传案押追，勒限归偿，以为有心坑騙人者戒。所請是否有当，惟閣下格外关照裁之是荷。

致外务部函②

径启者：去冬腊月初三日接准貴部函称，准吉林將軍等咨称，据练軍統領稟称：二十七年間民人张义呈控积年盜首吳楷因之妇訛索甚巨，牵涉伊通州教堂先生丁凤学等一案。本主教业已年前函請該处藍主教認真查办，务将此案迅与吉林將軍持平商办完結，以期民教相安。茲将昨晚接到藍主教回复原函及其照复將軍原稿，一并賚送大部查核，則涇渭之間，不难剖析明白也。順頌日祉。

樊国樑致奕勳函

径启者：昨閱京报，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袁世凱奏，为查明易州知州馮清太被參各款据实复陈一折內称：“易州境内安庄席教士，因教民被杀勒索賠款三十万，并能竭力磋磨，仅以二千兩議結”等語，实属荒謬无据，殊堪詫异。查敝主教办理闔属教款，均

① 此函原无日期，据北京当鋪被搶为庚子年八月十五日推断，应为庚子年以后。

② 原无日期，据內容推断，似在光緒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1902年或1903年）初。藍主教即 Pierre-Marie-Francois Lalouyer，此人 1894 年至 1925 五年为吉林主教。

稱公平適宜，毫無浮冒過索之處，詢諸席教士，亦復稱總未向易州索款三十萬之情事。今該州刺史竟謂席教士索款三十萬之多，而彼能僅以二千兩議結，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竊思該州刺史雖非有意嫉恨教士，隱寓影射。然此事既已載諸京報，天下皆知，而素仇教士教民之人，即借以嫁禍，其有關於民教之相安者，洵非淺鮮。即如近來多處，仍仇恨教士、教民，概由於地方官假借教民賠款名色，勒捐平民，不啻倍蓰之多，而盡入私囊，致令平民遷怒教民，益無底止。相應函請全權大臣咨行直隸總督，令再詳細查明，如果該州馮牧實系捏造謊言，希圖邀功抵過，應將該牧據實再行參辦，發載京報，以雪教耻，而儆各處紛紛效尤，是為至要。敝主教實為保護教民輯寧民教起見，不知是否有當，惟執事核奪裁之是荷。

樊國樑致肅王書書函

敬啟者，正月初一夜丑正時分，在西四牌樓當街廟西太安侯協巡北局地面，有賊匪數十人，持刀闖入教民李志剛屋內，先將李志剛夫婦二人用被包裹捆縛，後即將屋內衣服財物搜羅一空，裝車運走。越日即經廂藍旗捕務公所總辦劉長安、廂藍旗捕務公所帶隊官喜元將賊目拿獲數名，起出原贓一百餘件。統俟調齊交于左翼衙門之後，再令李志剛前去認領。竊私〔思〕明伙重犯，因協巡北局失于覺察，均皆潛迹逃匿，實難搜獲緝捕，今該要犯等均皆一一就擒，雖系總辦劉長安、帶隊官喜元認真辦事之力，然皆出于貴王爺平日督率有方，用人得當之賜也。敝主教曷勝感激佩服之至。特此布謝，順請爵安。

樊國樑致直隸布政使函

徑復者，昨晚接准函稱：“三河縣知縣稟稱：‘近有地棍勾結教民，約伙持械，假扮洋人到村搶掠索詐，以致民不聊生’等情。應請嚴諭教民，勿再勾匪滋擾，以靖地方，并祈示復，以便轉告三河縣查照”等因。查三河縣教民多系新奉教者，難保良莠不齊，有犯教規之處，恐間亦有拳匪假借教名，意寓影射，亦未可定。總之不拘是否教民，凡行此搶掠土匪之事者，即可照中堂諭示，嚴行懲辦，以儆效尤。本主教除嚴

行約束教民之外，合行函復大方伯查照。

桑峪教堂殺人^①

一^②

徑啟者，昨接惠復，具悉大邦伯為令京西一帶民教相安，業已札飭宛平縣知縣及涿州知州嚴密查辦，如再有匪徒仇視教民，即將該管地方官從重參辦。足徵閣下保教愛民有加無已之至意，曷勝感佩！

本月十四，宛平齊家司巡檢來敝堂聲稱：伊為輯寧民教，業令閩屬五十餘村出具連環保結，以後再不得仇視教民，如以後再有殺害教民情事，即以環保是問等語。本主教聞該巡檢所稱各節，均系心存綏靖之意，殊堪佩服！惟其中情節似未盡確。查京西教民與平民相較，殊屬寥寥無幾，鄰近村庄均藏有快槍利器，在靈永村譚瑞龍處，尚有大鐵炮數尊，俱尚未繳官。教民莫不畏之如虎，至今在家杜門不出，猶恐身難自保，又焉敢出外訛詐乎？即有二、三教民出外攜帶洋槍，不過為保身自衛，絕非為訛詐平民、殺害平民也。自今年中西結約以來，未聞教民殺一平民，而平民已殺教民七名矣。是教民出外携槍非為之殺害訛詐及為防身自衛也明矣。即有一、二訛詐者，亦并非真正教民，乃系捏稱教民，以影射教民者。

二

① 桑峪是宛平縣西山齋堂川齊家司巡檢所屬之地，該地天主堂為京西的大堂口。據北京教世堂編印的《拳時北京教友致命》卷六記載：庚子年四月間，京西義和團尚未起事時，桑峪白神父就“備置槍械”，“日夜預備戰事”。挑選教徒“能打仗者共一百二十四名，分八處營壘防守。”各會長會助等充任營壘頭目。白神父有雙筒圍槍一杆，教堂中有洋槍五杆、鳥槍三十杆，大小鐵炮二十八尊。六月二十一日義和團與清兵進攻桑峪教堂，圍攻五天，死三十餘人，傷二百餘人；教堂中止死三人，傷八人。二十五日中午以後，即停止戰鬥。八月二十日桑峪白神父派員與北京城內北堂取得聯繫，閏八月初間，白神父親帶“教兵”到北京來聯繫。以下各函均美國探致順天府函稿，可以知道，義和團運動之後，桑峪的鬥爭仍在繼續。

② 函中言“今年中西結約以來”，可知為辛丑年冬季所寫。

径启者：窃查顺属教案多已办有端倪，惟宛平县境桑峪等处巨案久悬，毫未办理。该县范令至今瞻顾因循，畏难束手，伊于胡底。用特函请大方伯飭催该县，偕同昨到京师之巡检郭文奎与举人刘增广，先到敝堂一商后，即齐赴桑峪等处作速催办教款，以苏涸轍，俾得有力及时耕种，是为至要。想閣下定不以所请为过情也。揣此布悬，顺頌日祉。

三①

径启者：王神父昨由桑峪晋京声称：“大桥山教民自去年拳匪乱之时，逃至后桑峪教堂避难，业经年余。屡欲回家务农，甫出桑峪村二三十里，即被杜家庄贼匪持枪吓回。敝鐸窃念教民等就食堂中，已非一日，堂中費用浩繁，实然力不能支。况冬至在邇，无衣无食，曷以御寒。若不及早遣送伊等回家，势必相继死于冻餒。故敝鐸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商请齐家司巡检韓泰来想法护送該教民等各回本家，以謀餬口之計。詎該巡检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爰不得已，敝鐸亲率該教民等护送回家。孰意路过杜家庄村，离村尙有三里之遙，該村賊匪王长义等即向教民施放洋枪。教民处此进退維谷之际，亦不得不向冒烟之处放枪还击。賊匪等見教民等亦有洋枪，始觉畏惧潜逃。教民等亦不敢前进，相率而俱回桑峪矣。維时敝鐸离村尙远，并不知有无被枪击斃之人。”

又称：“敝鐸回桑峪之际，仍令教民二十余名留于該村者，是恐該村潜藏之匪，一齐再出追赶逃回桑峪之教民也。”

又称：“敝鐸将送信人杜春錦交于齐家司巡检看押，囑令送县监禁者，是因教民将杜家庄离庄尙有一二里之遙，杜春錦即送信于賊匪，令向教民开枪放也”。

又称：“敝鐸将杜旺万等六人捆绑带至桑峪者，是因伊等曩时会給敝鐸出保具結，坚称：‘杜家庄村无一賊匪，教民等可任意往来，准保无事’等語。教民信以为然，适遇此事，是明显伊等欺給設計陷害教

① 函中言“去年拳匪乱”，又言“冬至在邇”，可知此函为辛丑年冬至前所写。

民。故敵鐸將伊等帶回桑峪，以凭送究也”。

又称：“今年五月間，教民张成江将于黄毛等击毙者，是因于黄毛乃一著名之拳首。上年曾率厥羽党，将該教民张成江之亲属数家屠戮殆尽，致被害之家，流离失所，穷困难堪。而肇禍行凶之于黄毛等，反洋洋得意，逍遙法外。官家并未将伊等惩办一二，并未勒派伊等賠补教民些許，以致伊等益无忌憚。故今年五月間，于黄毛等見教民张成江孤行于路，遂頓起不良，仍欲搶劫杀害。該教民見勢不佳，岂肯束手待毙，遂将于黄毛枪毙于途。此乃五月間事，为大合同作为了結之案。但教民张成江等五人被于黄毛之羽党杀害，是在六、七月間，訂定大合同以后之事”等語。

本主教查以上起事緣由，概由于地方官办事含混，捏报不实，不肯認真搜拿賊匪所致。本主教叠函飞請大京兆札飭地方官务将杜家庄崙以拿杀教民为事之賊匪查拿严办。而地方官竟被齐家司巡檢蒙蔽，常以“境內宁謐，并无賊匪麀聚情事”詳复。及至此次酿成巨案，事情半露，不能再为隱諱，地方官方略为据实稟明“杜家庄有匪人王长义等十七名，聞枪声逃跑”等語。既称杜家庄有匪人王长义十七名，为何屡次稟复“境內宁謐，并无賊匪麀聚情事”等語，岂非自相矛盾，詳报不实，致酿此禍歟！

側聞齐家司巡檢韓泰来，懦弱无能，惟灵水村譚瑞龙及东斋堂村賈致和之言是听。查譚瑞龙乃去年拳匪之首謀主使，至今怙恶不悛，走动衙門，簞弄是非。若不将伊严行惩办，禍不旋踵，难期太平。再，查賈致和乃巡檢韓泰来之义子，平日仇視教民，无所不为，倘該巡檢仍倚为心腹，将来酿禍債事，益无底止。用特函請方伯大人察夺核办，再令地方官务将杜家庄等处賊匪認真拿获惩办，妥为获送教民俱各回家务农，不致永远流离失所。該地方官如再瞻顧因循，任令激成事变，惟該地方官是問。想经此次再行严札后，地方官定当实力奉行，不致仍前泄沓，地方可臻安謐，教民亦可各得其所也。

至王司鐸护送教民归返故里，还击匪賊，波及良民，实出无心，亦出无奈。勿論有过与否，本主教将伊撤任，永不再回桑峪。并严諭該处教民，无急紧要事，不可轻易出村，致酿事端；遇事則当姑示容忍，

先立不败之地，奸民虽伙，亦无所施其伎俩也。

四

径启者，上月查办桑峪教案之委员韩景儒及王神父来堂声称，据齐家司巡检韩泰来所禀，王神父率众枪毙杜家庄良民三名一案。伊等亲詣杜家庄访问。该庄大小男女僉云不知，且被枪击毙三人之亲族，并不准委员开棺验看。由是观之，齐家司巡检所禀各节，尽属诬告，罪应反坐。现今杜家庄贼匪逃匿他庄，仍出入无常，大桥山教民在桑峪避难者，业经年余，仍不敢回家务农度日。

五①

径启者，兹据崑崙足馳报，“在宛平县属西山灵水村譚瑞龙，現由各处购得快枪数百杆，分散各村，借名团练，意欲起事攻打桑峪教堂。人言啧啧，遐邇哄传，致令教民心生惶惑，臥不安枕，殷忧終不能释”等語。窃查光緒廿六年攻打桑峪教堂，杀伤教民百有余名，俱系譚瑞龙倡首所为，現在譚瑞龙家尚有火药大炮可证。又，光緒廿七年冬，杜家庄贼匪向行路教民开放洋枪一案，亦系譚瑞龙首謀主使。复购买多枪，思图肇衅，实属怙恶不悛，肆无忌憚，未便再事含容。相应崑崙足馳报，恳請邦伯大人飭属认真查明，訪拿究办，以遏禍萌。庶期人心得臻鎮定，地方并告义安，免致巨禍酿成，未便收拾，是为至要。

宝坻县教民搶夺

樊国樑致袁世凱函②

官保大人閣下：

径启者，頃接崑崙呈馳报，“京东宝坻县知县馬为璵，心存歧視，虐待教民，日甚一日。凡在教中者，不分老幼，勿論良莠，一经仇教之人

① 据内容推断，似在壬寅年。

② 原稿无年份，疑为壬寅年或略晚。

借端誣控，立即飭差星夜提拿教民到案，不問曲直，不容分辯，即严加笞責，竟致教民死而复苏，始行释放。近有教民三人收入囹圄，聞官业将此三人之案，詳請上宪批准正法，不知此信是否属实。三人一名任老，系大室店村人；一名王代，系戶路村人；一名边三，系落水坨村人。均因被仇借端誣告，官即将伊等鎖拿拷打，逼勒招供认罪。伊等受刑不过，不得不承认搶夺等情，其实尽属子虛，致令闔邑教民，心生惶恐，无所措手；而仇教之人反益洋洋得意，以肆毒害，日以嫌禍教民为事，势必激成事变”等語。

窃查宝坻县地面，自庚子变乱之后，有前任賴汝显、許元震等官，均能办理交涉案件，一秉大公持平了結，备臻妥洽。詎馬为瑗甫经到任，事未周知，率遽轻信淨言，鹵莽从事，濫拿教民，不問曲直，不查情由，不分罪之大小，过之轻重，均皆一律严惩重办，实属有违朝廷屡降一視同仁之諭旨。刻下謠言四起，民情恼忿，万一酿成巨禍，地方已多貽累，想該县有司亦难辞其咎也。如庚子年之事，非其殷鉴歟！敝主教等职司教政，既不肯稍有苛責于平民，尤不忍教民含枉莫伸，用特飞函布悬总制大人另委公正幹員，会同宝坻县席大司鐸，再将大室店任老一案，戶路王代一案，落水坨边三一案，彻底根究，俾成信讞，方能折服人心而安民教也。并祈閣下札飭該县，以后办事毋再仍前冒失，致令肇启衅端，是为至要。

三月初三

致順天府函一^①

径启者，特派司鐸由宝坻来京，为詳細面陈近日馬为瑗虐待教民各情形。据云，“馬为瑗虐待教民，实启平民鬧教之路。地方官身系表率，若伊倡首殃教，平民未免接踵紛紛效尤，不堪設想。目下謠言四起，民心未靖，攘臂爭先之勢，已見端倪。聞馬为瑗犹宣言曰：‘日內尙欲斬教中三教人，业已詳稟总督，俟其批准回文一到，立即將此教民

① 原无日期，但下录《致直督稿》（与上面同而略簡），未注“三月初三”。本函中也說：“业已詳稟总督”，可知与上面同时发。

就地正法’等語。不知此事是否属实。”敝主教今日午后定給袁宮保去信，請其緩办一切，請其另委公正賢員，会同席总鐸，將此三人之案清究明白之后，再作定奪。相应將此事之情形，函知閣下，望執事者細加查察，留心訪問，始知言之不虛也。

致順天府函二^①

徑啟者：今晨敬致燕函，諒邀台鑒。頃閱京東席总鐸來函，始知宝坻县馬大令拿获教民严行懲处，并非无因；不过因其操之太急，教民妄生惶惑。好事之徒，遂因之布散謠言，称揚：“官拿天主教，要灭天主教”等語，一唱百和，聳众听聞，其有关于民教綏和地方安靖，实非淺鮮。用特再煩閣下札諭該县馬大令，以后办事和衷，毋尙苛察。以往之案，不必再究，庶期教中人心得臻鎮定，謠言亦可泯灭也。

二月廿二

教士逼迫薊州官捉人

致順天府函一^②

徑啟者：茲据管理京東等处教務郭大司鐸稟称：“在薊州地面，上年腊月十一日清晨昧爽时，突有庚子年間充当拳匪者李芬、郭連发、梁芝等率众百余人，各持快枪，將楊津庄教民王永清枪毙，以車載在馬房庄分尸灭迹。上年十月間，該匪等曾將王永清胞弟佐清車夫用枪轰毙。均已呈报州官在案。但至今州官未將正凶拏获一名。現今該匪等仍夜間时常往来楊津庄，思图放火焚毀。以致該村教民臥不安枕，性命悬于若而人之手”等語。查李芬、郭連发等，实系拳匪余孽。今复欲肇衅仇杀，故态复萌，实属怙惡不悛，惑不畏法。庚子之年，焚杀巨案，是其殷鑒，自不得不防微杜漸，以遏禍萌。相应函請大邦伯严飭該州，務將以上正凶拿获懲处，以免星火燎原不可扑灭。是为至

① 据函末月日，似在上函之前。但据內容观查，似在上函之后。

② 以下各函稿系西什庫天主堂主教函稿与洋务局复函抄件。

要。揣此飞布，諸希亮鑒，順請助安，立盼施行，不既。’

卅一年正月

致順天府函二

徑啟者：茲据管理京東教務郭大司鐸声称：上年臘月十一日清晨云云^①。今春曾函請上任尹宪沈札飭該州認真緝捕，以安民教。不料至今尙無成效。相應再請邦伯大人嚴飭該州范牧，務將正凶李芬等設法擊獲懲處，以儆將來，免致巨禍釀成，未便收拾，是為至要，至要。

四月發

致順天府函三

徑啟者：前為薊州楊津庄教民王永清被拳匪遺孽殺害一案，曾兩次函請大京兆嚴飭該州上緊緝擊凶手正犯，以儆將來。詎至今將及一年之久，正凶仍逍遙法外，尙未擊獲到案。頃接郭大司鐸馳報：王永清之弟王佐清又被拳徒殺害，致令楊津庄教民心益惶惑，日夜不安，拳徒益肆猖獗。民間既紛擾若此，有守土之責者，理應想法除暴安良，以靖地方。乃竟坐視成敗，昧于先几，万一巨變釀成，事情決裂，想該有司亦難辭咎。與其事後難施補救，何弗于事前妥為防維。用特函請邦伯大人嚴飭該州范牧，務須想法認真保護彈壓，擊獲凶犯，以絕禍根，勿再瞻顧因循，自矜臥治，庶足以上承宪諭，下靖地方，幸甚，幸甚。

卅一年七月廿八日

致順天府函四

敬啟者：前為楊津庄王佐清復被拳匪遺孽殺害一案，函請貴尹先嚴飭薊州范牧上緊緝拿正凶，今已逾旬日，未知該州亦有眉目否。近聞匪徒等益肆猖獗，較前尤甚，致聞邑教民均不得安。事到如此境界，如不認真辦理，迨至巨禍釀成，益難收拾矣。特此，除再函請大邦伯仍飭該州會同鄰封一體嚴擊正凶外，此案至今辦理有無頭緒，亦祈

^① 見59頁致順天府函一。

示知，以慰下怀。揣此布悬。

八月初十日

洋务局复函一

敬复者，頃奉李尹堂飭发来函一件。以薊州楊津庄教民王永清被匪杀害一案，时经一年，尙未拏获到案；王永清之弟王佐清来至下仓鎮，又复被匪杀害；教民心益惶惑，請严催該州务須設法認真緝拏等情。据此以王佐清被害，尙未据該州稟报，亟应严飭該州上紧查拏，尽法究办，以儆凶頑。除严札飭遵外，合即代复等因。特肃奉复，敬請教安。

順天府洋务局总办治中孙寿臣頓首。

七月廿九复

洋务局复函二

敬复者，頃奉尹堂发下来翰一件。以教民王佐清被戕一案，請再严催薊州获凶究办。奉諭此案前已札查，嗣据該州稟报，复经严批申飭勒限拿究。現复严札，赶紧訪拏正凶，务获惩办，令即函复等因。为此函复貴主教查照。敬請公安。

八月十二复

致順天府函五

敬启者，教民……一案，八月十二日接准惠复，“业经严催該州申飭勒限赶紧訪拿正凶”等因。茲据楊津庄教民馳报，至今該匪等不但未曾拿获一名，反凶势愈张，日夜搜尋教民，希图杀害。致該处教民无不恐遭毒手，閉門不敢外出。地方扰乱至此，仍再因循故套，恐巨祸将要酿成矣。特此再請貴尹宪設法严办，以靖地方，是所禱切。

九月初

有复未抄

致順天府函六

径启者，昨接惠复，祇悉王永清、王佐清被拳孽杀害一案，业经大

京兆飭薊州范牧务将此案正凶赶紧拿获，并令将現在办理如何情形，即日具复等因。仰見閣下雅誼关切，为此一案，实系有費周章。敝主教曷胜感激之至。第至今未諗范牧业将案現在如何办理情形，曾否具复，希即示知，以慰敝怀，是所殷盼。耑此布达，順頌升祺。

九月十四日

有复未抄

致順天府函七

径启者：昨接惠复，具悉一切。查教民王永清去年被拳匪杀害，薊州刺史未将正凶拿获。今年王永清之胞弟王佐清，又被該匪杀害，至今仍未拿获一名。致令該匪等恶胆益张，到处宣揚，“非杀尽該处天主教不可”等語。教民聞之，紛紛逃避他方者，殆难枚举。不知閣下能否严飭該州妥速办理，以安教民。如貴执事謂此事棘手，实难催办，請即明白示知。敝主教自当另想善法以处之也。耑此布达，即頌日祉。

九月廿日去

致順天府函八

径启者：薊州楊津庄教民王佐清、王永清兄弟被匪杀害，迄今将及一載，未将正凶拿获一名。前九月杪，蒙貴尹宪派委前往，会同該州拿办，今已月余，并未办有端倪。敝主教昨往武清、宝坻等处巡查教务，核知該匪等凶势愈张，毫无王法，三五成群，到处欺害良民，无所不至。未諗閣下已有所聞否？現今楊津庄教民，均已携眷外逃，恐遭残害。地方扰乱至此，有保民之責者，依然坐观成效，想亦咎有难辞。久聞該州范牧为人滑懦无能，办事疲緩。請閣下可否另派幹員前往，速将凶手多名拿获正法，以儆其余而靖地方。則不独教民之幸，亦閭邑良民之福也。耑此再达，即請升安。

十月廿六日

洋务局复函三

敬复者：頃奉尹堂面諭，准貴主教來函，以薊州楊津庄教民王佐清被害一案，凶犯久无弋获；委員前往，并未办有端倪；楊津庄教民均已携眷外逃，地方扰乱；并以該州范牧办事疲緩，可否另派幹員前往查拏等因。查此案前經遴委幹員何令則賢，赴薊協同該州設法查拏。因其中大有碍難，來轅面稟細情。已諭令前赴貴主教處面陳一切情形矣。除札催薊州訪拏案內正凶務获究報外，合即代复等因。特肅奉复，敬請教安。

十一月初一日复 有片①

致順天府函九

徑啟者：前楊津庄教民王永清、王佐清等被害一案，久悬未結。上年冬間，曾經貴尹憲委派幹員何則賢前去薊州會商辦理。茲據該州范牧函稱：“此事業經多村村正副及紳士等調劑和平，至今數月之久，民教相安，人心鎮定”等語。敝主教聞之，不勝欣慰。此皆出自大京兆雅誼關垂，和衷共濟之所賜也。自今而後，尚望該州民教永久相安，地方寧謐，不僅敝主教夙夜所虔禱，實亦大邦伯之所欣幸也。肅此布達，即頌春祺。

卅二年正月十九日

洋务局复函四

徑复者：頃奉尹憲面諭，以接貴主教來函，薊州教民王永清等被害一案，業經村正副、紳士等調劑和平，至今民教相安，致意聲謝，令即查案代复等因。查此案業據薊州印委稟報，今貴主教允如所請，具見洞悉民隱，欽佩之至。除將來函錄寄薊州備案外，肅复，敬請教安。

廿二日复

① 抄本夾有“孫壽臣”名片一紙，背面寫有“洋務局”三字。

馬神甫橫行霸道

永清縣公函^①

徑復者，頃奉貴大主教函開，捧讀之下，曷勝欽佩。我大主教不分民教，一秉至公，本知事无不表贊同情也。茲將一切情形詳述之：

白堊村有教民李德開場聚賭，本知事早經訪聞，飭役捕拏在案。隨有奉教張海潮（系本知事警役），奉教名若漢，亦訪悉李德家聚賭，帶同差役往拏，當場人贓并獲帶縣。行至白堊村口外，即有教民數十人追出，將李德并張海潮捉回，縛至學堂吊打，夜間吊在學堂外樹。學堂司事當飭該村地方，隨同學堂司事帶張海潮往十余里地某村（不記村名）見馬司鐸（時馬司鐸在該地傳教）。馬司鐸謂，該教民張海潮不應捉賭，當以手批其頰數下。有李司事者（系冀州人），用馬棒打張海潮。馬司鐸又勸令地方說民人放洋槍，民人打學堂等語。地方不敢誣害民人，反謂地方不合。此間民人畏教民如虎，畏學堂、教堂司事如豺狼。此當日之實在情形也。

本知事查悉該處民人四十余戶，即有二十余戶奉教，民人何敢仇視。況本知事到任，即行出示保護教堂，一切想貴大主教早有所聞也。惟查馬司鐸不諳約章，不明國際，不守教規。查貴教傳教系傳教良民，凡一切匪徒，為貴教所惡，即歐洲各國亦无不惡盜匪。所以傳教原為世界安寧，教人為善之至意。貴大主教之來敵國傳教，亦欲以為善之心，化敵國之愚頑。乃馬司鐸并不體貴大主教教人為善之苦心。招集匪類，晝夜聚賭之無賴，即為盜賊。該司鐸并不約束其等為善，反縱容袒庇。凡教民犯法，即以教堂為藏身之地，傳無可傳，訊無可訊。此次白堊村之賭案，馬司鐸擅打教民暨本知事官人，殊屬違法。如貴大主教仍以馬司鐸在永清傳教，恐將來于貴教堂名譽暨地方上之感情，大有妨害，并恐激出別項事端。以本知事愚見，急宜將

① 永清縣公函原件，系川連紙楷書折本，前有“公函”二字，末尾年月上蓋“永清縣知事印”篆文朱印。“名正具”下“史書”二字，與日期“廿五”二字，均另一人所寫。

馬司鐸撤銷，不准在永清傳教。另派善良傳教之司鐸來永清，約束不安分之教民。庶民教相安于無事。此本知事之苦心孤詣，不避嫌怨，為我貴大主教縷晰陳之。況馬司鐸擅自打人，已犯刑律，當受法律制裁，俯請貴大主教飭馬司鐸將李司事暨李德送案訊辦，並祈革出教堂。馬司鐸犯打人之罪，應否送案質訊，惟貴大主教裁之。本知事系保護教堂教民起見，並非存放任主義也。尚祈見原，希即見復為盼。順候日祺。

名正具

再啟者，貴學堂之關閉，系司事串同馬司鐸無故關閉，並無一人敢鬧學堂。實馬司鐸等有意陷害平民，意欲借此以欺詐鄉愚。如馬司鐸終不知悛改，貴大主教優容而不嚴加責備管束，任其在教規以外橫行不法，使安分善良之人民，受其欺凌而無可宣泄，終必被馬司鐸釀成莫大之禍害也。本知事敢獻芻蕘，尚祈採納。實民教之福，抑貴大主教之名譽也。本知事之担任保護，遵守條約，決無他意也。又啟。

中華民國四年正月廿五日

教士保薦官吏

荐汪兴泰函^①

徑啟者，敝友汪興泰，六品軍功，湖北黃梅縣人，年三十三歲，藝術精湛，性情渾厚。四月間，曾蒙貴工藝局總教習陳咏裳聘請到局教授製造洋胰之法，乃不憚辛勤，樂為效用，甫及一月，即教有成效。惜尚未教全可令洋胰起沫、氣味芬芳、省工節料之秘術，陳咏裳即嫉其材能擅長，將伊辭却，並未將伊月久效勞之處稟請獎賞，以示鼓勵。致令工匠寒心，能人裹足。恐非大邦伯羅致賢材、推廣技藝之美意。

① 以下各函錄自《信稿錄存》中《荐事類稿》部分，均為樊國樑等教士向奕勳、袁世凱等保薦某人升官事，樊國樑在《荐趙元增函》中也說明“非中國官吏，不當與議此事”。但又說：“稍參末議，不為越俎。”這些資料實為洋教士直接干涉中國政府任免官吏之權。

用特函請執事鑒奪，可否將汪興泰從優列保給獎，以昭激勸而廣招徠。此皆出自格外鴻施，如蒙俯允，幸賜惠復是荷。尚此布達，順請時安。

名正肅

荐札拉丰阿函

徑啟者：茲查有前辦陝西寧條梁小畔橋西蒙古一帶教案賠款委員，名札拉丰阿，業將上完委派各事，一一辦理完結，俱臻妥善，不無微勞可錄。詎至今年余，尚未荷蒙保奏，不免該員獨抱向隅之嘆。但其所辦教案各事情形，洵非楮墨數行所能罄述，故特遣該員持函徑詣台端備陳一切，以免函牒往返之不便，務祈閣下撥冗允見為荷。并乞執事想法格外提拔關照，玉成其美。則感仁恩大德，不僅身受者已也。

外附該員來稟一扣，送請查照施行。

荐王开函

徑啟者：茲有補用副將姓王名开，乃古滇廣西州人，因被云督奏參革職，發台效力。昨晚晉京，帶來雲南教士信函，托敝主教想法救之，俾得歸家奉養其年逾八旬之老母。竊思敝主教職司教務，該員并非教民，亦非因教被譴，雖欲救之，亦無法可施。夙隸閣下在京服官年久，諸事諳悉，不難想一善策以救該員之難，用特遣伊持函趨赴台端，備陳一切，務祈撥冗允見為荷。如閣下鑒奪其事有法可辦，則辦，無法則已，一惟尊裁是听。

四月初四

荐岑春榮函

徑啟者：昨蒙惠顧，暢叙衷情，慰甚！感甚！承托為岑春榮開復原官一事，昨曾面晤法國欽差，欽差應許辦理，想此事不久可望有成也。知關廬注，特此奉聞。

六月初六

荐何嶽嵩函

敬啟者：茲有已革廣東試用通判、花翎三品銜選用知府何嶽嵩，向來游歷外洋，于辦理交涉案件多年，甚為熟悉，均臻妥協，遇事勤慎。疊經丁軍門、李中堂由知縣奏保以知府選用，并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因光緒二十六年拳匪擾亂家鄉，產業蕩然無存，無力措資報捐指省分發。二十七年由順直賑捐案內，另行遵例報捐不論雙單月通判，指省分發廣東試用。是年到省，歷奉差委，并無貽誤。上年冬間，經岑制台奏參，以行檢不修，有玷司鐸，注考革職。查該員革職考語，與該員所供之職不相切合，其被參冤屈，不問可知。該員平日辦理交涉事宜，各得其當，素所深知。當此年力富強，一旦擯棄，實為可惜。用特瀝情懇祈王爺恩施，格外想法代將已革廣東試用通判、花翎三品銜選用知府何嶽嵩奏請開復原官，以知府仍歸原省補用。在該員固感再造之恩，力圖報稱，即在敝主教，亦同佩隆情于無既矣。倘該員委實不職，敝主教何敢多事強求；因見該員實系被冤革職，是以不揣冒昧力為請求，惟王爺鑒而原之，不勝欣幸之至。

附抄該員履歷一折，伏乞鈞鑒。

荐陈奶綺函

敬啟者：弟有一敝友，房山縣文生陳奶綺。于光緒廿六年在房山縣邑辦理善後事宜，異常出力，不無微勞可錄。馬宮保曾許代為保奏請獎。詎至今業經年余，尚未見有動靜。爰洩弟肅泐數行，懇乞閣下轉請宮保，想法再為玉成此事，以踐所許而慰向隅，是所至禱。

正月廿五

荐木厂函

徑啟者：頃接熙貝勒來函，托敝主教荐一木厂于閣下，派修北洋練兵處或東陵等處工程。敝主教本不欲管此閒事，奈迫于朋友之情，用此將熙貝勒來函附送台端鑒奪，可否分派一工令該木厂承辦，惟執事酌量裁之是荷。

荐张万和函

径启者：兹有尽先把总张万和，系京东武清县人，前曾在山东兵营当差，素著慎勤，胆勇可嘉。兹因探亲回家；闻大人以慈畜众，欲向尊处效劳。所弟肃泐数言，以作介绍。惟希推情收录，量材任使，则感佩隆情，不仅身受者已也。

九月廿五

荐赵元樽等函

径启者：前阅邸钞，案准将办理教案出力之官绅，开单择尤请奖等因。窃弟非中国官吏，不当与议此事。然主教职司教务，凡与教务有关涉之事，似亦可稍参末议，不为越俎。查顺属房山县知县赵元樽、举人陈昆荃、秀才陈祜綺等，筹办防务，保护教堂，抑拳緝匪，实属勤劳异常。溯自庚子年拳匪变乱，顺直各属教堂焚毁殆尽，地方遍遭蹂躏，独房山县城虽被拳匪攻围数日，危急万状，卒赖县官赵元樽、绅士陈昆荃、陈祜綺等督率练勇，极力卫持，终免于难，城内教堂亦获保全；且将匪首丁永太、赵玉堂、焦登第等拿获，就地正法，以儆其余。自是拳匪知惧敛迹，民教始得相安。至办善后赔抚教款，该县赵令偕同该绅等，面与法国马神父若望及英国牧师石约瑟商办妥协，独能首先完结。迨后拳匪复欲蠢动，该县赵令会同该绅等稟请法兵百名来房驻扎七月之久，一切支应浮费，俱由地方官与该绅等筹办供给，一无所缺，房山全境赖以安全。该县赵令及该绅等办理教案，綏靖地方，均属异常出力，不无微劳足录。当此振兴庶务，需材孔亟之时，本主教知无不言。用特函请大方伯鉴夺，可否将该县知县赵元樽、举人陈昆荃、秀才陈祜綺均照异常劳绩从优列保，以示鼓舞，希即查核酌量可也。

荐象贤函

敬启者：兹有京都敝友名象贤者，才品兼懋，器宇宏深。雅慕登龙，翰诚效用，奈乏介绍，末由进阶。爰浼敝主教肃泐数语，借作先

容。幸雅愛垂青，量才录用，足叙雅誼关切，不同泛泛也。至位置何事，出自盛怀，非敝主教所敢擅請者也。

荐錢吉甫函

启者：茲有上海一友姓錢名吉甫者，幼在法京学堂肄业，考中法文秀才。前曾侍从比国駐京欽差四年之久，复蒙瓦大帅延請充当繙譯。今因瓦大帅业已回国，賦閑无事，欲随閣下偕赴比国充当繙譯。托敝主教寄一荐信，以作先容。敝主教确知此人忠厚謹慎，办事实心，似可录用。爰祈閣下容伊謁見，覘厥才识，倘蒙录用，不仅伊一人感戴大德沒世不忘，即敝主教亦当銘諸心版，永矢弗諼也。

荐赵炳文函

順天武清县知县赵炳文，保教办匪，劳苦异常。曩为保护法国戴神父之命，几为拳匪所杀。及至善后，办理撫賠教款，极其和平妥速，一律繳齐。并将在外逃难流离教民，劝諭各村紳董接送回家，安业务农。現今民教相安，各得其所，此皆出于賢有司措置有方之力也。本主教知之甚明，未敢安于緘默。爰恳貴制軍鑒夺，可否将武清县赵令調升优缺，以为保教安民者劝。惟执事裁之。

致某函^①

昨閱来函，欣悉一切。承惠銀魚百条，冬笋十觔，苹果百个，桔子百个，祇領之下，感謝莫名。自愧所許于閣下之事，尙未办理，殊深抱歉。緣皇上甫回京都，直督袁宮保王事鞅掌，不遑他顧，恐話不投机，終屬徒然。拟俟明春正月，諸事安定之后，再請袁宮保将直省有功于教者，保奏数名，以閣下列为前序，以表感激大德之至意。

① 录自《信稿录存》中《京外杂件》部分。原无日期。据“皇上甫回京都”推断，当为辛丑年冬季所写。

致順天府尹函^①

風聞宛平縣曹大令有信撤換，不知是否屬實。敝主教不勝驚疑懸系之至。竊念該大令自蒞任以來，所有一切交涉事件，均能和衷商榷，持平辦結，民教賴以相安。敝主教實勝悅服，感激莫名。再查該大令官況清貧，所入不敷，身雖居署，實在困乏。值此秋後開征之際，方喜其久旱逢潦，定如魚之得水，以潤涸轍。茲聞傳言撤換，良為可惜，殊堪憐憫。用特懇請閣下，准其留任年底，俾將經手教案辦結之後，再行撤換，是所至盼。至再予以優缺，多為關照，則出自大君子盛懷，非敝主教等所敢擅請者也。

九月廿日

教堂收租放債

致奕劻函^②

敬啟者，昨有二太監，一姓盧者，一不知姓名者，偕同一王姓薙頭者，來向西什庫本教堂一張姓薙頭者，托其轉向本教堂價買私鑄小錢二千串等因。敝主教聞之，不勝驚異，以為從來未聞之奇談。竊思本教堂乃宣教勸善之地，教士均皆奉法惟謹，人所共知，焉能私造小錢，作此鄙陋不堪犯法之事。想此謠言，定由於私鑄小錢者之奸民假借教堂名色以為護符之所為也。此事既有太監來訪探問，想亦必為皇太后、皇上所知，相應函請貴王爺遇便奏明朝廷。敝教堂歷受國恩深重，不但不能有此犯禁之舉，亦不屑為此鄙陋不堪之事。惟彼假借教堂名色之徒，敗壞教堂名聲，實堪痛恨。應請飭將伊等嚴拿重懲，以儆效

① 原稿無年份。據癸卯七月初四「致順天府尹函」內言：「前任曹大令」，可知為壬寅年所寫。

② 原稿無上下與日期，疑為義和團運動前後，致慶王奕劻者。函中所言非放債與收租事，因有關販賣小錢者，僅此一函，暫附錄于此。

尤，而雪堂耻。并請鉴夺可否派一委員来堂勘验各处，有无铸錢形迹，不惟可释群疑，且可上慰宸衷也。崙此奉达，順請爵安。

樊国樑致东安县函一^①

敬启者，八月廿九日返，接奉手书，喜若覩面。欣知閣下业将本堂紛紛租項，照章釐清就緒寄下。捧讀之下，感激益深。辰維貴县政祺安燕，升祉吉祥。丕敷宏仁，棠野布鳴琴之化；聿昭懋德，花封承湛露之恩；邇传子庶之謳歌，同舞寅僚之庆忭。翹瞻吉靄，曷罄軒裳。

九月初三，王教士由牛房查勘李耕之事晰而回，面述李耕所筑之坝，原在承种本堂地界之内，并无妨碍于众处。况筑坝护田，乃农家应为之事，到处皆然，非只李耕一人已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矣。幸賴閣下心悬秦鏡，断案如神，业将毀坝之莠民，照例責治，勒令重修，不致来年地成澤国。办理实属妥协，本主教曷胜佩服之至。但本主教自愧德薄，不能焚券市义，以致屢扰清神，不知何以报仁台之隆恩也。日昨該佃戶等凡在案者，均遵堂諭晋京交租。其十分拮据不能交齐求緩年月者，本主教俱一一允从。知关廬念，附布陈。

樊国樑致东安县函二

径启者，昨据許远声复，租戶馬雲瑞、任万忠等已将新租交納，陈欠分期緩归等語。查馬雲瑞家道小康，旧欠无几，若予展緩，誠恐各租戶效尤，开覬覦之漸。請將該租戶陈欠勒令扫數清还。至高忠一案，其家有自置良田百亩，瓦房多間，非貧也。且租田树木千株，主佃平分，有一半以之变价完租，綽有余裕。只因其人狡展，心情詭譎，告官則交租，不告則否。前案不查，是其明证。应請貴县勒令該戶将租田树株一半，指交本堂，并将陈新地租交还清楚。倘因年迈不便严鞠，可将其主事之子文瑞传案押追。如前明府之办法，似为妥便。总期一案了清，免致鞫鞫拖延，是为欣盼。

正月卅日

^① 樊国樑致东安县函三通似为庚子年前之函。

樊国樑致东安县函三^①

径启者：年前腊月間，曾遣王振德造署，函請貴县究办租戶高忠等案。奈維时迫于岁暮，未得办完，是以今年二月間，复差人賚信，懇請貴县务将高忠等案妥为办結，以清轆轤。孰意迄今两月之久，未見动静，并无回信。夫貴县既居官畿輔，地近皇都，中外交厚，諒皆洞悉。岂不知凡天主教士与地方官交涉事件，投递名片信函，地方官亦当回以名片信函，方昭平允乎？余在貴国官場中交游多年，常以和衷办事，从未尝有伤友誼邦交之处。盖余所願者是令民教相輯，公平适宜，此外別无所願也。是以此次仍然遣价賚信，懇請貴县拨冗务将前案究办完結，以慰殷盼。并祈或办与否，寄一回信回片。如果数日回信不至，是显然令余另請欽差照会总署办理也。若然，余虽情出无奈，亦不得不如此而行也。

樊国樑致毓秀函^②

径启者：薛薛田所欠賬目，业已多年。虽客岁年底，立有字据中保，許以今年九月二十定然扫数清偿。不知为何，至今业已十月初二日，尚毫无动静，未見偿还一文。是明显其失信背約，形同无賴。若不将伊交送刑部，严行追比，伊将益无忌憚，伊于胡底。况此項借款，大半皆系貧苦教民之銀，更不可任其随便支吾搪塞。故再請閣下务須将此借項，尽力究办完結，以免轆轤。不独貧苦教民感德，即本主教亦将銘佩弗諼也。

樊国樑致崇礼函一^③

径启者：东城聚和油局鋪东田雨清，現今臥病不起，其长子名現，

① 原稿未注“主教寄东安县书”，无日期。函中言“二月”派人送信，当即前函正月卅日之函。

② 此函所言与下致崇礼函中所言为一事。薛薛田似即田雨清，毓秀即“右翼翼尉毓大人”。此函似为戊戌年十月发。

③ 原无日期，据下面推断，当为戊戌年（1898年）冬。崇礼时为九門提督。

次子名珮，家住西四牌樓北魏儿胡同。昔年曾遣鋪中掌櫃孫天庆借到某某名下各款共銀二千零十兩。業經數年，本利未歸。去年曾蒙榮中堂委派右翼翼尉毓大人代為催索追辦。無如催辦不力，迄無成效。及至去年歲暮，該鋪東等迫于情而復親立有字據中保，約以今年九月二十為期，定將所欠各款掃數清償，不遺纖蒂。孰意該鋪東等愆期至今，業已十月十二日，尙毫無動靜，未見措繳分文，且將鋪保金蘭齋先期關閉。是明顯其失信背約，抗債不還。若仍任其一味延約疲玩，行見益無忌憚，久假不歸，伊于胡底。況此項借款，大半約系貧苦教民僱工集湊之銀，焉可任其隨意支吾搪塞，致令教民枯窘向隅。相應懇請宮保大人雅意關切，另行委派妥實幹員，提押追比，務令本利清繳。因該鋪東等既已爽信愆期，不照約據繳償，本天主堂亦不當遵照約據讓利，以昭平允，而杜奸巧。況該鋪東尙開張大鋪數座，其所居之院落住宅可值銀數萬，非無力以償者可比。肅此布達，順頌升祺。另附字據兩紙。

樊國樑致崇禮函二①

徑啟者：光緒廿三年九月間，本天主堂曾于東交民巷御河橋西路北，由黃姓賈買鋪房一所，租于原租戶任永清開張聚盛成號草料鋪，言明每月租金三十吊正。至今一年有餘，尙未措繳一文。屢經司事催索，伊竟置若罔聞。玩延至今，實難再事容忍。用特函請宮保大人，飭追押遷，以免後累，是為殷盼。

又，客歲孟冬，因田雨清背約，抗債不償，曾經閣下將田雨清給本天主堂親立欠款契據二張，交于右翼翼尉毓秀以凭催辦。今既遵照年前玉復，業已停催。該翼翼尉自可將此契據發還，不必收存。孰意年前屢遣司事林長海向伊取領，伊竟推諉至今，宕延不交，不知其意何居，實屬無禮任性。爰不得已，仍再懇請閣下嚴飭該翼翼尉，務將賫去契據二紙迅速交還，是為至荷。

二月初五日

① 原無年份。據內容推斷，當為己亥年（1899年）。

樊国樑致崇礼函三

径启者：昨据本天主堂司事林长海稟称：右翼翼尉毓大人，数月前业将田雨清所欠天主堂名下款项催出，已有一千二百两银，请宫保大人飭令毓大人赶紧先将催出之银两送缴本堂，以济贫寒教民目下燃眉之急。至其余下欠之银两，可再作商议，不必多费周章也。

樊国樑致崇礼函四

径启者：昨翼尉毓大人恭承委命，亲詣敝堂，将由田雨清催出之欠款共银一千二百两，如数解缴，以应目下贫寒燃眉之急。此虽系毓大人用命催办之功，然出于宫保大人关注督命之力也。谢谢。至田雨清下欠银两，除年子利不計外，尚欠本利银八百零十两。本主教关切毓大人往返情事，本欲焚券市义，以免再费周章。奈念此項款概系贫民多年佣工血汗集凑之银，所賴以餬口者。数年之久，未获一利，均已苦不堪言矣。若再亏厥血汗本银，似非仁者之所忍为也。用特恃爱直陈，悬請仁宪主裁定夺，其下欠子母若干，应如何归结之处，即希示复是荷。本主教断不能不唯命是从也。

樊国樑致崇礼函五

径启者：昨展玉复，备悉一切。承示以“田雨清下欠银項若干，实难再追，只可暫为了結”等語。本主教甘願唯命是从，以昭感激。爰請仍将贖上之約据二紙，一并再交司事林长海带回，以便填注某年某月收到田雨清还銀若干等字样。至若屢費清神之处，容日再为面謝。

樊国樑函

径启者：教民姜寿年，在罗鼓巷有一剃头鋪，租于楊有林名下，以十年为滿，每月取租錢十吊。詎該租戶楊有林不肯逐月照付，意欲抗欠不繳。屢经姜寿年催索，始犹一味延約，继乃渐出恶声，終乃以剃刀划破額門，捏作假伤三道，将姜寿年控于巡捕总局，将此案送于步軍統領衙門。但各衙門承审司員，总未将楊有林之伤验明是否属实。

茲聞步軍統領衙門又將此案送交刑部審辦。查教民姜壽年，夙日安分，人無閑言。送交刑部，實被屈抑。爰請閣下飭司務將楊有林之傷查驗明白，是否假作，按律秉公訊斷，是所至盼。

林輔臣租約^①

立租約，北洋開平礦局洋司事三品銜補用游擊林輔臣，今租到北京裕大人住宅一所，座落在東四牌樓南箭廠胡同東口外路西大門，共計房六十八間，言明租價每月英洋壹百元。所有商定一切事宜，分條開後，以便日後彼此照辦。

一、每月租價洋銀一百元，自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交房之日起租，月租均按西曆計算。

一、此房系歸北堂樊總主教代為經營，每月租價按月交樊總主教收存，不欠不少。

一、房屋門窗戶壁裝修及樹木家具等另有清單，彼此收執，不得損壞。

一、房主如欲索回原房，須于四個月以前告知房客，按期遷讓。

一、言明此房由林輔臣承租之後，不得轉租別人。如別國使館願租，林輔臣可與樊總主教商明辦理。

一、房屋現已修整完好，無須大修；如每年有應行小修補漏之處，每年由房客出資修理，不扣租價。

一、此房租定之後，如遇有中國國家查保甲等事，概遵照中國章程辦理。

一、此租約寫^{中英}合璧文各一紙，房主、房客各收一紙，概由林輔臣用英文簽字為據，并由房主抄送樊總主教處存查。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

日

林輔臣 押

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 日

① 原件為清折，另林輔臣函一件，封套寫：“西什庫北堂樊大人台啟”。函內說：“日來諸事費心，感謝之至。今送上租約底一件，敬乞查收。一切并祈關照為感。”末署“六月初十日”。

樊国樑为买地致外务部函

启者，本主教月前在崇文門内中兴台，凭中价买空地一方，价銀一百二十两正。业经交价过革，即至将契紙送交大兴署，祈为貼尾盖印。隔日收到来帖，謂：“奉旨照会各国欽差大臣，凡有各国商民教堂置买房产，投稅紅契，均由外务部核准咨行順天府，由府宪札大宛县”等因，方准盖印。窃查教堂置买田产，作为善举，系奉旨准行之事，而投稅紅契亦无庸由外务部咨行順天府札飭等情。各省仿照办理，业经历有年所。弟在京多年，諸事均蒙閣下关照，是否奉諭旨，嗣后教堂置买房产，投契盖印，应由貴部轉知，方准照办。再此次稅契，能否札知办理，均祈示知为荷。此恳，敬請时安。

那桐复函

径复者，接准函称：“月前在中兴台买地一方，将契紙送大兴县粘尾盖印。隔日收到来帖，謂应由外务部轉咨盖印。嗣后教堂置地，应否由部核准。再此次稅契能否速为札知办理，請示知”等語。并将大兴署戶稅科原帖附送前来。查教堂买地，契内载明教堂公产字样，地方官照章盖印。除由本部知照順天府轉飭照章办理外，相应函复貴总主教查照可也。此复。順頌日祉。

那桐启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

致外务部函一

径启者，敝堂于东交民巷上年让地修建敷文牌楼北仍有空地一方。本主教久欲建盖洋楼，租与商人开张生理。廻思于貴国有益，宁可卖与华商。但未悉卖与华商令其自行建造，抑本堂先行修盖租与华商为愈。特此函請閣下迅速示下。可否将該地卖与华商，令其自建洋楼开张买卖。耑此布悬，順請秋安，佇候回玉。

那桐复函一

接准函称：“东交民巷空地，會函詢应将地基卖与华商令其

自建洋樓，抑先行建造租與華商為愈，請示知，以定行止”等因。查該處空地曾由中國向業主買出，劃為使館租界。來函所稱賣與華商及租與華商二節，均難允辦。特此布復，順頌日祉。

那桐啟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致外務部函二

頃承鑒教，感佩良深。為東交民巷空地一事，因弟之華語不甚通達，面談之際，恐閣下有不甚明白之處，今泐數行，以達左右。原該空地華洋商人爭先價買，華商已給價兩萬余金；倘售諸洋商，定能得價愈多也。特此，日前函請閣下示知，應否賣與洋商，抑與華商。今據閣下面稱，賣與華商為美。如大禮部留用，則更美矣。惟須商諸公使等語。但行知公使之先，應知大禮部肯出此巨款，留此無甚裨益之地否。特此再請回玉，以定行止。屢瀆清神，心實不安。此頌秋祺。

八月十七日

那桐復函二

徑啟者，東交民巷空地一事，日前面談，本大臣並未允將該地售與華商。來函所稱，恐有誤會。至禮部留用一節，當時談及，以為出自貴主教之美意，讓還此項地基，作為官署建築之用，深感盛情。來函索價二萬余金，數目既巨，禮部實無從籌措，價買為難，只好另行商酌。特此函復，即希查照為荷，順頌時祉。

那桐啟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廿六日

為何連陞討債致順天府函一^①

徑啟者：昨接據教民何連陞稟稱：伊在前門外開張永茂盞頭作生理，由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曾陸續借與當行總管王震峰紋銀五萬七千兩，言明每月利銀四釐五毫，立有字據可凭。詎王震峰始猶按季繳利，繼乃帶欠尾數，終乃抗欠不繳，屢經催索，而仍一味延約，

^① 下面為癸卯年(1903年)七月所寫，言“懸案十有一月之久”。可以推知本函為壬寅年所寫。

置若罔聞。查王霞峰洵稱富戶，家道殷實，所管各當，亦日形起色，并非無力以償。今乃竟敢抗欠不繳，覬覦坑騙，深恐各處相率效尤，殊于民教相安大局大有妨礙，爰請閣下差傳王霞峰到案管押追比，勒令本利清償，以杜效尤而安民教，是所至盼。

九月十九

致順天府函二

敬啟者：前于閏五月二十七日，為常霞峰負欠和連陞^①銀債日久，延約不償，屢催罔應一案，曾敬致燕函，懇請飭催追辦。未識閣下接閱此信函否？現聞常霞峰年邁力衰，不能理事，家中財產，俱歸其子蓋臣經理掌管。常霞峰本欲听遵前任曹大令斷諭，變產償債。无如其子蓋臣豈恃資緣，堅抗不償。現任趙令，不但不肯認真追辦，且為多方遮飾搪塞。故致案懸十有一月之久，尚未追繳一文，殊屬不成事體。爰再瀆請大邦伯鑒奪。可否權將此案委交大興縣知縣楊同高辦理。敝鐸素諗楊廉為人忠信，辦事認真，且于上憲所命之事，均能實力奉行。倘將此案委伊辦理，不僅可免我等徒費周章，而且實能有濟于事也。

癸卯七月初四

張壽麟地租案判決^②

京師地方審判廳民事簡易庭判決正本^{十六年民字}
第^第號

判決

原告人包士杰 法國人住西什庫天主堂

右委任代理人宋秀峰 住同上

① 上面作王霞峰、何連陞。

② 據京師地方審判廳繕狀處收費收據與收發處收受狀紙收條等件所記日期，知包士杰向法院控告是1927年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一日又遞一呈。法院于十月十一日判決。十一月十八日包士杰又遞呈請求執行。1928年三月全案結束。判決原件為油印二紙，騎縫處與日期處均蓋“京師地方審判廳印”篆文朱印。第一頁書眉有墨寫：“十七年三月五日代理人領洋貳百十二元，清完”字樣。

被告人张寿卿^① 良乡县人住光明殿三十二号

福合成煤厂住宣内未央胡同十号

右列当事人，因地租涉讼一案，经本厅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被告张寿卿，应照约将所欠二年租洋贰百元，如数给付于原告；
铺保福合成，应负担保之责任。

诉讼费归被告张寿卿负担。

本件应予假执行。

事实

原告诉称：被告张寿卿，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租得原告
山地一段，言明每年租洋壹百元，立有租约一纸。嗣被告虽无违约之
处，但迄今欠二年租洋贰百元不付，迭向讨要，奈伊始终避匿不见。请
求传案，判令如数偿还；并令福合成负铺保之责等。质之被告，承认
无异。

理由

本案原告所诉，被告张寿卿欠租洋贰百元，既提出租约为证；
被告认诺无异词。自应判令该被告照约如数清偿，并令铺保福合成
负担保之责。爰依民事訴訟条例第四百六十二条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九十七条，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京师地方审判厅民事简易庭

推 事 张凤鸣

书记官 江世綬

此系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官 江世綬

^① 据名片张惠龄字寿卿，良乡县，皇室电灯电汽机器工程师。

李彥青押产借錢事^①

控告李汉彬状

原告天主堂代表包士杰，法国人，年五十一岁，住西什庫天主堂。
被告李汉彬，住西安門內西什庫东夹道路西十四号。

李緯斌，住址同上。

为陈訴欠債不还，請求判令清償，并确认抵押权事：窃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经中宋致长說合，李彥青^②以其所有座落西城堂子胡同路北六号住房，計一百五十一間及其动产典押，借去天主堂之款現洋五万元。言明六个月为期，每月取房租洋一千元抵利。立有借券租折，并隨交房契一套为证。詎料李彥青因事身故，自立約后只付三个月房租。由民国十四年二月起，至今共計十二个月，合欠租息洋一万二千元，屢索未还。今李彥青及其妻均已身故，又无子嗣。惟尙有其胞弟李汉彬、李緯斌，关于伊兄财产，照例应由伊等承受；則对于伊兄債務，亦当負責清理償还。故曾向李汉彬等交涉，始則支吾，終則复函請自拍賣，以致受有登記費拍賣費之損失。可見李汉彬等有心拖延，殊屬无理。查照現行法例，李彥青既以其所有不动产及其动产供为債权之担保，則天主堂自有担保特权及动产质权兩項特权，对于作押之物卖得金，本有优先受債权利。惟李彥青之承受财产人，应有清理償还欠款之責。因此，迫不得已，惟有照章繳納訟費，提起訴訟。理合状請法庭迅賜傳訊，判令李汉彬等清償所欠天主堂本洋五万元；利租由民国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租洋一千元計算，一并清償。并认定作押之物，房产、动产，天主堂有抵押权，以保債权而維公款。实为公便。此呈

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一日

① 原件为《控告李汉彬状稿》一纸，京师地方审判厅訟費二百八十五元收据一件，状紙收据一件，均“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又“涉字第三号”传票一紙，日期为“一月廿七日”。又金律师聘約草稿一紙，金源律师收据一紙。

② 李彥青，一作砚卿，字汉琴，山东陵县人。曹錕的亲信。曹任第三鎮統制时，李任該鎮的軍需处长，曹任总統时，李任公府收支处处长，烜赫一时。李剋扣軍餉，馮玉祥恨之刺骨。一九二四年馮倒直发动北京政变，首先将李逮捕枪决。

金律師聘約

立約人天主堂包士杰，今因訴李汉彬等債務一案，請金律師代理訴訟，三审执行。共洋一千元正，先交洋二百元，其余俟完案补交。如一审完案，減洋二百元。今立約为证。

天主堂 包士杰

李兰亭借款事

包士杰致李兰亭函

兰亭先生台鉴：

茲为閣下所欠本堂之款，維时过久，本利未清。业已通知十数次之多，而閣下所許之条件，終未履行。本堂为維持閣下之体面，已耐等数年之久，迄未得事实之結果。如此迟延，将无了日。茲仍为顧全双方之情面計，作最后之通知：倘于最近数日內无事实完备之答复，本堂即采最后步趋，絕无再緩之可能矣。望閣下三复思之。特此奉聞，順祝时祉。

北堂包神甫启

九月廿日

李鴻治致金神父函^①

金神父大人賜鉴：

前接来示，催索先父前数年所欠之款。該款上次先父与包神父已算清，本尚欠二百元，其余均是前数年所欠之利。現先父既已逝世，舍下当时不能即还，求神父寬限数月，俟先父之卹金領下，先将該本二百元奉还。其余之欠利，鴻治慢慢設法偿还。既先父所欠，鴻治斷不敢使先父背此亏欠。况系堂里之款，如蒙神父怜念孤苦，少要些欠利，則感德无极矣。尚祈俯允寬限数月，卹金領下，即時奉上不

① 原函二紙，函末有印文为“李鴻治章”。

悞。专此上言，即請大安。

李鴻治呈

月之廿五日

李鴻治函(一)

金神父大人台鑒：

昨接手示，敬悉一切。本當于十一日前往送款。奈因各種莊稼均未收穫，故特修函求神父多等二個月。俟將莊稼賣完，定竭力湊款送上。不情之請，尚祈原諒是幸。专此上達，并請大安。

李鴻治呈

十日

李鴻治函(二)

金神父大人台鑒：

前接來札，催索先父生前所欠之款。本擬大秋得賣莊稼，將款送去。奈因今年因種不得法，致反賠累，故未能如願。聞鐵路局有償還欠薪之信，因特上函求神父寬限數月，俟將欠薪領下，定當將款送去，決不有誤。不情之請，伏祈原諒是幸。此上達，即請大安。

李鴻治呈

李鴻治函(三)

金神父大人賜鑒：

啟者，日前接到來示，敬悉一切。前次接到來函時，本擬俟莊稼成熟，積款奉上。不料今年所種之菜，太不值錢，所以未能積款。現聞先父生時鐵路局所欠之薪水，有信發還若干。故特上函，求神父再等一二月，俟將款領到，即速將款或本或利量錢之多少，與神父送去。尚祈俯允是盼。专此上達，即請金安。

李鴻治上

八月十三日

收租帳单^①

通三益干果鋪^②前門外大街路东每月房租市松銀五兩五錢
 順和柜箱鋪宣武門內小市路西每月房租全錢拾五千文
 长盛小木厂同上每月房租全錢一千一百文
 德順聚順源^③油酒店前門外煤市街路东每月房【租】銀貳兩正
 万兴皮局前門內皮市^④路西每月房【租】全錢廿千〇六百文
 日升梳厂^⑤西单长安街路北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文
 广順皮鋪前門內甲巷^⑥路西每月房租全錢拾三千六百文
 芳胜木厂前門內甲巷路西^⑦每月地租市松【銀】貳兩五錢
 万^⑧丰粮店兵部洼路西每月房租全錢廿千文
 万丰泰丰粮店^⑨帘子胡同路南每月房租全錢廿五千文
 协力順天利永油盐店^⑩兵部洼廟租胡同地每月地租市松【銀】貳兩五錢正
 永祥裕德园茶鋪西单吳公【武功】卫胡同^⑪每月房租全錢拾五千
 天庆长德兴烟鋪前門內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文
 万丰粮店宣武門內大街路东每月房租全錢八千文

① Propriete des Ney Liste Rectifiée(訂正不动产清單)与Liste inexacte a Plusieurs Points(各区草單)各一份,均为折本,无時間。据內容看来,为北京天主堂在西单牌樓以南,宣武門內外一部份房产的收租帳单。据房租按銀兩計算,又有“全錢”与“烂錢”之分,可以确定,这份帳单是清朝末年写的。据“隆昌端烟鋪”一条鉛筆注有Vendue Le 1^{re} Mai 1925 Sob 600⁰⁰(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賣出,六百元),可知在一九二五年之后,这份帳单还在使用。有几条旁注“賣”、“官拆”、“已改”等字样,說明此房产已有变化。这份帳单是研究北京天主堂产业与收入的資料。今按《訂正不动产清單》付印,以《各区草單》校注。草單中注“賣”字者,即在文中加一“×”字,不另注。訂正单所无各条,摺草單补录于后。

② “干鮮果店”。
 ③ 无此三字。
 ④ 西皮市。
 ⑤ 木厂。
 ⑥ 西甲巷。
 ⑦ 在棋盘街。
 ⑧ 无此条。
 ⑨ 泰丰号油盐店。
 ⑩ 协力順空地一段。
 ⑪ 永祥茶叶店在魚市。

永茂切面鋪絨綫胡同路北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景泰館肉鋪^①同上每月房租市松銀一两貳錢
 丰长順米鋪^②西单长安街每月房租全錢四千五百文
 聚元长隆和号布鋪西单路东^③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义和^④碓房兵部洼北头路南每月房租全錢四千文
 陈志剃头鋪兵部洼每月房【租】全錢四千五百文
 西万順干果鋪北關市口每月房【租】全錢拾一千八百四十文
 三順号米鋪^⑤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九千文
 协盛兴羊肉鋪兵部洼北首每月房租全錢六千七百文
 洪順紙鋪西单魚市每月房租全錢拾壹千文
 三順号草鋪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九千文
 汇源涌油酒店兵部洼北首每月房租全錢拾四千文
 义順程煤鋪虎坊桥每月房租全錢拾六千文
 天庆中兴盛絨綫鋪兵部洼每月房租全錢三千文
 广源玉元万盛祥木厂^⑥打磨厂每月房租全錢卅千文
 源盛碓房^⑦旧刑部街每月房租全錢拾三千五百
 寿昌恒利号^⑧油盐店西单牌楼^⑨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福和^⑩烧餅鋪石駱馬大街每月房【租】全錢三千二百文
 議順和成衣鋪石駱馬大桥^⑪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李定寬^⑫祥順車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五千文
 德順猪肉鋪宣武門內大街^⑬每月房【租】全錢八千文

- ① 盒子鋪。
- ② 碓房。
- ③ 西单牌楼魚市。
- ④ 义和成碓房在前門內板桥。
- ⑤ 三順碓房。
- ⑥ 旁注：“已改二处。”
- ⑦ 源盛号煤灰鋪。
- ⑧ 无此三字。
- ⑨ 西单牌楼头条胡同。
- ⑩ 福和涌。
- ⑪ 大街。
- ⑫ 李爷，旁注“已改”。
- ⑬ 在海丰軒对过。旁注：“官拆”。

和丰号铁鋪崇文門外路西^①每月房【租】全錢七千文
 广^②兴隆隆兴永切面鋪南關市口路东每月房租全錢九千文
 兴隆^③蒸鍋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三千五百文
 恒兴盛羊肉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八千五百文
 聚兴隆羊肉鋪兵部注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宝聚煤鋪第一賓館打磨厂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文
 万盛兴切面鋪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五百文
 永順車圈鋪西交民巷每月房【租】銀一两八錢正
 忠正^④切面鋪橫街路西每月房【租】全錢四千八百文
 天丰号洋药店^⑤关閉兵部注北首每月房租市松銀一两五錢
 裕隆^⑥鞋鋪二道街每月房租全錢三千八百文
 天福齋飯鋪兵部注路西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蕭三住房^⑦西交民巷空地每月地租全錢六千文
 玉成球房煤鋪六部口路北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文
 瑞兴油盐店刑部街路西每月房租全錢五千五百文
 瑞兴油盐店后^⑧同上每月房【租】全錢四千文
 致美餈餈鋪文茂齋兵部注每月房【租】全錢五千文
 錦华富齋画鋪廊房头条每月房租全錢拾壹千
 裕兴棉花鋪大蔣家胡同每月房租市松銀貳两正
 泰兴荣兴元麻刀鋪同上每月房【租】市松銀貳两貳錢
 剃头鋪^⑨同上每月房【租】全錢五千五【百】文
 永聚粮店西交民巷路北^⑩每月房【租】全錢三千文

- ① 在木厂胡同。
- ② 此条无。
- ③ 兴隆齋。
- ④ 忠正号。
- ⑤ 烟鋪。
- ⑥ 裕隆齋。旁注：“官垢”。
- ⑦ 蕭宅空地一块。
- ⑧ 瑞兴永油盐店。
- ⑨ 剃头棚。
- ⑩ 在前府胡同。

义盛成皮局前府胡同每月房【租】全錢拾七千五【百】文
 三义成煤鋪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拾三千文
 永聚兴粮店油坊胡同北每月房【租】全錢五千文
 玉和成絨线鋪兵部洼中間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公义刀鋪振兴煤鋪宣武門外每月房【租】全錢四千元
 德义烏鋪同上①每月房【租】全錢貳千五百文
 和兴刀鋪同上②每月房【租】全錢五千文
 福茂永米鋪九道灣③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长利茶館同上④每月房【租】全錢四千元
 德順鼓鋪同上⑤每月房【租】全錢四千五百文
 聚源长致盛长⑥ 棧房打磨厂每月房租全錢五拾千文
 李宅白庙胡同每月房租全錢九千元
 隆昌端烟鋪⑦ 馬市桥每月房租全錢八千元
 双盛切面鋪头庙內二庙⑧每月房租全錢四千元
 宛平⑨ 县西田科 每月利銀貳两正
 金华坊油肉鋪⑩ 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拾五千文
 永⑪ 成煤鋪空地打磨厂每月房【租】全錢四千元
 海兴粮食店南橫街每月房租市松【銀】四两正
 同丰茶叶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
 王宅地租松树胡同每月地租市松銀【貳】两八錢
 屠宅地租⑫ 同上每月地租市松銀【貳】两八錢

- ① 德义籠烏鋪，在月壇。
- ② 在宣武門外月壇。
- ③ 在虎坊桥。
- ④ 长利軒茶館在虎坊桥。
- ⑤ 在虎坊桥。
- ⑥ 无此三字。
- ⑦ 两本均有紅鉛筆拉丁文注：“1925年5月1日賣，六百元。”
- ⑧ 双盛斋切面鋪在二庙。
- ⑨ 宛平县西戶房借銀四百两，利銀二两。
- ⑩ 盒子鋪。
- ⑪ 此条无。
- ⑫ 空地一块。

金玉館肉鋪^①兵部注每月房【租】全錢六千五百文
 永泉当后住房^②舊胡同每月房【租】市松【銀】五兩正
 豆腐房^③宜外八宝店每月房【租】全錢九千文
 永立^④冥衣鋪西交民巷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长发灰鋪兵部注每月房【租】全錢拾五千文
 海兴軒茶鋪珠市口每月房【租】全錢一千文
 祥泰油坊前府胡同每月房【租】全錢九千文
 天德合桃厂珠市口^⑤每月房【租】全錢拾貳千文
 义和草鋪空地一条^⑥西交民巷每月地【租】全錢三千文
 万成果店果子市每月房【租】全錢貳千文
 长德館肉鋪长安門^⑦每月房【租】全錢五千文
 益盛^⑧頂帶鋪廊房头条每月房【租】全錢八千文
 鑑明^⑨眼鏡鋪琉璃厂每月房【租】全錢三千四百文
 东盛隆油酒店同上^⑩每月房【租】全錢七千文
 富华閣帖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翰文^⑪书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拾七千六百文
 源兴永皮局珠市口^⑫每月房【租】市松銀三兩五錢
 捕务公所德順茶館^⑬兵部注空地每月地租^⑭錢四千文
 振三元羊肉鋪琉璃厂^⑮每月房【租】全錢七千文
 汇泉湧杂货鋪关闭^⑯兵部注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 ① 盒子鋪。
- ② 永立齋。
- ③ 天德合木厂，在东珠市口。
- ④ 无“空地一条”四字。
- ⑤ 在西长安門。
- ⑥ 益盛齋。
- ⑦ 鑑明齋。
- ⑧ 琉璃厂东門外。
- ⑨ 翰文齋。
- ⑩ 东珠市口。
- ⑪ 无此四字。
- ⑫ 房錢。
- ⑬ 在厂东門外。
- ⑭ 无此二字。

一山煤鋪刑部街每月房【租】全錢八千文
 德泰烟鋪關閉^①刑部街^②每月房【租】錢六千文
 隆和元羊肉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四千文
 源^③丰估衣局冰窖胡同每月房【租】全錢八千五百文
 天利草鋪珠市口每月地租全錢貳千
 德^④裕每月一两
 以上 錢租柒佰九拾千零一百四十文
 銀租肆拾壹兩參錢正
 隆源確房九道門坎^⑤每月房【租】全錢拾三千五百文
 泰山車鋪同上每月房【租】全錢拾千文
 兴隆車店同上每月房【租】全錢六千文
 此三家有旧折可不知取了沒有

补 录^⑥

福通粮店在翠花街房銀一两五錢
 广順皮鋪在西甲巷房錢十三千六百文
 义盛成皮局在前府胡同房錢十七千五百文
 源丰估衣局在冰窖胡同房錢八千五百文
 泰丰号油盐店在新帘子胡同房錢三十千
 永成号頂針鋪房錢四千
 瑞兴永油盐店在刑部街房錢四千
 天庆长烟鋪在西交民巷房錢十二千
 王記菜店已改在宣武門外月壇房錢五千

① 无此二字。

② 在前府胡同。

③ 此条无。

④ 此条无。

⑤ 隆源米鋪在虎坊桥。

⑥ 以下各条为訂正本所无据草单补录者。格式与草单相同，只銀錢数目草单原为“1兩”或“兩”等旧碼，今均改动。

- 德源居二葦鋪在刑部街房錢三千五百文
蕭志瑞空地一塊賣，在刑部街地錢十千
公和成煤鋪賣，在前門西城根房銀一两
永泰皮店在天橋房錢十二千
全順和成衣鋪在蜈蚣為〔武功卫〕胡同房錢二千
聚興隆羊肉鋪在兵部洼房錢六千
義興粮店在大蔣家胡同房錢四千三百文
恒啟賣，在長安街馬館房錢八千
廣順齋燭鋪賣，在宣武門內房錢十千
隆義木厂在興隆街房錢二千
福宅賣，在前紅井房錢十千
同泰驛店賣，在西河沿房錢六千

樊国樑在八国联軍侵略时的罪行

赵永生

编者按：自本篇以下至第197页，均为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研究委员会收集的材料，原刊于该会出版的《史料选辑》。其中一部分是爱国教士和教徒回忆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行；一部分是把教会中的外文文献，译为汉文，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走狗的阴谋诡计；还有一部分是综合叙述各教派、各教士以及各教会所经营的文化机构与慈善机构的历史，说明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正像耶稣所痛斥的“祭司长和文士”，把“祷告的殿”“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见《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些资料有许多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因为《史料选辑》系油印本，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所以本刊选录其中一部分发表。本期选录者为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部分，以便于读者与樊国樑函牘对照研究。本刊选录时，对于文中的泛论略为删节，标题太长者略为简化，个别词句欠明晰者略为更改；文中小注系原作者所加，照旧不动。

1900年8月14日，帝国主义的八国联軍侵入了北京城。这时候，北京城里的教士教民，也趁火打劫，大肆剽掠。北京主教、法国传教士樊国樑，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得力助手，他不但组织教民四出掠夺，还私自发行支票，收买联軍掠夺的大宗金銀珠宝、古玩玉器，借以从中渔利。尤为严重的，是他曾经派遣传教士直接协助联軍屠杀中国人民。

一、樊国樑组织教民行抢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軍占领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地区，和北堂相距不过四千公尺，由于受到义和团的狙击，迟迟未能前往北堂解围。直到8月16日早晨七点钟，困守北堂的人们才隐隐听到了军号声。联軍一路由顺治门向西华门打了过来，义和团则前扑后继，奋勇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北堂，这时候钟楼上忽然出现了

一个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把一面法国旗插上了堂顶，接着又吹起铜号向联军告急。他就是老牌国际间谍、北京主教、法帝国主义分子樊国樑。

联军见到北堂钟楼上的法国旗，又听到乞援的军号声，于是攻打愈急，义和团终于力不能支，渐渐撤退。樊国樑本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联军方才来到，巷战还在继续进行，枪弹不时地掠身而过，嘶嘶作响，教友们却开始外出去寻找生活用品了……”^① 这群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教民，两眼放射着饿狼一样的凶光，扑向官府、民宅，急急搜索可取之物。他们首先抢来了几袋湿淋淋的大米，据樊国樑说，是义和团用来作掩体的。于是他们立即动手生火煮饭，饱饱地吃了一顿。

这时候，约有一百名洋兵狼狽不堪地走进了北堂的大门。北堂里顿时又出现了一阵新的混乱。用樊国樑的话说，主教府当时又是坟地，又是战地医院，又是饭店。死者暂时被埋在主教府的花园里。修道生急忙安排床位，照料伤员，连樊国樑的主教办公室都让给了一个伤势严重的大佐；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为洋兵准备晚饭。

联军成了整个北京城的主宰，教士教民又挺起了腰板，到处索取米面酒肉，不到两小时，他们就给北堂里的洋兵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第二天，也就是8月17日，教士教民和洋兵就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活动。洋兵和教士教民成群搭伙地在北京城里寻找东西。据樊国樑说，当时就在北堂附近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在掠夺各种财物了，教士教民等赶到以后，或者已被掠夺一空，或者根本就不能上前。当时把守皇城内外的是英国军队，樊国樑竟亲自找到法国将领，请求他发给教民行抢的特许证，并代向英国将领交涉，向英国士兵下令，允许教民行抢。结果竟然如愿以偿。

这一天要以皇城根的礼王府所受损失最为严重。礼王是赞助义和团的，也曾经给了义和团一些物资援助，为此被樊国樑等恨之入骨。然而樊国樑也深知公然抢劫一个偌大的王府与一般的打家劫舍

①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123页。

有所不同，目标过于显著，难免不引起外人嫉視。为了万全之計，樊国樑一方面主使教民闖进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一方面又亲自去找法国公使，只須从他口中透出“許可”二字，自己就可以少担許多干系了。在他給巴黎遣使会总院写的一封信里追溯他和法国公使的那段對話說：

我說：是否在救出了这些受到法国保护的人們以后，却要他們死于飢寒呢？

——不，主教，中国政府显然是应当也将会賠款的。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是必須首先交涉办理的問題之一。

——然而这些賠款是有得等待的。即使你尽力催迫，恐怕在六个月之內还是什么也得不到。而在这以前，我們的全体教民都要冻餓而死了。

——主教，你需要什么，就到周围去拿吧。你的权利是很明显的。只是要避免起初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搶劫行为。这种行为是別人不会贊成也不能容許的。

——我們將按照战争期間必需的征收办法进行。由于迫不及待，我們得先拿生活必需品，粮食，烧火用的木材、煤炭，衣服和必要的錢。也要拿錢，因为我們不能到城外給一百到二百斤以外的教民去送粮食。那边的教民遇到了在北京城里所遇不到的事——要用錢去买生活品，可他們手中又沒有錢。①

实际上，就在法国公使准許樊国樑搶劫的时候，教民和洋兵已经把礼王府搶得四壁空空。有人說，光是从礼王府拉走的元宝就裝了四十車。樊国樑本人說这是謠言，他承认不过搶了十二万两銀子，只裝了四、五車。这話已是令人难以置信了。可是还有更令人发笑的，那就是樊国樑說：搶了十二万两銀子以后，他屈指一算，大約可以維持全体教民（京城內外約二、三万人）一年的生活了，于是就下令說：不用搶了。”据他說，当时要再多搶一些，是很方便的，可是他却不愿意那样作。这种掩耳盜鈴的謊話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①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訂本，第69頁。

在别处，教民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都能作证^①。《庚子使馆被围记》也有记载^②。1900年12月14日的法国《北方醒报》(Reveil du Nord)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叙述^③。都把教士教民当时横行不法的情景，刻划得很详细了。教士教民的这种无法无天的抢劫行为一直继续了八天之后，樊国樑突然出了一篇布告，要教民把所掠获之物悉数交出，只有价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者方“可视为无义务偿还”^④。樊国樑扬言要把这些贼赃聚集在一处进行清点登记，以便作为中国赔款的预支部分，将来从赔款总数中扣除。他还宣布说：“所有银子、粮食、衣服和从火堆里抢出来的以及教民等变卖了的东西，加上圣母会修士为维持‘中法学堂’的学生和未死的孤儿们的生活所拿到的一部分银子、粮食和傢俱，一切的一切都进行了登记，总值达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枚。”^⑤

樊国樑这个一向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一次竟然公然组织教民打家劫舍，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了豺狼本色，这对帝国主义进一步推行其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政策是十分不利的。先是在欧洲几家报纸上出现了攻击樊国樑的文章，最后连法国国会某些议员也透露出了对樊国樑不满的言论。

巴黎遣使会总院连忙将上述种种反应通知了樊国樑，樊经过一番审慎思考，想出了一套对策。不久之后，法国的一些教会报刊上，例如《高卢报》(Gaulois)、《费加罗报》(Figaro)、《传教杂志》(Missions Catholiques)等就接连不断地刊载出了《一个不在场者(指樊国樑)的反驳》、《樊国樑主教的一封公开信》、《巴黎遣使会总院会计的谈话》之类的文章。为了强调樊国樑组织教民行抢的必要，文章列举了一

- ① 参见《史料选编》第五辑，刘品一神父《西什库被围记略》，又，第十五辑，刘容毓修女《庚子见闻录》。
- ②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951年版，第二册，第358页。
- ③ 见1951年8月17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邵循正《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樑的抢劫行为》。
- ④ 布告全文见《史料选编》第11辑，马光普《庚子年北京主教樊国樑给教友的一张布告》。
- ⑤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页121—123。

些“事实”和“理由”，略謂：北堂解围之后，教民生活无法維持，只有进行搶劫，实在是迫于不得已；另外，所搶的东西都是生活必需，事先曾取得法国公使的同意，事后又进行了詳細清点和登記，以便将所搶到的諸物总值从中国賠款总数中扣除。

樊国樑說他曾經把全部賊贓进行清点登記，总值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枚。这个数字本身固然已经不小了。可是实际上决不止此而已。根据他在庚子年发出的那道布告所說：“每戶为全家使用，于解围后八天之內所搶之粮食、煤炭及其他物品，总值不超过五十两者，可視為无义务偿还。”这笔“无义务偿还”是規定不須上繳上报的賊贓，他何尝进行过清点登記呢？超过五十两而不上繳上报的，他又何从得知呢？

又如，在这二十多万两的总数中，仅从礼王府一处所搶到的就占十二万两，那么从庆王府、李蓮英宅以及教民在整整八天之內所搶到的全部賊贓只不过八万两而已，这又何以令人相信呢？

还有一笔最主要的巨額賊贓，樊国樑竟然妄图抵賴，根本未加統計。1901年1月9日的《紐約先驅報》(Newyork Herald)登載樊国樑在立山家劫去財物珍宝約值一百万两。^①后来，樊国樑返欧，于1901年2月9日在馬賽府的百安(Pain)大厅里作了讲演之后，許多新聞記者就此事对樊国樑当面提出質問，还叫他看了一封电报。据樊国樑說，“这封电报控告我曾到Lou-sen(即立山)的家中行搶，劫走了一百多万两銀子。电报还說，这个中国人已经向联军提出控訴，要求偿还。”樊国樑当时对此支支吾吾，沒有作出确切的答复，只閃爍其詞地說，“回北京以后，我听凭联军处理。假如违反我的命令会有任何不公道的事情发生，皆会得到賠償。此外，我并不认识这个Lou-sen。”^②

回到北京以后，他就給巴黎遣使会总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曾在1901年10月11日的《传教杂志》上发表。据他說，他方才从欧洲返回北京，就去詢問了联军將領瓦德西和法国公使，他們都回答說，“从来沒听到半点对你的不滿”。这是他为洗白自己的罪債提出来的

① 見1951年8月17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中邵循正文。

②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訂本，第74—75頁。

第一个证据。事情已经哄动到了欧美各国，瓦德西和法国公使坐守北京，岂有不知之理？即使他们作了这样简单的答复，也无非互相掩饰罪行罢了。

至于樊国樑所说要将行抢之物按值“从赔款总数中扣除”等语，实际上到了议定赔款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又犯下了下面所说的一项新的罪行。

二、樊国樑勒索赔款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朝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12月27日，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接着就开始讨论赔款的具体办法问题。这时候，法国公使毕盛突然横生枝节，照会清朝政府说：“此次拳匪倡乱，京内教会教堂、养病院、育婴堂以及学堂坟地，均被焚毁。请派大员会同驻京主教，议定赔款办法，早为清理。”^① 法国公使既已倡首，它国自然也要效尤，清朝政府只好各国一体办理，照会英、德、俄、美、意、比各国公使，各派主教等协商此事。清朝政府方面则派了前内閣侍读学士张翼、直隶布政使周馥专司其事。他二人“两月以来，督同印委各员详细考核，与各国教士往复商议，舌敝唇焦，始克就绪”。交涉的结果是“计京城应赔法国天主教堂银一百五十万两，美国耶稣各教会教堂八十五万九千零九十九两，英国耶稣伦敦教会教堂银十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九两。……京师一带污痕各坟地，每处付银一万两。此项不在赔款之内，应交各使馆兑收。计阜城门外法国远近坟地五处……总坟地七处，……共银七万两。”另外“京内遭难教民应加抚恤，几难数计……总计法国天主教，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伦敦会，俄国东方天主教会，各教民应给抚恤银一百四十三万两。各教士力求两月之内请款散给”^②。

又“各州县教堂赔款剔出若干，一并归入大赔款之内。总计京城内外议定，天主耶稣各教赔款已归大赔款之数共计三百三十万零九百七十七两”。

① 《李鸿章奏稿》，见刘毅孟多《义勇列传》，第三册，第183—190页。

② 同上。

总计1901—1902年，北京与直隶省地方自筹的，“赔偿”教堂、教民之“损失”的所谓“地方赔款”，除部分未结者在外，总数竟达一千一百一十二万四千零一十二两^①。

问题是法国公使首先提出的，赔款之中又以天主教应得之数最多，樊国樑居中策划，其情况可想而知。

事实果然如此。樊国樑在1901年8月6日写信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的时候，无意之中就供出了他参与勒索赔款的罪恶活动。他写道：

向中国提出了一亿五千万两以上的赔款数字之后，中国并未感到吃惊，当即予以接受。问题反而发生在联军方面。经过数日磋商，方才达成协议。

最后议定书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即将签字。在法国应得赔款的总数中包括了赔偿教会损失的数字，却不包括赔偿教民损失的数字。依照法国公使的建议，我们和教区境内的官员们进行了谈判。传教士与聚集在一起的官员，对所有被毁、被抢、被烧的村庄作了慎重考查。

双方皆本着善意制定了公平的处理办法，问题得到了解决。我照例取得了法国公使对这项方案的同意。教民和教会大约能收回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二。为了达成协议，我们尽量作了必要的让步。

为被杀害的传教士，总督交给我一笔巨款，我未加商榷而予以全部拒绝。我说，“传教士的生命绝非金钱价值所可与拟。”法国公使会为这些人命索取精神赔偿的。^②

至于他所說教会和教民只能收回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二的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庚子年后，教民以赔款而致富者大有人在，至于北堂里所存的金銀珠宝，最后竟无法开銷，只好用些来收买教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如何能說只收回了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二呢？

另外，庚子年后，仅仅这些层出不穷的赔款，已足以将中华民族压得力竭气空。帝国主义列强又以“精神赔偿”为名，迫使清朝政府

① 《义和团运动史論丛》，1956年版，第53頁。

②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訂本，第73—74頁。

出卖中国主权，任它們在中国恣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活动；至論对帝国主义传教士之曲庇慝惠更是一言难尽。樊国樑坚决拒受对被杀传教士的賠款，其目的也正是要索取这样的“精神賠償”，必置中华民族于死地而后已，此等蛇蝎居心，真令人憤慨！

樊国樑在行搶的时候，曾一再強調教会所掠获的全部賊赃应作为中国賠款的預支部分，将来从賠款总数中扣除。可是翻遍了有关議定賠款的中外文件，只能見到樊国樑协同法国公使唯恐对中国勒索得不够苛刻的記載，而对所謂扣除賊赃問題根本未涉及。看来樊国樑在組織教民搶劫时所強調的将来在賠款中扣除，只不过是一套障眼法而已。

三、樊国樑私发支票、收买联軍賊赃从中渔利

八国联軍进入北京以后，皇宮、王府以至店鋪、民宅皆被洗劫一空。于是北京城里就出現一种奇怪景象。“軍队之拍賣場，到处皆是，若綢緞，若皮貨，若其他各物，无所不备。”^①据樊国樑說，礼王府的財物被發現之后，兵士們就尽情地去搶元宝，他們的衣袋里、行軍袋里，甚至連手帕里都塞滿了金銀珠宝。他們拿了这些东西，在北京城內乱跑，由于連日混乱未定，沒有一家銀行敢于开张营业。当时有些投机商人就出来用現洋收买各种珠宝首飾和元宝等物，洋兵自然是要上当的。举例來說，平时是七十五块現洋兌換一百两銀子，一个元宝重五十两，而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只用十几块甚至是几块現洋就能从洋兵手里买到一个元宝。其他珍宝物品，情况也大抵如此。

樊国樑看中了这个时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生財之道。据前面提到的那个回国士兵說：“我們搶来銀錠，教士們向我們收买，給付我們向馬賽‘馬尔古行’(La Maison de Marcou)取款的支票和向巴黎一个教会取款的支票，我記得是遣使会，無論如何，是在巴黎薛甫尔(Sevres)街的一个教会。支票大部分是葛神父签字的。”^②樊国樑用

① 朴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見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义和团》，1951年版，第二册，第379頁。

② 前引邵循正文。

支票收买金銀珠寶，当然很受洋兵的欢迎，于是北堂立即变成了熙熙攘攘的交易所，院里除去搶来的物資之外，又增添了一批用支票收买的金銀財宝。北京教区會計葛璫璧(Ducoulombier)在三天之內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記名和不記名的支票。

到了第四天，突有法軍司令部的一个官員到北堂来見樊国樑，他代表法軍將領禁止樊国樑继续搞这种投机活动，說是按照法国軍队的制度，应当把一切“战利品”集中在一起，然后大家按职位高低进行分配。并且命令樊国樑将已经发出的支票全部收回。

樊国樑虽然明知这是法軍將領搗鬼，不願意叫他独收其利，可是对方既以軍法相挟，只好唯唯从命。只是对于收回支票問題，他強調自己既不认识每个士兵，支票中又有許多是不記名的，因而表示难以照办。

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法国官兵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要他們把从北堂領到的支票和手中的財物全部交出，由司令部統一分配。結果，普通士兵各得五百二十法郎，軍曹各得一千零四十法郎，中尉各得一千五百六十，軍佐各得二千零八十，其余高級將領各得二千六百。最不满意的当然是士兵，据那个回国士兵說，他們交出的支票，票額最低的也有一千五百法郎(合二百六十余两銀子)，高的竟达八万法郎。尽管士兵們一再提出質問，司令部并未作出具体答复。財物並沒有遺失，而是全部入了高級將領的腰包，法軍司令福尔利(Frey)就曾經装了四十箱珍貴物品寄回欧洲。依此类推，樊国樑在这次投机生意中所获得的油水自然也是相当丰厚的。

法軍司令部将樊国樑发出的支票收回之后，却並沒有向他索还用支票收买的財物，只向他又要了六百五十张空白支票，由司令部填好票面額数，再交給葛璫璧签字，然后分发給每个官兵。据樊国樑說，福尔利为了酬謝樊国樑代发支票的劳累，特意送給了他一张五千法郎的支票。可是由于樊国樑的这项大好生意被法軍司令部中途兜攬，他总是有些忿忿不平。后来当他追忆此事的时候，还在嘔气地表示：“我們是难得将元宝照数还給他們的。”后来，从上海来了一个商人，将樊国樑用支票換得的財物收买了去，他們以略低于平时，而在樊国

樑看来仍然合算的价格成了交。樊国樑本人也公开承认，只每个元宝就可以有几块钱的赚头。

樊国樑是作了一项大好生意，却给巴黎遣使会总院招来了麻烦。联军回国以后，巴黎薛甫尔路九十五号的遣使总会账房，每天都有许多归国官兵拿着葛瓏璧签过字的支票来兑款，会计白登卜（Bettembourg）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更糟的是法国社会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舆论，说是遣使会士樊国樑利用联军洗劫中国京城的时机，私设银行，发行支票，收买金银珠宝，所赚得的油水简直无法估计。面对着这种不利于教会的社会动态，只好让樊国樑本人出面解释。于是法国的教会报刊上又出现了樊国樑的公开信及白登卜对记者谈话之类的东西。樊国樑一再强调，他根本没有私设银行从中牟利的打算，而是见到联军所抢获的财物无法携带，被中国人收买又容易受驱；因此才想出了这条妙计，给本国的士兵们尽一分“义务”。他还说，他在这项生意中并没有捞得多少油水……。至于白登卜的谈话则更为悖谬了。他竟敢把樊国樑的这种投机活动说成是“全世界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交易”，“既不妨害公道，也不违反法律”。但是那个归国士兵只用一句话就把整个骗局戳穿了：“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们干了”。

四、樊国樑协助联军屠杀义和团的血腥罪行

像樊国樑之流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中，决不是仅限于协助西方强盗在中国进行掠夺而已。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深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散布帝国主义影响，培养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旦时机到来，马上就可以组成一支帝国主义侵华的别动部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战争中，樊国樑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联军统帅瓦德西在1900年11月14日的报告中，就说到樊国樑等人充当联军侦探等事。实际上，在这以前，樊国樑早已派遣传教士加入法国军队，直接协助他们奸淫掳掠、屠杀中国人民了。

1901年2月20日，法军司令伏依龙（Voyron）从天津写信给北京

教區副主教林懋德(Jarlin)說：

主教：

自從聯軍開到直隸境之後，你非常樂意派遣傳教士以隨營司鐸身份加入軍隊。我們對他們在各方面無不盡量照顧。我本人看他們是公使所選派的隨營司鐸，發給了他們一部分軍餉和賠款，這是進攻中國的預算以外的開支。……他們離開自己的職務，而在各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為軍隊服務的情緒和誠意，是值得我們十分感激的。……^①

這封信以後由樊國樑在《傳教雜誌》上發表了。他加了一個小注說，信是寫給林懋德的，因為他本人當時歐遊未歸。他所以要發表這樣一封信，目的是證明他們這些傳教士“曾經盡最大的努力為法國軍隊服務，因而才承蒙最高將領寫來這封充滿熱情的信件”。樊國樑接着寫道：“不消說，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繼續了自己的服務工作，和過去一樣，得到一份軍餉，並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只有一個願望，為天主和為法國的光榮而工作。”

究竟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在樊國樑的指示下怎樣為法國侵略軍服務呢？還是讓我們听听樊國樑本人的供狀吧：

我們在京城里設有一所龐大的中法學堂，它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有八名精通華語的傳教士，應最高將領的邀請，被委為連隊長，但卻不是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去燒某某村莊，殺某某義和團，而是為了供給軍隊將領們以所需要的情報，這對他們來說並不是沒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了法國將軍們的感謝和問候。在這裡我要告訴你(白登卜)，我手中曾經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間許多人逃遁的去處，我把名單付之一炬，對誰也沒有講；多次受到詢問，我答說，“我們來到中國不是為使人被殺頭，甚至連那些最有罪過的人，我們也永遠不會告發。”^②

樊國樑承認傳教士在帝國主義軍隊中的任務是“為了供給軍隊

① 《傳教雜誌》，1902年合訂本，第123頁。

② 《遣使會年鑑》，1902年合訂本，第71—72頁。

將領們以所需要的情報”，这是比較老实的一点，但是他接着却超然地說成这是与軍队的燒杀行为无关，这就無論如何也是讲不通的。另外他还承认曾經搜集过义和团头目的名单，证明他的居心是非常毒辣的。假如他真的沒有把这份名单交給联軍(这是很难于置信的)，也只能說是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沒有胆量立即与中国人民結下新的怨仇，决不会是出于“慈悲”。后来，巴黎遣使会总院會計白登卜也为樊国樑狡辯說：“有人指出，当士兵們肆意搶劫的时候，传教士也參杂其中，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传教士是兼任軍队的隨营司鐸、翻譯和向导的，然而是否为此就可以結論說，他們要对一切可能犯出的罪行都应当負一部分責任呢？……这种邏輯未免扯得太远了。”^①但我們却不禁要問一句，当那些不諳華語，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帝国主义侵略軍队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时候，这些精通華語，熟悉中国情况的传教士，在一边究竟是怎样充当翻譯和向导的？

* * *

樊国樑这个老牌国际間諜的面孔是十分阴险狡詐的。他在八国联軍进攻中国之役中的罪恶活动，决不止于以上所举。庚子之狼烟未熄，他又在筹划新的侵略阴谋了。

义和团运动之后，樊国樑初步制定了活动計劃，加强宗教形式的侵略活动，为他的主子們作出更多的成績。用另一个传教士的說法，就是义和团被鎮压下去以后，“中国已经門戶洞开，应当用福音經打进去”。

就在联軍侵入北京三个星期之后，那所曾經为联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人員的中法学堂，又在一個临时校址开学了。截至1901年8月26日，校中已經招收了二百多名学生，其中有奉教的，也有不奉教的。据樊国樑估計，翌年，学生人数就会达到五百名。此外，他还計劃建立一个規模更大的学校，專門招收官宦人家的子弟，要聘請有本业证书的第一流教师到該校任教。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以后，就可以送到法国大学去肄业。等到他們返回中国的时候，“就会帶有热爱

①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訂本，第66頁。

我国(法国)的思想了”^①。

当时樊国樑正在动手建立一所具有全部现代化设备的医院，地址在外国使馆地区，这就是东交民巷的“圣弥额尔医院”(Hospital de St Michel)，其目的是专供外国官员和侵略军、京汉铁路职员及其他洋人疗病或休养。在医院之旁，还特意为外国教徒建造了一座专用教堂；在天津也正在建立一座规模宏大的军用医院。

樊国樑在向法国汇报了这些活动和计划以后，还特意声明说：“所有这些事业，所有一切费用，都不是以传教为目的的，而单纯是为了与法国的影响有利，也为了说明，只要法国保护我们，我们是不愿意忘恩负义的。”寥寥数语，樊国樑的本来面目几可暴露无遗。据法国出版的《史地大辞典》称：“樊国樑在中国皇宫中起了相当作用，参与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许多事务。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樊国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政府特授之以十字荣誉勋章。”

又《东京未来报》(Avenir du Tonkin)评樊国樑于庚子年后受到清廷嘉奖之事说：“北京主教樊国樑接授了头品顶戴。主教在中国所经营之事业，实乃法国之事业。彼将获得之数百万金，已预定为建立医院、学校及为法国人而设的中国学堂等巨大事业。彼亦在考虑建立一大学分科和一个巴斯德学会(Institut Pasteur, 1886年成立于巴黎，系国际性科学研究机构)。总之，彼欲使中国人没有区别地爱法国，盖彼为法国人也。一言以蔽之，此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之人，其全部思想必先及法国，即或想到宗教，亦必通过法国这面透镜。皇上及太后对彼之嘉奖，实乃对法国之嘉奖也。”^②

应当指出，尽管樊国樑口头上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足畏，实际上，自从廿世纪之后，帝国主义者仍然是接受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教训的，因而在侵华政策的执行上，逐渐侧重于文化思想方面的手段。樊国樑所酝酿的新的侵略阴谋，也正是服从于帝国主义这种新的侵华政策需要的。这种所谓“精神征服”，比起协助联军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种种罪恶活动来，其阴险毒辣则不啻千万倍了。

[录自第二十六辑]

①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2—73页。

②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267—268页。

樊国樑的一张布告

馬光普

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軍侵入北京。“当联軍进入北京时，四分之三的北京居民逃走了。”（《遣使会年鉴》，1901年，226頁），帝国主义侵略軍乃大肆掠夺，不少教徒也跟着联軍到处乱搶。这时，帝国主义传教士对此种强盜行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們看一看法帝国主义分子樊国樑(Favier)的布告，就可略知一二。布告原文如下（譯自“遣使会年鉴”，1901年，第229—230頁）：

因大羅馬教宗之恩寵，我，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樑，通告你們以下事項：

围困即将結束之时，你們来北堂投奔我們，你們表現很好，日夜祈禱天主、圣母及諸圣，求得早日得到解救。天主和联軍的力量，終于奇迹般地解救了我們，应当感謝天主。但是，解围的喜悅不应妨碍你們的安分守己和感恩之心……，你們之中，有人到被燒或被弃的房子里去寻找吃、燒，甚至銀錢等物，据为己有，此举与公道完全相反，不应继续。至于联軍，他們所需之物，皆取而得之，那是軍官之事，也是軍紀問題，与我无关。不应忘記，他們曾經为保卫北京而流血，他們所有的权力，別人是沒有的。

我在北堂，曾接受法国領事的委任状，得以为你們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燒等日用所需。我規定了条件，即：領事将从賠款中扣除我們現在所取財物之总值。你們不是联軍，也沒有委任状，你們是中国人，沒有权利筹备日用，到被燒和被弃的房子里去拿东西而据为己有。为使众教友免于冻餓而死，一切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頒布以下命令：

1. 每戶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8天之内所搶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銀子（折合175法郎），可視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

2. 每戶或每人于上述期間所搶之物，价值超过五十两銀子者，应負責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

3. 如所搶之物，不論为实物或銀錢，价值超过五百两銀子（折合1750法

郎)者,神父等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我們要把公物中的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給教友,誰也不能特殊。賴天主之保护,切愿能救助京城內外的教友,不致有人冻餓而死。

希望人人都守好上述規定。如我們所知,你們都是好教友,你們要把搶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們进行統計,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賠款中的一部分予支。

北京教区主教 樊国樑

布告一开始,引用了一大串什么“羅馬教宗、天主、圣母、諸圣”等等名詞,但布告內容却是与宗教問題无关的,我們略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其反动的政治本质。

“天主和联軍的力量……”樊国樑把天主和联軍并列在一起了,也就是把天主和联軍划了等号。联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軍,按照樊国樑这种說法,天主无异是协同帝国主义来搞侵略的。

布告对联軍的掠夺肯定是联軍“所需之物”,他們“有权利”这样作;又把帝国主义的軍隊侵略北京,美其名为“保卫北京”。真是令人义憤填膺。

我們說,拿別人的一分錢也是违反公道的。而樊国樑却說:“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銀子”就不算违反公道,把最起碼的教义教規都不要了,还說这种搶劫是为了“生活绝对必需”。难道被搶的北京居民就不要生活了嗎?又說,超过五十两銀子的东西要归公(也就是交給他),归公以后就沒罪了。換句話說,东西不怕多搶,只要交給教会就行。“价值超过五百两銀子者……此赦罪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这句话說的更明显了,大搶劫犯必須由主教或副主教亲自掌握,办个“神功”,也就赦免了。也就是說,主教或副主教能称得起是“大窝贓犯”。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号召教友去打家劫舍嗎?

應該指出,樊国樑布告中所說的这些掠夺到的财产視为从“中国政府交来的賠款中的一部分予支”,完全是一套騙人把戏。辛丑条約訂立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們一再抬高賠款数字,勒索得惟恐其少,根本沒人提到这项“予支”。樊国樑的鬼話无非是为蔽人耳目而已。

就是这个樊国樑,在1901年去羅馬述职时,因利用宗教搞侵略有

功；曾大受教宗贊賞，教宗賜他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岡最高名譽頭銜。樊国樑由羅馬到巴黎后，遣使会总会长对他更是大加慰勞。法国政府的大总统和外交部长也請他共进午餐，与他共議中国形势。

(見《遣使会年鉴》，1901年，第234頁)

樊国樑到法国也說了几句实話，他在巴黎圣亚納大堂对法国听众講話时曾說：“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运动……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国人，其所以杀教友，是因为他們視教友为‘二等欧洲人’、‘二等法国人’，視天主教的宣传是为适应我国的利益。”(同上，第241—242頁)

卑鄙无耻的樊国樑在法国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政治性的运动，而在中国給教徒的布告中却把它形容成为“教难”。他在中国教徒面前，表現一副十足的“宗教”面孔，回国以后，对其本国听众不打自招地露出其政治本相。在法国是一个嘴臉，在中国又是一个嘴臉，这充分說明了他是披着羊皮的狼，穿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附注：文中引文譯自《遣使会年鉴》(Annales de la 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巴黎出版。

[录自第十一輯]

西什庫被圍紀略

刘品一

庚子年間，义和团运动兴起，围困北京西什庫教堂三月之久，适值余修道于此，身临其境，仅就耳聞目覩，記其梗概。

庚子前一年秋，余年十六，投考西什庫小修院。修院院規，每星期三修生赴郊外散步游戏，途中屡見有练团者。趋前观看，只見立有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个大字。练团人先揖东南，口中念念有詞；繼則口目紧閉，双手乱舞。黎民謠传，如此练成功，可避枪炮。

庚子年夏，义和团声势浩大，北京及四郊教民紛紛投奔西什庫，托樊国樑保护。樊国樑遂与法国公使商議，請派法兵三十名，意兵二十名，前来保护。法兵于西什庫大門兩側各置枪眼六口，日夜警戒。某晚，义和团聚集多名，人声鼎沸，齐至西安門下。見城門紧閉，乃大声疾呼曰：“開門来！開門来！”喊声震天。霎时城門大开，义和团蜂拥而入，直趋西什庫教堂。至西什庫大街前，将某家棚鋪点着。火光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加以杀喊之声，实令人惊心动魄。此时余等自忖必死无疑，人人面孔煞白，坐以待毙。猛听法軍官一声号令，法兵射击，应声倒地者众。两排枪后，四周寂靜，团人撤退。法兵及修生等外出观看，已无踪影。石靜山大修生拾得义和团遺失之刀剑，返教堂举刀一幌，謂众教徒曰：“义和团已退，請众放心。”

阳六月，耶穌圣心瞻礼日，众修生刚衣冠楚楚，准备进堂时，猛听炮声震耳，房舍俱顫。如是者三。再看教堂三个頂尖已削平矣。炮声过后，只聞得炮車轆轤，枪弹颼颼，日夜不絕。教徒等在西什庫周围墙根，挖有沟壕，杜截地雷。又用木板搭架，选青壮年执花枪时刻防守，发现团人爬墙，使枪刺下。法兵則荷枪实弹，坚守要塞。翌日晨，余等正欲入飯厅，忽觉头晕眼花，有如天塌地裂。举目向北望去，只見烂泥碎瓦，直冲上天。原来仁慈堂一地雷爆炸，死伤甚众，炸毀面积

約四五方丈。事後余等察看，發現教堂地下埋一地雷，尙未爆炸。倘地雷爆炸，堂中人等所剩无几矣。

西什庫因人口众多，食糧漸感恐慌，树叶、绳夸皆被食尽。法国大兵头因偵察义和团动向，中弹身亡。二兵头外出搶劫，背部連中数弹而亡。三兵头于战斗中被打伤眼目，不久亦亡。众兵遂选副主教林懋德代理軍官职务，继续抵抗。义和团两次向西什庫射箭，上縛一书，告民众曰：“只將樊国樑交出，余皆无罪。”可見义和团围攻西什庫，純为帝国主义分子樊国樑之罪孽，餘皆被累矣。

八月間，听前門一带枪炮連声，火焰冲天，联軍已到西安門下。此时樊国樑急忙爬上教堂高端，吹起法国軍号，与联軍联系。联軍聞号声，知有內应，日本兵遂告奋勇，用軟梯越过城墙，打开城門，联軍一拥而入，一路焚燒掠夺，为所欲为。英、法軍队巡邏于市，逢人便杀，无幸免者。此时樊国樑命余等修生捧洋酒、清水慰劳联軍；又从店中搶出山楂糕、杏干、桃脯之类分与士兵。联軍食后，拔队东往，追趕团人。

数日后城中逐渐平靜，教徒也外出活动，或搶食物，或掠衣履。樊国樑主教令大修生晚間察看，凡外出后回堂之教徒，身穿两、三件长衣者，仅留一件，余皆充公。由是，堂前堆集衣物如山。主教又命人駕轎車赴庆王府拉銀两及宝物，又至李蓮英府拉出古书、花盆、玉器等，均由大修生押車。后用此項銀两收买教徒，凡欲受洗者，得北洋造四块。樊国樑主教又出告示曰：“教友在外搶得之財物，自留所值，不可超过白銀五十两，余者須交教会。否則违背公道，犯七誠重罪等。”此令一出，教徒交出之財宝无数，余曾見有橫玉笛、玉如意等貴重物品。漸漸四乡平靜，教徒各返故里。凡房屋被毀者，賠償白銀百两；在西什庫死亡一人者，撫卹紋銀百两。教徒趁此机会，亦有致富者。

[录自第五輯]

庚子見聞錄

刘容鏡口述 吳瑞英筆錄

我家住北京東城。庚子年，我正十三歲。在三四月里就聽說有義和團殺洋人、逮二毛子，吓得我們也不敢進堂了，怕人看出我們是奉教的。

後來，我三舅說：“你們上交民巷去吧，那裏有人管，奉教的都去了。”5月20日，我們姐妹三人就往詹事府逃，路過東堂時，見東堂已被燒毀。一到交民巷，我們就向洋兵擺手，洋兵就不開槍，這是洋兵和教徒約定的暗號。若是外教人去了，洋兵就開槍打死，或把他捉住。捉進去的，不用想再出來。有時洋兵假裝放了你，對你說：“走吧。”等你走不遠，他就開槍打死你。

我們一到詹事府，看見裏面大極了，有錢有勢的住在房子里，沒錢沒勢的就住在走廊裏。從各地逃來的教徒約有四、五百人。開始時，每天喝大米粥，以後就開始喝麥仁粥；大人一天一茶杯，小孩一天半茶杯。最後連樹葉都吃光了，院裏的馬也給宰着吃了。

詹事府裏外國兵不多，有四、五個比國兵和七、八個日本兵。隔幾天，義和團就來攻打一次，每次總是先給送信，然後開槍；雙方死人多少不知道。只記得義和團一打，神父就叫我們念經。

8月15日，八國聯軍來了。教徒一見洋兵，高興得直鼓掌，老百姓却都嚇跑了，因為洋兵見男人就打死，見婦女就奸污，見東西就搶。皇宮和王府都被洋兵搶了。許多婦女怕他們奸污，有的上吊死了，有的藏在櫃裏悶死了。我一個親家嫂子被兩個俄國兵看見了，她嚇得直喊：“耶穌聖母救我！”結果還是被他們奸污了。

聯軍進城後，過了八、九天，我們就從詹事府搬了出來。這時候老百姓都逃走了，城內十室九空，教徒們隨便占房子。我們家占了三條胡同的一所房子，共計北房三間，東西配房各兩間；裏面的傢俱都很

讲究。我們搬家后沒有几天，就听说別人都到西什后庫去搶蜡墻子，还說：“随便搶，沒人管。”我母亲和我們姐妹們也都去了。蜡庫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的蜡墻子多极了，有黃色的，也有白色的，每个直径有一尺多长，有一寸多厚。我搬了两块，我舅父一个人就担了十块。我姐姐出嫁时就是卖了蜡墻子作的陪嫁。当时修道生和若瑟会的修女們也各处搶东西。我姨母就是若瑟会修女，她搶来一口袋銀鏢子，交給了院长，因为修女有神貧愿，自己不許收东西。北堂搶的东西不少。后来北堂里的神父給教徒們讲道理說：“誰家死了人，丢了东西，要开出清單来。死一个人給一百两銀子，丢的东西按价折合。”我父亲被义和团杀死了，我們家就得到了一百两銀子。我們家里和鋪子里丢的东西也都給了賠款。

樊国樑主教在圣母升天瞻礼(8月15日)的第二天作了感謝天主的大弥撒；以后，又在瞻礼单上規定：每年到这一天都要举行感謝天主的大弥撒。

〔录自第十五輯〕

庚子回忆

馬文容

我家住北京，离南堂很近。庚子年夏天，我正满十四周岁。有一天放学以后，傍晚吃饭的时候，听我奶奶说：“可不得了啦！闹义和团了，又杀洋人，又拿二毛子。”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亲眼看见义和团拿着长枪大刀，牵着一大群教徒，人们都说这是二毛子。过了两天，马路对过的皮裤胡同也有人练起义和团和红灯照来了。当时人们说：“练了红灯照，鬼子见了吓一跳；练了义和团，见了鬼子不耐烦。”我也随着孩子们看热闹，我母亲赶紧叫我父亲把我拉回来了。我舅父是跑行商的，消息特别快，当天晚上他慌慌张张地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说：“不好啦！义和团在杀洋人拿教友哪，咱们躲躲吧。”我母亲说：“往哪里躲？死就死在堂里去。”

义和团越闹越紧了，我们全家都跑到南堂。不久，交民巷的法国公使派人来接我们去交民巷躲藏。南堂的董神父是个意大利人，人们都称他大鼻子董神父。他不愿意去，说是舍不得教堂和教徒，法国公使一听就急了，又打发了法国兵压着一大串轿车子，把南堂的十四个仁爱会修女、二十多个若瑟会修女，连大鼻子董神父一起都拉走了，并答应还要来接教徒。义和团知道外国神父走了，晚上就把堂给点着了。不久，果然来了三个法国兵，还没进堂院就放枪，教徒们赶紧告诉翻译，快别叫他们惹祸了。共计三百多名教徒跟着他们，顺着城墙根逃到了交民巷。这时候，凡是和外国人有关系的，给外国人跟班的、作饭的以及和这些人有亲戚的都逃到英国府去了。我母亲在半路上分娩，身体虚弱。我们又认识翻译，外国人照顾我们，也叫我们到英国府去了。英国府对过的詹事府约有三百多教徒，外国人管饭，起初每人两碗，后来一碗，最后连半碗都不足了。我们在英国府，人不多，每天外国人给一盆大米，有时给大麦仁，有时还给饼干。

当时各国兵很少，紧急的时候，各国兵都归英国府指挥。义和团起初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后来也有洋枪了，他们围着英国府，不管黑夜白日，想多替攻就多替攻。英国府里顶多有几个洋兵，两边离着只有十几丈远，一打起仗来，外国兵赶紧上围子，教徒们就扛土袋子堵枪眼，死的教徒很多。打得激烈的时候，洋兵就乱嚷、乱叫、乱跑。最后他们死的只剩了十几个人。大鼻子董神父鼓励教徒们说：“别发愁，再过上两三天，外国救兵就来了。南堂一烧，法国公使就给外国打电报去了。因为交通不便，得两个月才能来到。不来可不行了，吃的也没有了，兵也要死光了。孩子们，咱们求天主吧！”

旧历八月十五，正是圣母升天瞻礼，外国兵真来了。他们从水沟眼钻进来，和里边的人一见面就嚷叫起来，有的拍手，有的挥手帕。我们一出门正看见印度兵，头上围着白布，漆黑的脸，吓了我一大跳。他们吃饱喝足以后就开始反攻了。以后一直打到围子外边去。这时候大鼻子董神父向教徒们说：“孩子们，你们挨饿了，我到北堂找主教去，给你们想想办法。”他心里老惦记着南堂；出门以后就奔南堂去了，半路上就叫义和团给逮住了。以后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首。

交民巷平静了以后，英国府一个教徒也不叫住了，我们怕在外边住不妥当，又逃到了西什库。后来樊国樑主教对教徒们说：“你们愿意占谁家空房就随便占吧。”我们家离开西什库，占了人家五间空房，三间正房，两间东房。屋里有大柜，有煤，傢俱不多，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当时有力气的教徒从当铺大捆小包的往家扛东西。衣服、粮食、钱，各样东西随便弄。我记得，我也出去和大人从离西什库不远的王爷府里搬了好几块白蜡。像这样随便乱抢乱夺，大概有八、九天的工夫。最后主教向大家说：“你们失了多少东西，都报上来。”当时真是说一万不给八千。死一口人，给一百两银子。我伯父死了，主教就给了一百两。我们全家得到赔款八百两，其中大个元宝，一个就十二两。不少教徒真发了大财。

后来平安以后，我们在学校里就唱这种歌谣：“庚子年，义和神团，仇视外国人，闖下祸端，各国串通着反中原。联军来，清帝西迁。大局定就后，祸事已完；真可叹，赔款四万万。”〔录自第十一辑〕

刘海澜持枪占地

张恩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美以美会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刘海澜(H. H. Lowry)率信徒在崇文门内东面孝顺胡同和船板胡同一带圈地，以秫秸插标立界，界内有佛教寺庙一座。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略地，扩充侵略势力。有一个法帝国主义分子也正好看中了这块地方，带领人来占地。刘海澜与之发生冲突，掏出手枪，进行威吓；结果法国人让步了。这以后，法国人在崇内路西同仁医院后身占了一大片空地，成为后日的法国营盘。刘海澜则在所占地方内建立了亚斯立堂(Asbury Church)、洋人住楼和博馆(大学和神学)、备馆(中学，即日后的汇文男校与慕贞女校)等一大片楼房，成为美以美会在北京进行侵略的中心基地。

据老年信徒说，刘海澜这个所谓“神学博士”和“传教士”，却原来是当兵出身，曾充当过美国军队的营长。由他持枪占地的事，也可看出他的一副狰狞凶相。

〔录自第十六卷〕

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斗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帝国主义者莫不万分惊恐，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时局的变化。电报和信件，一封接着一封，从领事馆和教堂里发了出去，送到上海，送到国外。里面有情报，有垂死的哀鸣，有咬牙切齿的咒诅；目的却只有一个：希望帝国主义首脑根据这些情况，出面干涉。斗争最激烈的直隶境内，除耶稣会士所控制的献县教区之外，其余都是法国遣使会的势力范围。这些帝国主义传教士，将当地情况汇报给上海的会长步师嘉(Boscat)，再由步师嘉综合整理，发往国外。事情很明显，他们所干的正是国际间谍的无耻勾当。

义和团运动时期，天津法租界的紫竹林教堂里共计住有三名法国传教士，他们是：刘克明(Guilloux)、罗德芳(Desrumaux)和顾英才(J. B. Corset)。这里搜集的十二封信，大半是刘克明和顾英才所写，其他涉及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情况的也一并收入。这些通讯，除开污蔑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话外，有一些反映当时斗争情况的记载，因将原件辑录如下，希望能为天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提供点滴史料。

一、刘克明致法国某传教士(1900年5月25日于北京)

……现在已经有若干教友被杀，许多村庄被焚毁。义和团不只仇恨教会，而且仇恨一切洋人。昨天和前天，他们切断了由北京通往天津和保定的两条铁路。

昨晚，我本想搭最后一班火车返回我的堂口——天津，结果未能动身。离北京不远的丰台车站被毁，两条铁路线都断了，中国政府提出保证说，北京一定安全；我们却信不及中国官员们的诺言。为此，各国驻京使节几乎都已经致电海军将领，要求派遣军队来保护使馆

和教会。

至于我們……已经通知全体传教士将自身托付給天主。……

二、刘克明致法国某传教士(1900年5月30日于天津)

和天津方面的交通已经恢复，明天我就可以回天津了。已有大批军队去阻止(义和团)焚毁火车站和保护洋人家属；另一部分则环城设防。已经开始进行查拿。我认为义和团在北京附近不敢抬头，我們也就有救了。贊美天主！

中国政府如有誠意，是可以控制时局的。不幸的是它不能采取决策。今天早晨，《北京新聞报》(Gazette de Peking)登載了禁止义和团的上諭。这是过去請求了好久而未見允的一件事。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內地相当多的地方危机还在加重。大家耽心北京附近失火的消息将会使混乱扩大，义和团也就要更加大胆了。要尽力保障各方面的安全。……(以上两封信原載《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訂本，第531—533頁)

三、富成功(Fabregues)致巴黎遣使会总院(1900年5月30日于丰潤县黄花港)

……总督虽然派了一千官兵来保护教友，却不見效果。罗德芳来信說，义和团要焚毁铁路线上的桥梁。……

十五天以前，丰潤县曾一度情况紧张，現在略为平靜。义和团却在迅速发展，无人阻拦，县官拒絕过問此事。数日以来，有人在鼓动人們反对我們，并且还散布謠言，貼揭帖，說洋人在井里下毒药。有的揭帖說我們該杀，因为天主教使外教的神明不悅。……

法国駐津領事已催逼总督派来二百五十名官兵，兵头應該在今天来見我。……他們一来，会平靜几天。我們在他們身上並沒有什么信心。保定府有一千名官兵，然而他們却不打义和团，这里的二百五十人又能何济于事！

这一切事情的禍根都潜伏在朝廷內部，有人保护乱匪；否則，他們早就被打垮、驅散了。下月会怎样？……总之，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

保定、易州、霸县、定兴、天津等地都是一片烧杀。人们烧毁教友村庄，杀害教友。北京也一度十分危险，致使有些档案都已经埋藏起来。现在那里有七十五名法国兵。高家庄的仁慈堂大概已经被毁。永平府的仁慈堂处境也很危险，应该迁往天津才是。离天津只有二十里地，人们就在杀人放火。已有六百名教友逃入租界。租界里正在准备打仗。有一百海軍应当下去。領事館成了避难所，正在加强防御。大沽口有二十余艘兵船。

以上是罗德芳从天津向我报告的新聞。……(原載《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訂本，第534—536頁)

四、刘克明致步师嘉(1900年6月14日于天津)

……刚刚日趋繁荣的北京教区的全部事业尽成废墟。这种情况在北京教区的南部和北京附近地区已然成为事实。京东、宣化府等地不久也将如此，义和团正在向那些地区进攻。我们只剩下了几个据点，教友们在那里武装抵抗，直到今天。别的村庄许多家教友都逃进了这几个据点。可是这些小小的堡垒也会接连失守，到那时，死人只能比别处更多一些。

在北京和天津，我们已经收容了一些逃出活命的难民。我们这里已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人需要养活。北京方面，人数会更加可观。

直到目前，西方列强为保护我们究竟作了什么呢？没有作什么大事情，但又不好说他们什么也没作。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烧杀正在继续迅速进展。

耶稣会士们的教区和我们的教区都经受着同样的考验。我相信，正定府的教会一定吃了苦头。我们只有天主可以指望了。

又及，没有新的通知，请勿向北方邮寄任何包裹，内地无法邮递，只能被焚毁或者被抢走。……(天津“首善堂”档案)

五、顾英才致步师嘉(1900年8月7日于日本长崎①)

……7月4日，从保定方面得到消息说，馬主教(Bulte)所属教区

(即献县教区)发生了骚乱。这是耶稣会士的教区,位于直隶南部。那里的教友们成功地自卫着。中国军队由梅将军^②指挥,与洋人配合良好,协力打退了进攻。不久,北京朝廷对这位将军大加训斥。后来危险加重,耶稣会士再次向他求援,遭到了他的拒绝。

在中国,由乱匪及叛民发动的此种暴动是经常发生的;在一般情况下,正规军会迅速予以平息。这一次却不同往常。本堂区有两位住在农村的中国神父告诉我们说:许多村庄的外教人都组织起来侮辱教友。不知是哪些大官或有名望的人给他们下了密令。……

5月27日到28日夜里,义和团在京保线上炸断了一座桥梁,烧毁了許多車站。有一部分工程师回到了北京,另一部分逃往保定。然而他们认为保定不安全,遂乘了帆船向天津逃命。沿途受到了攻击,每走一步都得和义和团打仗,子弹在他们头上乱飞。6月26日,他们来到了天津,情形非常狼狽,许多人受了伤,有四男一女中途掉队,被义和团杀了。

义和团破坏铁路,此事非同小可,公使们开始求援了。第一批军队顺利地开到了北京。6月5日,义和团拆毁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铁路。西摩尔将军的部下于6月10日从天津动身,被迫与中国兵开了火,幸有俄国军队助战,方能于26日退回天津。在西摩尔将军起身北上以后,义和团向教友们的进攻更加疯狂。

6月13日,日本驻京公使被杀(当为杉山彬之误)。

北京和天津城里已经尽是义和团了,15日至16日的夜里,天津城郊共有十二处起火,“圣母胜后堂”(即望海楼教堂)也被焚毁了,这对教会和法国都是奇耻大辱。

第二天夜里,我军组织进攻,杀义和团千余人。大沽口炮台在凌

① 顾英才在1900年7月上旬,奉刘克明之命离开了天津。他和由上海到天津探听风声的助理修士雷声远一起经烟台到了日本长崎,准备从长崎再去上海向步师嘉汇报中国北方的情况。顾英才听说上海也不安全以及中国军队要封锁长崎,不许外国船给大沽口和天津的洋人增援,他惊魂未定,就在长崎逗留下来。

② 即梅东益。1899年11月17日,献县的法国传教士葛光被报告法国驻津领事卡来德(Chaylard)说:“总督若不下令剿办拳匪,将来中国国家必受大害。……”卡来德乃迫使直隶总督裕祿派梅东益率军前往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参见刘振孟多著《义勇列传》,第一册,第477—481页。

晨一点半钟开始向外国船开炮，到七点钟，三座炮台都被打下来了。消息立即传到了在天津的总督耳中。6月17日(星期日)，天津的中国炮台也开了火。

天津已有二千名教友自各地逃来，住于法国租界。中国的大炮在向我们的居住区散布着死亡。……(原载《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订本，第537—542页)

六、顾英才致步师嘉(1900年6月24日于天津)

八天以来，我们已经陷于垂死境地。中国的大炮不断地向租界里轰击，真是吓人。中国兵躲在掩蔽物后面向我们洒来弹雨。若是他们有法国人那种勇气，我们早已经完了。

昨天来了援兵，在中国城郊发生了一场激战。结果，俄国兵攻占了中国的军械局和望海楼教堂附近的炮台。

我们正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医院里收容满了伤员。死亡掠走了它的牺牲品。教友们都吓呆了。最叫我们担心的是樊国樑和林懋德二位主教还没有音信。使馆已经接到了退出北京的命令，我们的主教是否也和他们在—起呢？野蛮的中国人是否已将他们杀害？……

我们的修女照顾伤员十分热心，刘克明、罗德芳和我照料那些快死的人。多么悲惨！希望天主赏我们好日子过。

有一颗炮弹在路易斯修女的脚边爆炸，她却沒有受伤。教堂也挨了一炮。外国军队将会用西方的现代化武器结束中国的野蛮。

我在这里给你写信，远处就在打仗，可以听到大炮正在怒吼……

(天津“首善堂”档案)

七、顾英才致步师嘉(1900年6月29日于天津)

……近日以来比较平静，中国人丢了三个军械局和许多军需品。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进攻。今天，馬拉維耶(Malavelle，可能是法国領事館人員)来告诉我们說，大批中国军队正在向北移动。

从北京来了一个教友，他告訴我們，东堂的艾儒略神父和李神父以及另外一个中国神父都被烧死了。相信还有别人也殉难了。

北京安然无恙，外国人都逃进了英国使館。許多使館遭到焚毀。据說，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門的路上被杀死了。

对北京方面，我們没有什么希望，只能依靠天主了。

內地的传教士没有什么消息。

我相信，反对外国人的运动将成为普遍性的运动，上海和其他住有外国人的地方也令人为之耽心。……(天津“首善堂”档案)

八、法国传教士馬良(L. Marion)的通信(1900年7月于上海)

……軍隊聚集在大沽口。由于給养缺乏，决定将沒有作战能力的妇女、儿童送往上海。昨天已经由一艘中国公司的船只送到了。另一部分在天津不能守卫租界的洋人由大沽口去了日本。

步师嘉派雷声远弟兄去大沽和天津探听消息。

昨天，根据天津来的洋人說，天津的洋人还活着，只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国領事的秘书，另一个是某英国商行的佣人。他們还說，传教士和修女都平安无恙。修女們护理各国的伤员。

天津的租界里共計有一万六千名洋人，相信他們是可以抵抗义和团和中国軍隊的。

可惜的是軍隊太少了，因而不能去援救北京。……

数星期之前，有北京的耶穌会神父拍来电报，向路克塞尔(Rouxel)报告耶穌会死了两位神父，遣使会的聶神父和鮑神父也死了。

天津似乎已经脫險了。……(原載《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訂本，第542—544頁)

九、刘克明致步师嘉(1900年7月18日于天津)

……罗德芳要我們向您汇报攻陷天津城的消息。……

簡單說来，自从7月14日以后，我們的呼吸比較舒暢了一些。这天早晨5点钟，法国和日本国旗在中国的城牆上飄揚了。10点钟，俄

国人攻占了那座使我们吃了许多苦的炮台。

北京方面迄无音信。天津的情况略为和缓，甚至是和缓了许多。据说大部分军队（指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已经退却。我们派了一个送信的到北京去了。然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保定方面也没有消息，谣传那里的基督教的传教士都已经被杀死了。

昨日知府转来一封中文信，这封信确实地报告了我们堂区的聶、鮑二位神父的死信。教友死亡人数在二百至三百之谱。

顾英才大概已经到了日本。……（天津“首善堂”档案）

十、刘克明致步师嘉（1900年8月27日于天津）

林懋德主教来了一封信，带来了极珍贵的消息。同日，樊国樑主教也来了信。

现在聶神父的死已经没有问题，他是被义和团烧死的。他的同伴鮑神父是在逃跑时被杀死的。

使馆方面始终没有提到过教会方面的消息，原因是使馆和北堂断了联系。

天津的电报还没有恢复。曾经给知府去过几道公函，需要两、三天才能送到。……

戴德荣已去北京，他的教友为他真是累赘，我也是这样，没有住处，没有吃的。我想从上海弄些米来，可是从塘沽到这里的运输又如何解决呢？

樊国樑主教要我去北京，可是在罗德芳回来之前，我是无法脱身的。……（天津“首善堂”档案）

十一、刘克明致步师嘉（1900年9月7日于北京）

我现在来北京暂住数日，路上共计走了一个星期，过去，这只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路程：中国式的进步！

这里比天津自由一些……

保定方面的消息很不錯。新建的大堂被拆毀殆半，杜保祿却逃到了安家庄，教友們在安家庄自卫得很好。东閭也是如此。似乎正定府还没有挨打。然而整个堂区目前只剩下了二个堂口。双树和西河营方面，德懋謙(V. anhersecke, 法国传教士)已逃到双树包士杰(Planchet, 法国传教士)那里去。謝嘉林(Catheline, 法国传教士)現在西河营。……估計这个堂区至少死了二千名教友。

蒙古方面的情况更加严重。荷梅尔(Homer)主教及其属下传教士，还有很多教友均遭杀害。

我去查看了仁慈堂，情况太可怕了。諒来修女們已经向您汇报了这里的情况。……結局将会怎样？一切都很阴暗，特别是这里的情况。……(天津“首善堂”档案)

十二、步师嘉致巴黎遣使会总院(1901年7月29日于上海)

天津地区之損失更是不可数計。

先是天津发生了可怕的围困，特别是法租界，它和中国地只隔着一条北河。

法租界和外国人的居住区皆位于北河右岸。

中国地一直向北河和运河的两岸沿展开去，将外国租界紧紧地包围起来。在1900年的围困时期，天津只有三个租界，即：法租界、英租界和德租界。三个租界都是在北河的右岸上。

天津解围后，方才开辟了别的租界。河的右岸，美国租界和英租界相連，日租界則位于中国地和法租界之間；河的左岸是奥、意、比三国的租界。经过若干波折，俄国人在法租界的对面河岸上也开辟了租界。

这样一来，北河的左岸也和右岸一样，落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如果一旦再发生义和团之类的暴乱和围困，外国人的居住区就比较广闊，而不致像去年那样四面受敌了。

中国城位于运河和北河的右岸，正好是在运河流入北河所形成的夹角里。

运河和北河所形成的另一个夹角里是望海楼教堂。这座教堂原是遣使会士謝福音所建，在1870年，首次遭到焚毁。1897年，樊国樑主教在法国駐京公使施鄂兰的协助下重行建造，至1900年6月15日到16日的夜里，再次遭到焚毁。

1900年和1870年，破坏者都曾多方设法，而钟楼皆未毁坏。……

在去年天津被围困的时候，北河左岸尽是大盐堆，真可以说是盐山。义和团和正规军躲在盐堆后面，几乎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向当时的外国租界，特别是向法租界的较近距离点开枪，满满收容着要死的人和伤员的圣鲁易教堂和圣若瑟医院正好处于火力之下。我们的办事处和修女院也满是死人和要死的人、伤员以及从外地逃到天津来的教友们。……

攻下了天津城，摧毁了炮台之后，租界才得到了保障。然而传教士、教友和教堂的情况却怎样了？……有两名中国传教士被杀死了，其中聶神父是我会的会友，鮑神父是不在会的。和他们同遭杀害的还有三位若瑟会的修女和很多的教友。……（原载《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

订本，第361—364页）

〔录自第二十二辑〕

美国教士万卓志

曹維周

公理会早期派到天津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万卓志(George D. Wilder)，他是1900年屠杀中国人民的劊子手。

《天津公理会网緯路礼堂落成庆祝专号》内有《庚子受难記》一文，其中記載：

津属各支会教徒均避难至津海大道紫竹林教会。西牧万卓志电美总会求援。复电派兵保护。5月11日，津乱大作，万牧送教民至怡和洋行避难。美兵到千余人，紮駐教会。

事实多么清楚，万卓志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的传教士，他給美国总会去一通电报，美国政府就发来美兵一千人，紮駐教会。傾刻間，所謂“拜神”的教会，成了杀气騰騰的兵营。

当年在怡和洋行避难的一位老教友回忆說：庚子年在怡和洋行避难时，有一天沒有战争，万卓志从枪眼里向外了望。見一拾破烂的中国貧民走近射程，他向中国教徒夸耀自己的枪法准确，說：“我一枪能打死他。”說着已枪响弹发，那人应声倒地。万卓志这个万恶的杀人凶手，竟如此残暴地枪杀无辜的中国人民。

(录自第三輯)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刘清芬

美国美以美会(即后来的卫理公会)差会传教士宝复理(Frederick Brown),英国人,1886年被派到天津来“传教”,加入了美以美会华北年議會,担任了天津美以美会成美館(汇文中学的前身)的館长。这个傢伙平日橫行霸道,蛮不讲理,欺压中国人,坐人力車不許要价,一要价就拳打脚踢,因此人力車夫一見他就远远跑开,不願拉他。他在教会中以蛮橫出名,欺压中国教牧人員。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了“八国联軍”,向天津、北京进攻。宝复理在天津战役期間,扒下了他的宗教外衣,参加了侵略軍队,作了英国侵略軍“中国远征軍”的一名嘍囉,領着八国联軍从天津打到北京,給侵略軍干了許多特务間諜勾当。更可恨的是他驅使信徒为他搞軍事情报,并驅使信徒为侵略軍修筑战壕防线。他还在侵略軍侵入天津期間,把成美館让給英国侵略軍作兵营。

宝复理在1902年向美以美会华北年議會所作的“成美館的报告”中說,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他的一个走狗成美館副館长因作恶多端被义和团处死,要求給这个人以“殉道者的冠冕”。宝复理还自鳴得意地說,成美館長時間供給英国侵略軍作为“战地营房”,“保护了去北京之前的英勇的第十四步兵团,后来又保护了一連的英国軍队,有好几个月我們的房屋为軍队所用,直到去年(即1901年)秋天才还給我們。”(1902年美以美会华北年議會記錄第44頁)

宝复理还在1902年写了一本书名叫《随联軍从天津到北京》(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从这本书里我們看見,在义和团进攻天津期間,宝复理曾經驅使信徒为帝国主义侵略軍卖命,“一夜之間,在沿河一带用駱駝毛的包筑成了一道长达二里的防线”,“使租界免于陷落”(《随联軍从天津到北京》,第41頁)。另据当

时经历这事的人談，侵略軍主要是采取了“抓苦力”的野蛮办法，强迫中国人民为他們构筑工事。宝复理还多次驅使信徒給他作“探子”，作“联络”，为他“求援”。除了宝复理在他的书中所提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叫郑殿芳的信徒从北京到天津給帝国主义送情报，另外还有一个叫姚秃子的信徒，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时，混在一般老百姓中，把英国武官的信藏在草帽里边，混过义和团的盘查，走旱路到天津，找帝国主义侵略軍“求援”。以后姚秃子还多次无耻地在教会中“作见证”，炫耀他的“功劳”。

宝复理在他随联軍从天津到北京作“向导”的期間，驅使信徒为他搞“情报”。他說：“在我們出发之前，两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充当了我們的探子，这两个人探听了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地雷情况等等，回到天津向我报告。我就帶他們到司令部，把他們的情报全部在地图上标明。这种工作每日如是，若无中国基督徒冒生命的危險充当探子，这些情报是无法获得的。”（《随联軍从天津到北京》第63—65頁）后来，这两个民族敗类因为所干的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而为帝国主义所“赏识”，被授予“奖章和銀錢”。宝复理說，“两个中国基督徒学生从英国政府接受了奖章和銀錢，因为他們在庚子年作了勇敢和仁慈的事（指情报特务活动）。我們的汇文学院（在北京）与协和学院（在通州）就是这样被承认的。兵站总监在发奖章的时候說，英国政府很喜欢承认华北基督徒学生的功績。”（《1903年华北年議會记录》，第57頁）协和学院院长謝卫楼（D. Z. Sheffield）也說什么中国出了两个这样的学生，是“反映了基督化的訓練，发展成为一个高尚无私的人格”。从这一段事实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狗彘不食的民族敗类，背叛祖国，为帝国主义侵略軍卖命，残杀中国人民，实屬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誅之。而帝国主义分子宝复理、謝卫楼等却把他們称之为“高尚无私的人格”，說他們做了“勇敢和仁慈的事”。

义和团运动被鎮压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凭借侵略軍的威势，大肆扩展宗教势力，以便更好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有一个传教士疯狂地叫嚣：“对敌人（指中国人民）的憤怒激起，对頑固无礼的謀杀者應該惩罚，房产應該归还，不只一倍、两倍或四倍。”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

士”在各地向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勒索了大宗赔款，强占了大批房地，建造教堂及开办进行文化侵略的学校和医院。从天津地区来看，美以美会原在天津海大道設立教会，只有很小的地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3年在南門外大街购买了一百三十多亩地，盖了礼拜堂、中西女子学校、汇文中学、天津妇嬰医院、汇文小学校、布道使住宅、女布道員住宅等，同时还购买了現在滨江道維斯理堂地方，于1906年开始修建，1913年建成。原来天津連环（即后来的教区）也因此扩张了，划分成为两个，一个是天津連环，一个是山东連环。在天津各县，庚子年后扩充的有大城县教会，其教产价值在庚子年前后由白銀六百两增至三千两，增加四倍；里坦教会原系租房，后归教会，估值一千两；青县教会、南皮教会、王家口教会都是庚子年后扩充的。在这同时，美国差会却按它的規定計劃縮減了25%的經費开支，而事实上因“工作紧急的要求又增加了一倍”。很明显，当时教会的扩张，完全是依靠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約所訂的特权，帝国主义传教士就是这样扩充其宗教势力，实现帝国主义的侵略意旨。

〔录自第三輯〕

逃 難 記

王 思 賢

义和团拿天主教，杀二毛子，形势非常紧张。我当时十岁年纪，与全家坐大車从馬家場到廊房改乘火車逃往天津。車到楊村，下边有人問曰：“車上有二毛子么？”打旗的答曰：“沒有。”然后放行。至天津东站，下了火車，車站上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过浮桥（即現在的解放桥）至紫竹林，見了本堂刘克明神父，由某会长安置我們住在义成棧。

义成棧即現在的青年宮，院子很大，房間很少，座东朝西的一所大棧房有二十多間。院中尙有三层樓房一所，住有俄国人。大棧房則住有教徒，計二百八十余人。教徒女多于男，男教徒有劳动力者，全出去作防御工程。教徒吃大米飯，每日兩頓，菜則光是鹹菜。有人患病，沒大夫，亦买不到药。小孩患天花、痢疾等症，死者数人。

教徒人手不离念珠，常見有八、九人共念玫瑰经。七月上旬某晚約8时，飞来炮弹打进男教徒臥室，一声巨响，炸死七人，滿屋火药气味，人人胆顫心惊，“亚物瑪利亚”之经声不絕于耳。此后夜晚不敢点灯了，怕引来炮弹。

又过十日，战争极剧，法国兵全上了船，准备逃跑。教徒皆聚集于紫竹林堂內。本堂刘神父在堂中对教徒曰：“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义和团就会来到，我們等着致命吧。你們发痛悔，我給你們赦罪……”时堂中经声哭声，連成一片。至下午一点、两点，无事。三点，仍无事。四点，刘神父到堂中报告曰：“如今危险过去了，二十几名法国兵又回来了，感謝天主救命之恩。”大家公念“感謝天主誦”。随后又来了二百名日本兵，沒下火車就开了火，打得义和团潰不成軍，才解了紫竹林之围。

教徒又回到义成棧，此处虽比以前平安，而城关战事日漸扩大，自然用人亦日多。刘神父乃向教徒曰：“我的大米快吃完了，你們該

找点工作……”我大哥、二哥及其他小伙子二十余人全当了后勤兵。其他或作瓦匠、木匠，或作厨师；妇女作縫紉；姑娘則到仁爱会修女院护理伤兵。

天津城失守，男女老幼出城逃难，妇女穿紅衣者死的最多。洋人見了穿紅衣者，必打死，盖目之为“紅灯照”，女义和团也。死尸、包袱、滿道皆是，洋人大发其財，有些人也跟着发财。在义成栈居住的教徒也都搬出来各自謀生。听说我村名王起者，从一无人居住房屋里拾得許多白銀，平安之后，回家买了許多田地，成了我村首戶，在本村盖了圣堂五間。

洋兵打过安定車站，教徒分批回家，我們全家坐大車到皇后店，第二天才到家，見房已倒塌，先住外教人家中。外教人全和教徒认干亲，供給教徒飲食、傢俱。

秋后，听说风声又紧，义和团还要来，我們全家又逃到北京，住惜薪司胡同。听说北京失守时，人民受罪更厉害，洋兵进城后，“放假”三天，三天之內胡作非为，皆沒有罪。杀人、放火，奸盜邪淫，受害者无处告状。后我家又搬到刘蓝塑。从刘蓝塑向东北走約一里路为李蓮英宅，砖瓦房之大院皆破烂不堪，无人居住。洋人在北京发财比在天津还多。

辛丑年底，我全家又重返故里，“逃难”乃終。

〔录自第十五輯〕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张济众

1900年春天，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怒火燃烧了当时京兆所属蓟县、宝坻、武清三个县。

这三个县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作侵略中国工具扎根最早、最深的地区。教堂林立，教徒集中，总堂设在宝坻四大镇之一的大口屯，其余各县都有分堂。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传教士包揽词讼，霸占民房，强购田产，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一部分教徒也仗着外国势力对教外人百般欺凌。清朝皇帝既不给人民作主，地方官更不敢过问，当地人民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有誓灭大毛子和二毛子的决心。素负民族自尊心和有气节的中国人民，为了反帝自卫，便一呼百应地吹响了义和团反帝的号角，于是村村设坛、人人练武，其声势之浩大，气魄之雄伟，鬼神闻之而变色，帝国主义焉能不胆战心寒。

当时武清县双树村的本堂神甫是法籍帝国主义分子戴德荣(Déhus)，他一貫与中国人民为敌，今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讲道的机会鼓动教徒们拿起武器来反抗义和团，为帝国主义卖命。他大声疾呼地说：“我们为了保护圣教会，为了天主最大光荣，应当和义和团打仗，拼命吧！死了是为主致命，为教会牺牲，带着任何大罪的人，只要死于义和团的刀下，不经炼狱直升天堂。”教徒们被这些谎言迷住了心窍。甘心为帝国主义所驱使。

戴德荣亲身跑到天津，向驻津的法国兵营请示机宜，又在法国兵营选购了六尊炮，十几枝十三出快枪和六轮手枪，加上天主堂库存及教徒的几十枝来复枪，为数很可观了。当地义和团对戴德荣的种种部署已有所闻，大师兄们为了筹划对策，决议首先攻破教徒武装的薄弱环节，拿下双树村附属的小韩村。

小韩村战斗

小韩村的教徒们自受了戴德荣的煽动后，日夜操戈以待。1900年阴历5月18日黄昏，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了，很快村里村外都布满了义和团。小韩村的六十多青年教徒已于三日前携带着十三出快枪被戴某调往双树村，留下的教徒凭十几杆来复枪在屋顶上同义和团对抗。起初教徒们占了上风，义和团伤亡很大。但不久，便由枪战发展为白刃战，这时教徒军大败。这次战斗的规模虽小，双方都牺牲了不少人。有些老人哭泣着说：“都是中国人，何苦结此冤仇。这不都是叫洋人洋教闹的吗。”

双树村的战斗

双树村是戴德荣的巢穴，实力比较雄厚，戴德荣把从天津买去的六尊炮安置在制高点上，三尊放在天主堂堂脊上，三尊安在他的房顶上，每尊炮都由经过训练的炮手掌握，炮口对着起义的中国人民。充作炮弹的破锅碎铁，堆集的活像一座小山。除此以外，还有他从小韩村调来的教徒带来七十支十三出快枪和来复枪，加上双树村天主堂库存和从天津购进的三十余支。

旧历5月22日的拂晓，远近吹响了围攻双树村的号角，义和团随着号角声奋勇前进。只因实力相差悬殊，义和团伤亡很重，渐渐不支，败下阵去。这次战斗虽然义和团吃了亏，但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戴德荣深知义和团决不会罢休，这样死守双树，终不是长远之计。次日清晨，戴德荣派了十几名携带快枪的教徒，骑着快马突破义和团的包围，火速飞奔宝坻县大泊淀，请那里的传教士派人马接应双树的教徒突围。不久，大泊淀来人了，当时双树村和小韩村的教徒共三百余人，由戴德荣率领带上全部武器，开赴大泊淀。

大泊淀的战斗

同年5月底，武装教徒在大泊淀和义和团开了火。天一擦黑，义和团呐喊着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了，戴德荣一手高举基督十字苦像，

一手高举六輪手枪，身披黑色长袍，怒眉张目地命令：“給我狠狠地打！”但是英勇的义和团前扑后继勇敢地往上冲。戴德荣扔掉手中的基督苦像，跑上炮台，亲手开炮。义和团伤亡甚重，撤下陣去。这一仗义和团伤亡約五六百人，教徒伤亡百余人。

义和团重整旗鼓，准备第二次围攻，制造了許多輛手推車，里面糊上了多层毛头紙，以防枪弹。6月14日太阳刚刚下山，义和团人手一車包围了大泊淀村，戴德荣命令教徒軍在六尊格輪炮的掩护下从圍子东北角突围，在圍子外边和义和团短兵相接，义和团除了少数的来复枪外，多使用紅纓枪和大刀，而教徒們用的都是十三出快輪和来复枪，由于教徒的武器力量占绝对优势，义和团这一次围攻还是沒有成功。但义和团把圍子包围得更紧了。

旧历6月底，这天傍晚，义和团发动了第三次围攻，这次人数很多，还有六七尊七尺长的护城大铁炮。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激烈，戴德荣一看形势不利，遂命令圍子里的青年教徒携带百余支十三出快枪和二三百杆来复枪組織起来从东北角突围，直取离大泊淀二里許的菜園村。因为該村是义和团屯集軍火和給养的根据地。此外还有十几名壮丁騎駿馬，挎快枪作戴某的通訊員，及时彙报情况和传达指示。由五百多名青年教徒組成的武装力量，包围了不到百十戶人家的菜園村，通訊兵传达戴德荣的命令，从該村四面纵火焚烧，不准走脫一个义和团，有逃出的用快枪打死。霎時間，整个菜園村火光冲天。其时正在晚飯時刻，义和团未曾預料到这意外的袭击，于仓促中有的抄起大刀，有的举起扎枪，甚至妇女也拿起菜刀在大火中和教徒展开了无情的厮杀。包围大泊淀的义和团一发现这种情况，急忙撤回一部分兵力来个反包围。戴德荣一看教徒被围，便急忙派出人馬接应去菜園村的教徒返回大泊淀。这次战斗结束后，教徒伤亡約三百余名，菜園村的义和团及老百姓无一幸免，皆死于难。

菜園村战斗之后，义和团仍然包围着大泊淀，圍子里的教徒人多粮少，不久就断了炊烟，因此，时常奉戴德荣之命破围而出騷扰附近村庄，肆意杀烧搶掠，成了当地人民的大患，老百姓对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时駐在大口屯的清兵(宋庆所屬)，在人民群众的呼吁下与义

和团合作，于7月14日包围了大泊淀。守围子的教徒在帝国主义分子戴德荣的指挥下，和清兵开了火，围子虽未失陷，但伤亡惨重，加以粮米不足，子弹告罄，天气炎热，流疫发生，病饿而死者大有人在。因此，许多教徒哀叹地说：“如此坐以待毙，不如留条生路，各返故里。”于是士气涣散，人心徬徨。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应付这一危局，便捏造“圣迹”企图挽回颓势。说什么“圣母显了灵”，“她身穿雪白的衣服，站在围子高岗上，用她的长裙接住清兵的枪弹”等等；并在群众中散布说：“夜间无数天神编列成屏障站在围子上保护教徒们，……大人们看不见，只有无罪的婴儿才看的着”等等。这些“圣迹”虽然暂时起了些作用，但终不能挡住教徒的溃散和逃亡。

不久，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宋庆不敢再战，便通知戴某愿意言和。通过协商，于7月20日正式停战。宋庆拨给教徒三十担粮米充飢。此后，义和团在帝国主义侵略军和清朝的共同镇压下遭受了失败。

【录自第一輯】

义和团运动在鹽山地区

赵永生

最近,在天津的天主教会档案中发现了一部分资料,上面用法文写着“1900年之前的盐山”。其中主要是盐山的传教士在1900年以前写给天津天主教总堂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除汇报一些传教情况之外,大部分与传教士包攬詞訟、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有关。1900年的一些信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勇气概。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天津的传教士,根据盐山方面的汇报,勾結法国領事館,挟持地方官,慫恿传教士和教徒为非作恶的信件底稿。

这些匿压多年的血淋淋的罪证,今天叫它們見見天日,也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义和团运动前夕教案此起彼伏

由档案中的記述来看,天主教的势力侵入盐山、庆云、南皮一带的年代相当久远。据资料称,南皮县“杏行的产业系凤神父于同治年間所置,后经李某之手而扩充。光緒二年(1876)当地发生灾荒,顾其卫(A. Coqset)主教乃乘机創立了仁慈堂”。资料又称,“凤神父曾与教外人发生訴訟,凤神父致书顾主教,顾又致书天津知府,知府乃下令释放犯人,教外人摆席……准許奉教,此事发生于1868——1870年間。”

由档案中得知这次教案的幕后主使者正是1870年火烧望海樓教案的元凶——法帝国主义分子謝福音(C. Cherrier)。后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崇厚手里。同治8年1月29日,崇厚給盐山地方发了一道公文,命令,“所有教民,不分中外,皆可自由传教;毆打教民者,一律严惩,以儆效尤。切望軍民对天主教,不分中外,皆遵照圣旨,一体善待。”

謝福音帶着崇厚的公文親赴鹽山，督促地方官按照執行。這樣，天主教在鹽山一帶也就有了靠山，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可盡情橫行無阻了。然而英勇的中國人民並未甘心忍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欺壓，他們始終堅持着反帝的正義鬥爭，因而在以後的十多年內，先後發生的所謂教案不下數十起。

1895年之前，在鹽山活動的中國傳教士楊某，曾經凭借洋人勢力，鎮壓鹽山人民的反抗。至1889年，鹽山人民忍無可忍，遂發動了一次反洋教運動。檔案中所存教徒寫給知縣的呈文說，“照得，自八月初四日夜，有匪徒結伙成黨，屢至天主堂處擾亂，或拋磚擲瓦，或入院肆虐。揚言：不為得財竊物，專為燒毀房屋，搶奪育嬰堂。曾經仁政出示彈壓，並出票查拏，而匪徒仍肆擾如前，毫無忌憚，任意橫行。似此情形，不獨令人不得安生，且恐日久滋生大禍。倘不速行嚴辦，定有不虞之患。故懇仁政大老爺恩准作主，速行拘拏，懲辦匪徒，以儆效尤。……”

傳教士楊某見眾怒難當，又向天津總堂請求武力援救。是年九月九日楊某寫道：“目前我正處於生死關頭，情況很緊，我方寸已亂，望神父接信後，急速設法營救。我求神父給我派來幾個洋兵，給我幾百洋炮子并洋槍藥為打槍用的……”這封信字述了草，而且中西文并用，看來楊某確實是方寸已亂。

1895年之後，中國傳教士聶春元和鮑多默來到了鹽山，他們依仗洋人勢力逼得許多善良人民家破人亡，現在只舉兩件，以見一斑。

第一起教案發生在1895年，遭受迫害的人名叫張振南，是慶雲的一個農民，教案先後糾纏了整整三年，從慶雲縣直打到天津府。先是，教徒們在香房村的牆壁上發現了揭帖，上面寫着：“某家教徒的房子該燒，某某教徒該殺。”恰巧在這一年的二月間，教徒齊寶林的房子失了火，聶春元一口咬定這火是張振南所放，理由是張振南曾經說過：只要他的腦袋不掉，一定要把教徒的房子一把火燒光。聶春元主使教徒在縣衙門去告張振南。知縣深知天主教徒一貫依仗洋人勢力橫行不法，因此連呈文也沒看，就把這群教徒趕出了衙門。聶春元立即寫信給天津總堂的法國傳教士劉克明(Cl. Guilloux)轉告法國領事，

說什么“教徒們本来不敢煩勞領事大人幫忙，但又希望領事大人的愛德會憐憫他們。”

法國領事的“保教權”，是專門用來干涉詞訟，欺壓中國人民的。經過劉克明的從中策動，法國領事立即給天津知府發出照會，要求將張振南一案轉來天津審理。劉克明原想一手遮天，單憑教徒一面之辭，將張振南治罪。豈知天津知府却派了一名委員前去調查案情。不久，天津知府就把委員和知縣的公文轉到了法國領事館。法國領事見教徒的原告多與事實不符，也有些慌了手脚。因此在1895年10月25日寫給劉克明的信中說：“頃接委員及慶雲知縣的公文，公文所述與你教給教徒們的口供完全相反，這確實使我深感不安。如果事實誠如公文所述，我們就不好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在劉克明的復信中強詞奪理地說委員的公文不實，竟無理提出下列條件：

第一，張振南要親手簽字畫押，給領事館和天主堂立字據；

第二，張振南要給教徒們擺席請罪；

第三，由一個衙役帶領張振南到鹽山向聶春元叩頭賠禮；

第四，張振南要賠償訟訴費用及失火損失。

知府也好，知縣也好，都不敢觸怒洋人，顧不得什麼案情曲直，對洋人只好俯首從命。但是張振南這個勇敢的農民卻沒有把洋人放在眼里，由劉克明寫給法國領事的信中得知，張振南並沒有擺什麼席，更沒有給聶春元叩頭，反而聯合了一些農民，帶着洋槍、鋼鏢、順刀去找教徒算賬。

直到1898年年底，在法國領事的威脅之下，天津知府再次逮捕了張振南。聶春元也寫信要求劉克明，千萬不要叫張振南再回慶雲。至於以後情況如何，檔案中再也沒有提到。

張振南的案子未了，1898年9月，在慶雲于家庵又發生了另一起教案，教案的主要人物是地主徐家富。

聶春元向天津總堂報告說：“慶雲于家庵有17家保守的^①。于家庵于9月28日唱了一台大戲。事後村中首戶財主徐家富換戶要唱戲

① 詳見《你為什麼事教？》有關保守書房的解釋。

的花費，保守的不願意交，經徐家富一吓唬，有的害怕交了錢，有的仍然不交，且與徐家富動了武。徐家富帶着人竟拆了保守書房^①把門窗砸了個稀爛，當天夜里就把書房燒了。”

這個案子又轉到了天津，知府派去的委員，起初不肯答應聶春元的條件，無奈法國領事催逼甚緊，只好將徐家富下獄，命他交出40元現款，賠償書房損失，額外還得給教徒擺五桌席。

這時候，義和團運動的風聲已然傳到了慶雲、鹽山一帶，聶春元對此也有幾分不安，1899年年初，他寫信給天津總堂說：“現在慶雲各村都有教難風聲，許多人開始在造反……過了年以後，有幾處保守書房關了門；保守的聽到教難風聲都害了怕，退出了書房。”

二、忿怒的反帝火焰

義和團在鹽山、慶雲出現。以前欺壓中國人民的傳教士則集中全力來迫害起義農民。聶春元奉天津總堂的指示，一方面盡量搜集有關義和團活動的情報，一方面更勾結地方官直接搜捕義和團。

1900年開始的第一天，聶春元在給劉克明的拜年信中就報告了義和團活動的情況以及他迫害義和團的成績，“在杏行有兩三個教外人想練義和拳，他們被教徒逮住了。在張義恒村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在林家橋共計逮捕了九個義和團，其中七個是知縣逮的，兩個是教徒逮了交官的，這兩人是林方來父子。林方來是教徒的老對頭，曾多次勾引義和拳來南皮騷擾教徒，毀壞教堂。請您寫信給南皮知縣，叫他嚴辦林方來。”又說：“前幾天，南皮知縣接到了皇上的上諭，命令保護教徒查拏義和拳……”

1月9日，聶春元繼續報告說：“慶雲知縣出了告示，禁止練拳。南皮知縣審問義和拳的情況前已奉告。知縣作得非常正確，他在過堂的時候，當眾夸贊了天主教，並禁止傷害教徒……”“現在，南皮又有些不太平，有人率領義和拳頭目等四十餘人前去，距離張義恒村十里地的前齊莊，於是前齊莊亦有多人在練拳，張義恒的教徒已經作好

^① 詳見《你為什麼奉教？》有關保守書房的解釋。

了打仗的准备,南皮知县得知此事,答应要保护教徒。对前齐庄练拳的人还不好办,因为这个村子属东光县管。不过已经給东光知县去了信,叫他禁止练拳。”又說:“前者,您曾经命我经常汇报有关义和拳的活动情况,我非常願意从命。”

1900年2月20日,聶春元报道:“現在南皮虽然有些人被捕在押,仍有人在夜間练拳。”“在景县、兴济、沙官屯等地,练拳之人甚伙。”“景县和其他村子約有三千人在练拳。”“前齐庄练拳的人越来越多了。”

聶春元連义和团头目的名单都列出来交給了刘克明:“石官堂的头目是郑百川和郑儒賢;段家的头目是段立朝;三崔家的头目是崔丕显和花进修。”他还报告說:“目前庆云各地风声甚紧,传说将在三月与教徒打仗,望您将此情况轉告知府,叫他制止乱民。”

1900年4月,义和团已经大举逼到了盐山城下,附近各地的义和团也非常活跃。聶春元一方面在作着应变准备,另一方面則积极向天津总堂汇报情况,还搬去了十一个洋兵,叫他們每日绕城一遭,往来巡查,妄图以武力吓倒义和团。而义和团却越来声势越大,下面是聶春元向天津总堂汇报的一些情况:

“1900年4月11日,义和拳进了盐山城。”

“1900年4月13日,义和团的头目从距离馬蓮坡八里地的蔣庄率領百余人去馬蓮坡搗毀保守书房。保守的全无准备,双方动武,有三个保守的受了重伤……”

“近来,盐山很多人公开在大街上,甚至在衙門附近练拳,知县也无可奈何。”

“1900年4月24日,在庆云常庄,有义和拳手持刀枪闖进了教徒的家中,教徒仓惶逃命……”

档案中現存有天津总堂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刘克明于1900年4月27日写給法国領事的一封信底稿。今将原文照譯如下:——

总領事先生:

頃接聶神父来函,得悉盐山的一些情况,自从总督派去洋兵之后,义和拳声势略見收斂。据說这些洋兵行将返津,如此一来,

情况将更加恶化，似有令彼等继续留守之必要。

今奉告一骚乱特重之地区，即顺天府所属，与任邱交界之大城县。貝尔克 (Berkes) 神父向我证实了教徒传来的不幸消息。另一位曾赴彼处送终的耶稣会神父也说彼处情况很紧。现在，骚乱的消息仍不断传来。俱言大城练拳之人甚伙，甚至将总督告示撕毁。各地还出现反对教徒和反对洋人的揭帖。

目前，义和团正在向天津流动，您或者亦略有所闻。似应再请总督设法保护望海楼及锦衣卫桥的教堂。多日以来，时有暴徒聚众于夜间在教徒居住区活动……”

据聶春元汇报，到了1900年5月，义和团的声势更为浩大：“一、二百人聚众滋事者已不鲜见。各村井口均派有专人把守，往来行人都要受到搜查，恐带有毒药。义和拳还找了铁匠日夜赶铸刀枪，准备造反。5月23日9时左右，有刘官民家及林家桥数百名义和拳闖进保守书房，捣毁了花瓶、腊台等物，南皮各地风声甚紧。张义恒、杏行、林家桥三村骚乱尤甚。5月29日傍晚，约有180名义和拳进了盐山城。或云是来捣毁教堂，或云是来计議造反，种种传说不一。据县衙門传出消息，滄县也受到义和拳的威胁……”

聶春元写给天津总堂的汇报至此即告结束，因为不久之后（1900年6月18日）他就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忿怒的中国农民怀着一种强烈而朴素的反抗情绪，放火烧了天主堂、仁慈堂，杀死了那些甘心认贼作父的帝国主义走狗。

后来，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义英烈传》、《拳禍記》、《拳时北京致命》等教会书刊中竟然恬不知耻地将这种帝国主义走狗、中国人民的死敌說成是什么“殉道者”，对他们大加“赞许”。究竟他们所“殉”何“道”，由上述点滴事实，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录自第一輯〕

记忆中的义和团运动

曹維周

1900年时，家居河北省故城县西殷庄。东殷庄与我村只一道之隔，为山东省德州管界。记忆中，庚子年五月間某日中午，由我村东南大道上来了一队义和团，前有領队黄旗一面，后有头扎黄巾、腰系黄带、手持紅纓枪或手托单刀、双刀的一字长蛇陣的队伍，威风凛凛，秩序井然，浩浩蕩蕩地进了我村，直奔村内天主堂而去。霎时间把帝国主义欺压群众的巢穴——天主堂，烧了个干干淨淨。但全村未伤一人，因天主教徒絕大部分已逃避到景县朱家河或青草河。凡未逃者向义和团及群众声明退教，便归无事。

义和团这样反对洋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追溯我村在庚子年前，已有法国天主教堂一所，中外传教士时来时往。教徒中本良莠不齐，不良者在传教士指使纵容下，时常挟嫌誣陷善良百姓“誹謗教堂”，轻則罰款，重則坐监，仗势欺人，作恶多端。有天主教徒曹結实者，某次于外村看戏，与人发生口角，始而謾罵，继而动武。并将其所佩带的“圣像”自行撕掉，誣賴系对方所为，强迫对方认罪賠礼。如此事件，笔难尽述。义和团激于义憤，焚毀教堂，大快人心。

义和团无粮餉待遇，只供給粗茶淡飯，紀律严明，秋毫无犯，到处百姓俱簞食壺漿，欢迎如家人。那时东殷庄內我有两个亲戚是义和团，一名殷連仲，年約18岁，入团后奉命星夜馳奔天津，在天津南門外战役中陣亡；一名殷在田，年約40余岁，为义和团分团首（負責入）。在这年秋义和团运动失敗后，我村天主教会向义和团进行“倒算”，由曹小林于某夜率領教徒潛入殷在田家，殷于梦中急起御敌，手持鋼刀，揮动如飞，手起刀落，砍倒一敌人。然終因众寡悬殊，被天主教徒残酷地用火枪杀害。

又有义和团分团首郭某，年40余岁，因其面有黑痣，人称为郭大

痣面，是东第三屯人，距我村六里路。我村天主堂办教案时，屠杀义和团，派遣教徒于某夜持械闖入郭大痣面家，将其捆绑，用尖刀挖透其胸部而死。

先父一次谈到天主教会在庚子年后依仗外国势力，残杀义和团的事件：在德州界内，一个义和团被天主教徒活捉，绑在树上，等待处死时，破口大骂“二毛子”。天主教徒怒甚，威胁他说：“如你再叫骂，则割掉你舌。”他双目怒瞪，挺胸厉声骂道，“你们割掉我舌后，只要我一息尚存，胸膛一鼓，一呼吸，就是痛骂你们这群随了外洋的二毛子们！”遂从容就义。

当庚子年时，我村只有70余户。在天主教办理教案时，除天主教徒外，无一户不被罚款。他们的无理借口是当义和团烧教堂时，何以坐视不救。并栽赃说这是随从义和团、仇教灭洋的明证，应挨户按地亩科以罚款，重修天主堂，赔偿教徒损失。拒不交纳者，当以“拳匪”论罪。我家有地五亩，被罚铜钱两串（两吊）。记得当时先父危坐土炕，听了罚款数字，立刻愁容满面。因那时给地主们锄地一天，才挣工资铜钱120文（59枚制钱），两串钱须半月余才能挣来。天主教徒并宣称，如实无力交纳罚款者，可用奉教抵偿。此后我村天主堂借着外洋传教人势力和各种罚款，一面重修教堂，一面用金钱收买或用势力威胁，发展教徒和传教工作。村中办公人曹泽田等苦之，遂于次年（1901年）由县城勾来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借屋成立基督教私塾一所，由一李某作教员，并且中外传教人时来唱诗、祷告、主领聚会。英帝国主义传教士瑞思义即曾多次来村活动。就是这样，他们采用了以洋对洋的方法，抵制天主教势力的发展。我在1901年冬入了村中基督教私塾念书，从此我便接受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的全部奴化教育。

〔录自第三辑〕

鬧义和团的献县总堂

宋冠軍口述 王洗耳笔录

我是献县赵家菴人，庚子那年我才六岁。記得有一天我正玩耍的时候，我的表大爷对我說：“孩子，別玩啦，鬧义和团咧，我們躲躲去吧！”說着，就把我背上了大車。当时三輛大車都坐滿了人，因为我小，就坐在大人的腿上。我們雇的車把式是教外人，路上若是义和团問我們奉教不奉教，車把式就可以答說：“不奉！”我們可以魚目混珠，安然过关。

剛到了离家一里多地的薛村，就看見天主堂起了火。到了束城，日头已经落了。一进村，一伙义和团围上来，問我們說：“你們是干什么的？”我們回答說：“亲戚家死了人，吊丧去。”这样馬馬虎虎地过了陈庄、唐庄，夜間十二点，到了献县城里。城里沒有房屋，都住窩舖。

献县张庄天主堂，四周筑有三丈多高的围子，还有水壕，真是銅墙铁壁。里面有主教、耶穌会长葛神父，还有院长林神父及其他外国神父三十多名，教徒也有五、六千。外国神父們都会打枪，他們人人一杆从外国买来的洋枪，每天查看防御工事。其中有一个申神父每天还用望远镜在房頂上偵察村外义和团的活动情况。

每逢义和团进攻张庄天主堂时，一部分外国神父便領着妇女、儿童进堂；另一部分指揮青年壮丁上围子打仗。义和团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不久，朱家河村死了四个法国神父，法国兵听說后，就來献县张庄保护。他們来了之后，由一个法国神父领导他們。未几，这些衣冠禽兽便以“搜查义和团”为名，各处搶东西、奸污妇女。

庚子年后，很多当过义和团的人怕教徒复仇，便用錢买命，教徒貪財致富的不少。张房村何大□就依仗洋人势力到处詐財。庚子年以前，他只种二十亩地，庚子年以后，立刻置了两頃良田。

当时我父亲宋佩力是献县总堂的师爷，专门替外国神父写呈文、

打官司，和县官平起平坐，威震四方。献县一带的教徒欺侮了人，被告到衙門，有的就說：“宋某人是我姐夫。”有的就說：“宋某人是我的表舅。”立时就逢凶化吉。因此關得我父亲不敢再接見亲戚朋友了。他說：“一天不是这事，就是那事，若是爱管閑事，天天都得替教徒們写呈子、打官司。”由此可見，教徒們平日是多么横行霸道。

〔录自第七輯〕

指地借洋契

一九四七年冬，在山西长治天主堂获得此契。原件为麻紙墨笔所写，照录如下：

立指地揭〔借〕洋文字人吳风蕙，今因用洋在念，今揭〔借〕到天主堂孔大司鐸銀元捌拾元正。同面言明：每月利息壹分，限期半年为滿，本利全交。計存地六亩，倘若利息不到，由洋主照业。恐口无凭，立揭〔借〕約存证。民国廿四年七月初壹日

立指地契文字吳风蕙十

后批地契壹张 存地六亩

“你为什么奉教？”

曹森林

“你为什么奉教？我为五块北洋造。”这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曾经盛行于北京、天津教徒中间的一句民谣。这句民谣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经常宣传的所谓“致命圣人的血是教徒的种子”的真相。

由于天主教一直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而神父、修道生、教徒也趁火打劫。北京教区主教法帝国主义分子樊国樑 (A. Favier) 还出了布告，教徒所抢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五十块现洋，勿须上缴。每次外出行抢，经常是三人一组：一个洋兵，一个修道生，一个车把式。洋兵开道，修道生计数并压车，车把式赶车。于是银子、古玩、玉器源源流进了西什库天主堂的大门。如此强盗行径，似乎有损圣教会的“体统”，于是樊国樑和他的助手副主教林懋德便想出了用金钱收买教徒的花招，把一些赃款用来扩展宗教势力，洗刷杀人越货的污迹。

当时住在天津望海楼教堂里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名叫包士杰 (J. M. Planchet)，他根据樊国樑的指示，首先霸占了西于庄姜桥王五的两间民宅，成立了保守书房。因为书房的规矩是学习三个月的简言要理，因此外教人都称之为“冬三月书房”。学习期间由天主堂管饭，三月以后，经神父考试合格的就可以领到现洋。有的“教徒”今年上过“冬三月书房”，明年还去上。一年领一次洗，一年领一次钱。这些人多半无衣无食，为生活所迫，才入教领钱，实际上谈不到什么信仰。按包士杰是个爱财如命的人，从不肯施舍一文钱，所以教徒皆称之为“包钱串”。而他却肯出大量金钱成立保守书房，收买教徒，由此也可窥其真正企图了。

虽然主教规定了每个保守的得五块现洋，实际上许多地区只发

三块，那两块便入了神父腰包了。他们尅扣这两块钱，名义上说是书房的“开销”，名之曰“保守油”。静海县王家口有个本堂神父斐林，就是靠“保守油”发了财。斐林向主教呈报他有两千多名保守的，其实是虚报名额，从中渔利。

斐林靠“保守油”发财以后，放高利贷，开买卖，借天主堂的势力，肆意剥削压榨。后来和一个大姑娘勾搭上了，叫这个大姑娘认他作干爹。大姑娘的家里不依，告到衙门，县官却不敢管。以后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斐林声名狼藉，无法容身，便跑到了天津，托益世报经理刘潜卿代为设法。刘潜卿用了个釜底抽薪之计，请刘守仁神甫出头，收下了这个干女儿，给了她很多钱，才算了事。斐林又回到了王家口。

义和团运动之后，教徒数字之所以激增，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地痞恶棍，为了依靠天主堂的势力进行欺压讹诈；另外也有一些人则是为了避免这种欺压而领洗入教的。

河北省安次县马家厂有个教徒，名叫刘三，以前就在天主堂里混事。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他逃跑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马家厂。这时的教外人对天主教没有不害怕的，只要教徒随便给谁栽个脏，比如说谁杀过教徒，烧过教堂或抢过堂里的东西，谁就要大祸临头。为了不致牵涉教案，教外人只好认头赔款。许多教徒就这样发横财。当时人们称这种讹诈行为叫“炸酱”。刘三回到马家厂以后，就骑着马耀武扬威地到处“炸酱”。每到一处都是打着天主堂的旗号说：“神甫说了，你抢过堂里的木料，你当过义和团……。”刘三原来是个穷光棍，就靠“炸酱”发了财，而且还强占了一个女人。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发痛悔，他却一味叨念：“谁还欠我二十吊钱……”。

还有一个叫刘殿元的是天津西于庄保守书房的教书先生，大个子，半只眼。他一到西于庄，就对教徒们说：“往后小事不用找神甫，有什么差错我姓刘的挡啦。奉教就不能受气，开教若没势力，办不出个样儿来，谁还奉教？”从此刘殿元便率领一群恶棍，横行于当地一带。

西于庄大多数居民靠卖鱼为生。一次，教徒井二拉车送鱼，和鱼

店掌柜的紹二毛发生口角，以致动起武来，鬧到西于庄警察所。所长范兴兰畏惧洋人势力，力求和解。这时有人报告了刘殿元。半只眼刘殿元把自己的念珠弄断，来到警察所，硬說紹二毛侮辱圣物，欺負天主教；并且威胁說要上告，不然就带着全体教徒砸魚店。所长一听，吓得直打哆嗦。好說歹說，賠礼道歉，最后花了許多錢才算了事。

还有一次，刘家房子的一个女教徒来見刘殿元，說教外人刘士成欺負了她。刘殿元就派教徒把刘士成捆来，吊在树上鞭打，还用尿灌他，直到出够了气才放他回家。

南皮县杏行村教徒张季玉，在天津紫竹林教堂給帝国主义分子作飯，耀武揚威，仗势欺人。义和团运动中，他全家被杀。义和团失敗后，紫竹林本堂神甫法帝国主义分子刘克明(CI Guilloux)支持他回家报仇。张季玉拿着刘克明写的一封信回到南皮，調来一营中国兵，指哪儿打哪儿，受害者无数。张季玉到了杏行村，便逼迫老乡們叫他张老太爷，并且到处訛詐。許多人怕他謀害，只好給他送錢。不久，他的十八間房子都装滿了銅錢，銀子元宝也是多的无数。以后他为了报答帝国主义分子給他的好处，給望海樓教堂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包士杰拉去了两箱銅錢作为献仪。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里的所謂会长，表面上“热心”、“肯为教会出力”，实际上专门干着欺压人民的罪恶勾当。南皮县张彦恒村有个会长，叫作张立譚，他就是在义和团失敗之后，借“会长”的名义招搖撞騙，发了横財的。后来他住上了砖瓦房四合院，威风凛凛，气势凶凶，仗着洋人势力要挟地方官，魚肉乡里，经常出入县衙。当地居民每逢見到张立譚身着藍綢大褂，坐着紅拖呢轎車去县衙时，就不禁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禍降誰首。大家送了他一个綽号，称他为“张四皇上”。

张彦恒村附近一里多地的地方有个张坡庄，因用水与张彦恒村結了冤仇。庚子年間，张坡庄的义和团杀了张彦恒村的教徒。事后，教徒們为了进行报复，从天津邀去了二十多名洋兵把該村当过义和团的人全杀了，財物也搶光了。以后，张彦恒村的教徒经常在“张四皇上”率領下到张坡庄，逢人便打，見物就砸。

1901年阴历五月廿二日是张坡庄义和团杀死张彦恒教徒的周年。这一天张彦恒村的教徒为了进行报复，到张坡庄烧了十几间房子，害得许多人哭哭啼啼，无家可归。张坡庄居民忍无可忍，就在南皮县提起诉讼。县长孙某怕惹是非，但在民忿之下，见张彦恒村的教徒实在无理，只得逮捕了十四名教徒，又传讯了张彦恒村的会长曲某，面有难色地向他们说：“既然去年国家赔了款，农民也赔了款，不是已经讲了和么。怎么今年贵村教徒又烧了人家的房子呢？”接着又说：“难道奉了教就不守王法了么？”曲某竟蛮横地说：“不守王法就不守王法，房子是烧了，县官看着办吧。至于押着的人么，你爱放不放！”虽然县官为人怯懦，但一看他那付傲气凌人的姿态，也非常恼火，没有释放在押的教徒。教徒们去找了“张四皇上”。这时“张四皇上”正在家中养病，立刻喊着要上衙门。他到了县衙，一下轿就怒气冲冲地拿了半块砖头猛击升堂鼓。县官正在办公，一听鼓声不对，便知事情不妙，慌忙从屋中迎了出来。“张四皇上”见到县官二话没说，上去揪住县官的脖领子骂道：“姓孙的，你小子好大胆！凭什么抓我们教徒？教徒犯了什么法？好！非上天津、北京告你去不可。”县官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忙陪不是说：“兄弟胡塗，不是为了几间房子吗？”“张四皇上”一听就气炸了肺：“嗨！几间房子你拿着当回事了，一间房子值多少钱？不才二十五两银子吗？烧了多少我全赔。可是去年他们杀了我们多少教徒，你非得叫张坡庄的人给我们偿命不行。不然的话，我全杀死他们。一条命值多少银子，按人论价，就算大人一百二十两，小孩六十两，我姓张的出钱。”县官被逼无奈，只得答应立即释放张彦恒村的教徒，并再三告饒才算无事。

“张四皇上”一生为帝国主义效劳，抗日期间，他又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压榨人民。那时他已年老，便叫他儿子当伪乡长，帮着日寇向老百姓勒索钱粮，作恶多端。

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天主教徒，回忆起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灾难，不能不使人愤慨。只要头脑清醒，还有一点民族气节的话，就会感到天主教会反帝任务的伟大和重要了

武清县大三庄教堂的来历

石道宏

我是河北省武清县大三庄人。記得我十一岁那年，因为闖义和团，我村教徒几乎都逃到了天津，住在义成栈。义和团失敗以后，我們沒有立时回大三庄，先在双树村天主堂住了一年。会长負責找吃的，周围村庄的教外人怕教徒报仇，都往天主堂送粮食。过了一年，上边賠款下来了，死一口大人，賠償白銀一百两，孩子七十两。天主堂又分給每戶一支德国快枪。然后，又向教外人給教徒們要了一年的口粮，标准是：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粮食筹备齐了，我們各自帶着分得的枪、錢和粮食回了大三庄。

当时大三庄由于教徒人数太少(仅百余人)，未曾建立教堂，只是一处人字形的公所，每到主日、瞻礼，教徒們聚在一起念经。庚子年后，我村教徒在双树村由于受了大口屯本堂神父郭茂林(G. Bafcop)的慫恿，回村后，便向教外人寻衅鬧事，商議霸占村中的古庙盖教堂。这座古庙正在村中央，座北朝南，大殿三間，大殿两旁各有耳房两間；院中东西偏房各两間；此外，还有一棵老槐树，被雷劈裂，中間可并行二人；足見此庙已有悠久历史。这座古庙一直被蕭家店(俗名小店)、前台、后台三村的农民視为圣地，每逢三月庙会，三村的人穿紅戴綠，扶老携幼，来这里参加庙会的絡繹不絕；烧香，拜佛，聚会，唱戏，好不熱鬧。

教徒們商議已妥，便推举会长张广增和周砥率領教徒十余人出面向三村的村长交涉，要庙盖堂。由于对方实在不愿意給，但又不敢說不給，因此一直拖延下来。在会长和村长交涉期間，教外人经常开会研究对策。青年小伙子主张坚决不給，他們說：“这个庙是我們祖祖輩輩烧香的地方，若叫二毛子搶了去，不但是佛爷的耻辱，也是我們祖先的耻辱。他們若是非要不可，就跟他們拼！”老人們却含着眼

泪劝阻說：“不能拼，現在是二毛子的势力，你們沒見楊村車站駐的洋兵经常騎馬到我們村來嗎？大毛子一來，二毛子就遍地橫行，跟大毛子說么是么，咱們有理也沒處說去。先忍着吧，轉過年頭再說。現在人家有势力，咱打人家不行，人家打死咱白打，吃這眼前虧干么？”教外人开会时，有教徒家小孩去偷听，回来向大人报告。教徒一听说外教人不給庙，还要拼命，就都摆出一付好斗的姿态，乱嚷嚷地說：“拼就拼，他們人多咱們人少，咱們不是有快槍嗎？再找他們要一回去，不給就打！”于是张广增等又去找村长，劈头便說：“我們需要一个大堂，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你們的庙我們看着挺好，正在村中央，进堂方便，非要不可！”村长見这次來勢汹汹，便勉强答应了。当下写了紅契，到县衙門稅了契。稅契后一年，教外人又后悔了，三村联合起訴，告到县里。教徒們便去大口屯找郭茂林商量，郭茂林馬上給县官写了一封信，命他不准替教外人翻案，县官不敢违命，一过堂便成了一面官司。結果，教外人輸了官司。

教徒們既得了这座庙，便于1903年3月开始建筑大堂，到6月間便盖成了。大堂盖成以后，便擇定某主日庆祝。那天，大堂頂上挂有一面法国旗，大堂內外悬灯結采，鑼鼓喧天，鞭炮齐鳴，大礼弥撒是由双树村本堂侯神父举行的。

自此，教徒和教外人結下了不可和解的冤仇。

【录自第十八輯】

靜海县教会中的几个恶棍^①

王 洗 耳

一、吳三坏拦路骂官

庚子年以后，靜海县一带的人提起吳三坏来，真是恨得牙根疼。

吳三坏原名吳立德，是靜海县閻家塚村的人。早年种地为生，后来慢慢改行，从天津卫往乡村贩卖洋布，手里的錢漸漸多起来，就在村中开了一个杂货鋪。县衙門里的班子和衙役三天两头的来喝酒，喝完了，总是叫記賬，一抹嘴就走。吳立德的小买卖哪里禁得起这样刮扯，吳立德憋了一肚子气，可是見人家来了还得笑脸相迎。后来实在受不住了，一頓乱砸，把貨物和貨架子都砸了个稀烂。杂货鋪是不开了，可是又不甘心再去钻高粱地流汗。当时正是關义和团以后，洋神父又回来了，又修堂，又盖房，錢势俱全，橫气一冒多高。吳立德看准了这条門路，就奉了天主教，不久，就当上了大会长。这一来吳立德平地一声雷，比以前可闊了，說話气也粗了，真是一跺脚四处乱顛，乡村人誰敢不敬他三分。一見面总是三爷长三爷短，把三爷叫得山响。背后，却給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吳三坏。

提起吳三坏的势力，連县官都得让他三分。那一年，靜海县县官去陈台子办案，路过閻家塚，沒有下轎拜訪吳三坏。村中的教徒为了巴結大会长，就把这件事告訴了他，还大罵县官目中无人。吳三坏一听，登时火起，一拍胸口，大嚷大叫起来，“真他媽的不识高低上下，四面八方打听打听，哪有不知道我吳三爷的。凭他个小小县官竟敢这样无礼。你走是走了，不是还得回来么。”随后向报信的教徒說：“去告訴大家，过晌以后，大伙到村头上等他。过我这一亩三分地，非叫

① 本文系根据教徒张明捷提供的材料写成。

他抬抬脚不可。”县官办完案回县城的时候，果然来到了閻家塚。离着二里多地，就看见村头上黑压压的站了一群人。县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停了轿，叫身边的衙役前去探问。过了半点多钟，衙役气喘嘘嘘地跑了回来，一见县官就喊道：“县大老爷，不好了！咱来的时候，路过閻家塚，忘了拜访吴三坏，他现在领着教徒们拦住去路，非找老爷算帐不可。”县官一听吴三坏这三个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吴三坏的案子他曾经办过几桩，由于洋人的势力，办起来非常棘手，想不到今天闹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天主教可不是好惹的，县官无可奈何，只得下了轿，步行来到村头，见了吴三坏，连忙上前作揖施礼：“本官不知吴三爷在此，来时没有登门造访，本官失礼了。”这样才免了一场风波。

离閻家塚二十多里地，有个边家村，村中住着翟、张、王、沈几姓十几户教徒。闹义和团的时候，他们到天津紫竹林天主堂躲藏。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打败以后，这伙教徒都耀武扬威地回来了。因为房子都被义和团烧光了，就立逼教外人赔偿。结果，一间房赔款七十两银子。这一来，教徒们倒发了一笔横财，还霸占了村中一处官房，立了一个公所。教徒们的威风大极了。

教徒中间有个翟家贵，仗着教堂的洋人势力霸占了官地，村子里的人气不过，跟他打了一场官司。翟家贵的官司打输了，他就在夜间无人的时候，把公所拆了一个墙角，当时被打更的发现了。第二天，他就到閻家塚去向大会长吴三坏告状，说是边家村的人把公所给扒了。吴三坏一听，喊道：“这还了得！简直是要造反了。”立刻来到天津望海楼教堂，本堂法国神父包士杰叫保守书房的先生写了一封信，打发人送到静海县衙门，县官被迫重新审案，罚边家村的人给天主堂和翟家贵摆席道歉。

还有一次，静海县刘左庄子的北大局抓土匪，土匪跑到閻家塚求吴三坏保护，吴三坏立刻答应下来。衙役来到之后，吴三坏不许衙役搜查，为此与北大局发生冲突。杨柳青的乡绅石三听说此事，愿意从中调停。石三专走英国人的门子，有钱有势。吴三坏听到这个风声，却大骂石三乱管闲事。这一来就伤了石三。你有法国神父保护，他

有英国領事撑腰，石三一个翻云复雨，利用英国人的势力，挑唆北大局逮捕了吳三坏。经过一番审問，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幕后斗争中，英国人占了上风。結果吳三坏在天津西关街烈女祠被处了死刑。

二、刘景荣衣锦还乡

八国联军打进了天津以后，在紫竹林天主堂藏身的教徒开始各回本乡了。

在这些教徒当中有个刘景荣，他是津南管鋪头的人，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义和团初起的时候，他隻身一人逃到紫竹林，他的祖父母、父母等恋家，逃到边家村又返了回去，义和团一到，都被杀死了。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刘景荣的耳朵里。別人都走了，紫竹林的法国神父刘克明問刘景荣为什么不走。刘景荣立刻抱住刘神父的大腿，連哭帶号地說：“神父，我活不了啦！我一家十六口都叫义和团給杀了，我可怎么办？神父，您得給我作主啊！”刘神父不慌不忙地拍拍刘景荣的肩膀說：“我的好孩子，不要怕，快起来，我派个法国兵送你回去。看誰敢动你一个指头！”

刘景荣和一个法国兵，騎着馬，背着洋枪，直奔管鋪头而来。他們一进村就放开了枪，全村的人都吓坏了。村中管事的一看，赶紧上前点头哈腰，滿臉陪笑地說：“刘四爷，您回来了。”一方面应付着，赶紧派人把刘家的尸首七手八脚地埋了。当天晚上，就給刘景荣和法国兵摆了一桌席。刘景荣还是不依不饒地要找义和团算帳。

第二天一清早，刘景荣就带着那个法国兵到大庄去找义和团。刚到村头就放枪，見人就打，全村的人誰也不敢露面。后来还是村中管事的想了个办法。原来刘景荣全家被杀的时候，他三嫂子躲到柴禾垛里，当时她身怀有孕，虽然被义和团搜了出来，却没有杀。她逃回大庄她娘家，娘家的人却說她是二毛子，不肯收留。村中管事的老两口子沒儿沒女，就把她收留下来。不久，她生了个小男孩。刘景荣一来，管事的急中生智，就想到了这个孩子。他抱起孩子走出大門，离着老远，就大声喊了起来：“刘四爷！別开枪！”随后把怀里的孩子往上一举說：“这是您的后代。”刘景荣騎着馬往前凑了几步，在馬

上用鞭子一指管事的說道：“老混蛋！我們一家十六口全叫义和团給杀了，还有什么后代？”管事的連連哈腰把事情解釋了一番。刘景荣立刻从腰里掏出一大把銀子来，遞給管事的說：“我沒安家，孩子，你先收养着，以后再商量，先找义和团算帳要紧。”这时候村中的人見管事的把刘景荣哄住了，大胆的就湊了上来，听到刘景荣最后的一声叫喊，吓了一跳，大家一起央求說：“刘四爷，您先別着急。人反正是死了。咱們要錢給錢，要啥面子給啥面子，您看这样好不好？”然后大家連忙將刘景荣扶下馬来，連那个法国兵一起請到管事的家里，大家湊錢先摆了一桌席，由管事的陪着他們吃喝起来。管事的慢慢把話引入正題，刘景荣一张嘴就是几千几百的要銀子，经过管事的百般央求才落了点价。

刘景荣一看，这倒是一桩不坏的生意，于是天天領着那个法国兵各处找义和团。有一天，走到半路上，見到路旁菜园子里种的白萝卜，刘景荣正有点口渴，下了馬就拔萝卜，咬一口，不好吃，就扔了再拔。管园子的看了，真觉着心疼，慢慢地湊上去，低声下气地說：“老爷，您別拔了，这萝卜沒长熟，不好吃……”沒等他說完，刘景荣就把眼一瞪，罵了一句，然后轉过头来，不知对法国兵咕囔了几句什么話，只見那个法国兵举起枪来，嘭的一声，管园子的应声倒在了萝卜地里。

刘景荣借口查拿义和团，到处招搖撞騙，张口就要銀子，結果发了大財，他家的两間房装滿了元宝和銀坨子；成串的老錢堆了一院子，時間长了，上边都长了草。刘景荣成了食必山珍海味、衣必綾罗綢緞的“闊老爷”。

三、雷鸣远保释凶犯

靜海县的大白村是由东西南北四个台合起来的。这四个台互相結下了很深的仇恨，经常不断地打官司告状。义和团运动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大了。东台有个张佩脩奉了天主教。他原是个有名的刀笔，这一来真是为虎添翼，他仗着天主教的势力独霸一方，人們都叫他东霸天。

有一次，张佩脩同外教人打官司，在衙門里过完了堂，回家的路

上，张佩脩把对头打死了。这个人原是全村九十户人家推出的代表，人家当然不依，就在县里把张佩脩和他儿子张克超告了。衙役知道张佩脩有天主堂撑腰，不敢說是逮捕，作好作歹地“請”他們父子到县衙門走一趟。张佩脩知道这场官司躲不过，就滿口答应下来，“张某不在乎这一套，大白是咱张家一座山寨，有我們父子两条猛虎，怕什么。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你們哥們不用客气，咱公事公办。”說着，他把下身脫了个精光，只穿了一件长袍，叫衙役給他上了三大件刑具，一路上連嚷带罵。村里的人听說东霸天要上衙門过堂，都出来看熱鬧。大人、孩子、姑娘、媳妇，滿滿站了一街筒子。张佩脩走到对头的門口，見这家的姑娘、媳妇也站在大門外看熱鬧，当时轉过身来把长袍一撩，羞得人家姑娘、媳妇連嚷带叫地跑回了家中。

到了县衙門，碰上县官还有几分正义，加上人命关天，就比较公允地审問起来；张佩脩却摆出了一付流氓相，死不招供。县官气极了，把他們父子打了一頓大板，张克超不是正凶，被放回家，张佩脩的案子却一直關到天津官厅，最后判处死刑，限十天可以上訴，十天一到，就要执行。张克超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鍋里的蚂蚁，到处托“門子”、求人情。大家都知道张佩脩素日作恶多端、血債累累，誰也不敢出面。后来听說雷鳴远和官面上有交情，根子硬，路也寬，就找到了雷鳴远。雷鳴远立即給官厅写了一封信，結果，官厅把死刑改为三年徒刑。

三年一到，张佩脩出獄了。回家的路上正过管鋪头村，当时鞭炮齐鳴，神父、教徒都出来欢迎，还在堂里摆席設宴，給他压惊。临走的时候，神父和会长們集合了管鋪头和閻家塚的音乐队，吹吹打打地給张佩脩送行。大白村更不敢怠慢，几乎全村都出来迎接。张佩脩的对头見此情况，这条恶虎被纵归山，日后少不了麻煩，顾不得前仇旧怨，特意摆席向张佩脩表示道歉。自此之后，张佩脩父子在大白一带更是横行无忌了。

〔录自第七輯〕

花 狸 豹 搶 亲

张 济 众

张文玉是河北武清县小韩村教徒，因他头上长疤，又有一脸麻子，人们叫他花狸豹。他曾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恶活动，很受法籍帝国主义分子戴德荣(Déhus)的赏识，义和团失败后，他经常身携六轮手枪，神气十足，横行乡里。有些教外人惧怕他的势力，和他拜了把子，香河县河北屯张起宽就是为了避免伤财惹祸和他称兄道弟的一个。

河北屯有个叫赵有德的农民，生有四女，三女儿乳名小三，一日外出，被花狸豹一眼瞟上了。花狸豹遂要求张起宽为自己说媒。三天后，花狸豹顾不得回信，就买来首饰托张起宽送去做为定礼。张起宽说：“小三她娘不愿意。”花狸豹说：“真不识抬举！她再不愿意，你就跟她说不愿意也得算着，我和她闺女已经有了事。”张起宽只得拿着首饰见赵小三的母亲说明来意，小三的母亲说：“说什么我也不愿意把亲骨肉嫁给二毛子，这不是委屈我的儿吗？”小三听说了，气得把自己的脸抓破了，血流不止，又把头髮撕掉了好几缕。从此，饮食俱废，哭泣不已，她悲痛地说：“我上吊死了，也不去呀！”因此，日夜有人轮流看守，以防不测。

花狸豹闻听之下，冷笑了一声说：“我在你们庄上丢了五十两银子，这庄上没好人，非得给个样看看不可。”他这一讹诈，吓坏了村里管事人，大家商量以后，来到赵有德家央告说：“你们可怜可怜咱河北屯全村的人吧！你们再不把三姑娘嫁给这个花狸豹，恐怕他要下毒手了。”赵有德夫妇经大家苦苦相劝便含泪答应了。

花狸豹抢走了赵小三，把她送到离家四、五里地远的窑厂，让一群守贞大姑日夜在小三周围逼她奉教。在神父跟前行了婚配圣事。

花狸豹在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纵容下，连讹带诈抢了不少银子，霸

占了民女，于是置房买地，很快成了大户人家。这就在小韩村天主堂里又增加了一位热心的“会长”。

〔录自第一輯〕

辛丑見聞錄 陈蕃頤藏

說明：陈星庚(鈞侯)光緒二十七年任京畿善后营务处总文案，目击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焚掠破坏情况。兹将他日記、信件中有关記載，照录如下：

九月上旬自上海入京，登泰順輪官館，十六日到塘沽，即过津进京，寓崇外北五老胡同宁波府館。

遭毀禁地及衙署：太庙尚全，物件略失。惟惇叙殿左右各三間，左儲珠宝，右儲金銀千万，銀銀二千万，日本兵进大内，雇小工以緞匹裹成大包袱，抬运三日不尽，即以包内銀銀珠子，擲作小工運費。

遭毀禁地：仪禮殿、武英殿、北海全福寺内万佛楼、地安門(庚子七月廿二〔一〕洋兵入城)、正阳門外楼(拳“匪”拖燒)、正阳門第二道内楼(庚子八月上旬德兵延燒)、永定門外海子北城嘴(洋兵运入城，以筑扩充使館界址围囑炮台)。衙署如鑾駕庫、堂子均圈入使館界，翰林院、庶常館、詹事府、工部、兵部、欽天監、鴻臚寺、太僕寺均毀，宗人府、吏部、戶部、礼部尚存，吏部案卷全存，戶部案卷亡失，各司現修理十之七八，惟三庫均毀。

端府、庄府全毀，豫府、怡府、肅府占去未还。

土匪头子姚三黑^①

张济众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外国传教士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便利用他们在我国抢劫的财宝，大量收买教徒。在外国传教士网罗的形形色色的教徒中，有个著名的土匪头子，名叫姚三黑。

姚三黑，因綁架、掠夺心黑手狠而得名，其真实姓名无人提及。他是河北省永清县南关人，不务正业，终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爱好使枪弄棒，人人畏他三分。他浪荡江湖，结交绿林，带有一帮狐朋狗友簇拥着他。庚子年后，京南大闹开教，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便和自己的朋友们报名参加了保守书局，很快学会了八端经和簡言要理。来年灯节领了洗，洗名保藤，得了八块北洋钱。

姚三黑等因为几次偷了地主的庄稼和大青骡子，吃了官司，坐了牢，但都被外国神父要出来了。因此，他对外国神父感激涕零。他认为天大的事，神父一封信便化为乌有，有什么可怕。从而姚三黑便明目张胆地干起土匪綁架的勾当来了。

姚三黑一次挺着胸膛，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圣牌向人们夸耀道：“大丈夫作事要光明磊落，干，就干大的。像偷鸡拔烟袋的事我不作。”这些话成了他招兵买马的宣传。数日之间，有二、三十人来投奔他，其中多数是“八端经的教徒”，每人脖子上也都带着圣牌。他向这些教徒说：“咱们要抱团，干个像样的，人不亲，教还亲呢！”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十人，最后竟发展成百余人的大匪帮了。他制了一面白地黑字的大旗，上书“天下第一团”，插在了大洼的土窑顶上。

姚三黑等綁票，不綁在天主教的，劫路也不劫在天主教的。一位外国神父赞扬他说：“保护奉教的人，将来准能为圣教会出力！”

[选自第四辑]

① 本文根据教徒提供的材料写成。

一个基督教徒村庄的由来

何凤德

在永清县城东三里，有一个新民庄，全村四十多户，是一个纯基督教徒村庄。在日本鬼子侵占永清时，这个村子就挂起了英国旗，俨然成了英国的租界地。

新民庄的建立，有一段血泪的历史。基督教传入永清县的时间比较早，是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最老的教会之一。帝国主义“传教士”来到永清县后，假借传教为名，勾结土匪恶霸，干尽了坏事，人民对他们恨入骨髓。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来后，永清教会自然成为人民“众矢之的”，当时教会里的两个英帝国主义“传教士”，被义和团捉到，解到练团中心——武家营，处以死刑。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帝国主义分子、圣公会主教鄂方智(Norris)首先带领英国侵略军进攻永清县，炮轰了城隍庙，屠杀了中国军民二百多人，事后埋在县里西关。

这次侵略永清县的主角鄂方智，曾任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急先锋。他曾在北京东交民巷亲自指挥对义和团作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他一马当先，带着英国侵略军攻打永清县，炮轰武家营，并逼着交出杀死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义和团领袖李殿邦。永清知县高某在鄂方智的威胁下，不敢不照办，但又慑于人民的威力，不敢公开下毒手。当时义和团的领袖李殿邦仍住在武家营。某天晚上，清朝政府佯作派兵出南门巡逻，旋即转道东下，直奔武家营，捉拿了李殿邦。当时未敢带回县衙，而带到城西偷偷地杀害了，天明群众得讯前来保释时，已无济于事了。

鄂方智又要挟清朝政府将武家营全村的农民，悉数赶到武家营村东三里的新立村，抢夺了他们的房产和大量土地，分给了当时教会从各处招来的三十多户信徒，每户给了五间砖房，三亩二分宅地，三十亩良田；并在村东头盖了一所大礼拜堂，在村南开辟了一个花园；

又成立了一所小学校。从这时起，武家营改名为新民庄，成了一个純基督教徒的村庄。

帝国主义分子鄂方智除了野蛮屠杀中国人民之外，又进行阴险毒辣的文化侵略。他一方面要挾永清县賠償銀子四万两，一方面牢籠人心，假惺惺地說：“这是你們永清人的錢，仍用在永清人身上，我們英國人不要。”結果按照他的主张，在县东关开办了一个存实中学。校內課程除中国史地外，其余都用英文，儼如一所外国学校。招收的学生不外是地主豪紳的子弟和仰外国人鼻息生活的青年。毕业生多数由鄂方智介紹到海关、洋行、盐务、邮政或外国使館工作，使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得力助手。有的毕业生則被送入神学院“深造”，便于培植他們利用基督教为帝国主义推行其侵略活动。这就是鄂方智所邀买人心的“永清人的錢用在永清人身上”的本来面目。

鄂方智还有一手毒計，就是积极培养地痞恶霸，史鴻章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教徒侵占武家营时，史鴻章借机巧取豪夺，独自占了宅地二十余亩，良田百余亩，在村南头修起了他的私人花园，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教会上层人物以外，一般老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史鴻章一贯仗着洋人势力，挑詞架訟，魚肉乡民，经常坐着轎車“串門子”，强奸有夫之妇。有一次他仗着洋人势力，包攬官家造井工程，要挾教徒李某与他共同作弊，利誘說事成后給李某良田二十亩，李某不肯，他就拿着刀子进行威胁。这个恶霸还披起了宗教外衣，作了圣公会的会吏。

【录自第三輯】

美国公理会教士鼓吹加紧对华文化侵略

謝 紀 恩

1900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文化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公理会传教士毕海瀾(Harlan P. Beach, 1883年侵入中国,在通州进行传教活动)发出哀鳴說：“仅在短短的一个夏天中，三百年来的天主教工作和将近一个世紀基督教的努力，毀坏殆尽。”

帝国主义传教士当然不甘心失敗，他們也不会放弃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阴謀。毕海瀾回到美国充当了“学生国外义勇布道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教育干事，于1901年，他为推动这一运动写了本书名叫《基督教差会的地理与地图》。在这书的卷一第一章《中国及其属地》，中有一节題为《1900年最有用工作形式》，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野心。他不加掩飾地說，“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标准传教区域。……虽然在最近的乱事(指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过去的一些活动形式都終止了，……但在未来的岁月中，各教区依然有必要作好那些基本工作形式，使不受中国新生的影响。”

1900年之后，帝国主义分子便变本加厉地使用全套的文化侵略的招数，称之为“最有用工作形式”，处心积虑地加紧扩张宗教势力，企图麻痹我国人民的反帝和革命斗争意志，并进一步奴役我国人民。

一、医院和診所

帝国主义分子最得意的法宝是医院和診所。毕海瀾把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形容为“用来劈开千百个不友好家庭的一把尖刀”。他认为传教医生是“最有用的”，因为“他們能解除中医无法治疗

的疾病的痛苦,而受到当地人的感激和赞赏”。帝国主义传教士开设医院果真是发善心为中国人治病吗?绝对不是的。毕海澜自己已经一语说穿了办医院的真正目的是,“在医院里可以利用空闲向病人作口头传教,并使成千上万的病人得到阅读福音小册子的机会,还可以带回家去,成为面酵。”

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分子雷纳德(D. L. Leonard),他是《世界教会观察》杂志的副主编,在他写的《差会一百年》一书中,直接地把医疗工作说成是“传扬福音的最有价值的臂助。……这个工具可以除掉最苛刻的偏见,并博得信任 and 好评。”他更引用卖国贼李鸿章对一个传教医生说过的话:“我们中国人自认为可以照顾自己的灵魂,但是你们能更好地照顾我们的身体,因此,派更多的传教医生来吧!富商和官吏愿意每年为此捐输巨款。”

二、学 校

毕海澜对男女日校(小学)极感兴趣。在他所写的书中自鸣得意地介绍了一些诱骗儿童入学的手法和经验,“主要是招收无力送子女入普通学校的贫苦教徒家庭的男女儿童入学。……在一些学校中需要用少量现钱和一些画片诱使儿童入学。”关于课程则是“初步学些英语和西方文明,更主要的应教圣经。”关于教员要“由高级的教会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担任”,并且要由“外国人监督”。办这种学校的目的则是“使儿童对一种理性的宗教教育产生好感,使千百个学生学会背诵圣经,……为使这神圣的种子在儿童的心灵中萌芽,并在异教徒的家庭中开花结果。”由此看来,帝国主义传教士办小学的目的是通过毒害儿童进一步把宗教势力渗入家庭。

毕海澜对办寄宿学校(中学)提出要注意选择对象,他说,“应挑选少数的人参加,……这种学校对将要成为教会家庭的主妇和母亲的青年女子更有价值。”他认为办学校和训练的方法应该是“使入学的人与传教士和教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多数不信教的人隔离。”在课程方面他认为,“应尽可能地适应中国人的需要,虽然中国古文是不值一学的,因为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所不知的生命之道需要来学,

……但看来学中国的经典著作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妇女应使多学家政。……沿海城市应多学英语。”办中学的目的则是：“培养将来教会的领袖。……培养妇女成为基督教家庭的主母。”

在办大学方面，毕海澜首先认为：“可用天文学和数学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发动了所谓“洋务运动”。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当然支持洋务运动的发展，毕海澜便鼓吹什么“长久以来的事实证明，传教士是中国仅有的、最好的教师”。并主张教会大学“迫切需要训练一批中国人使能投入土木工程、采矿、电机工程和地形测量工程等方面”。

神学教育当然更是毕海澜所关心的。他提出“中国教会对办普通教育不支持的人，也赞成成立神学”。他说：“教区应分别为男女教徒举行查经班，冬天农闲时举行数周的联合查经退修会。”他认为这样做就会有“成批的教徒和慕道友感到兴趣而参加，希望得到一些适用于家庭的宗教知识”。又说：“每年有成千的人受到鼓舞和感动，能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并成为不信的人中间的救灵者。”也就是作为帝国主义扩张宗教势力的帮手。

再进一步就是办神学院。毕海澜说：“从查经班中挑选的一些教会青年”，使他们“受到完全的神学教育，再去教育那些无知的群众”。其效果是“有些人能吸取圣经的灵义并自如地运用其内容，甚至连西方的学生都作不到”。由此可见毒化教育之深。

三、文字印刷

文字印刷的工作在中国是传教活动的前奏曲。因为帝国主义传教士乍来到我国时，正值清廷禁教，人民反对，无法公开活动，因此他们只得先翻译圣经，偷印一些小册子，并暗中散发。

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所以如此重视文字工作，其原因正像毕海澜所说的：“慕道友受训，学校与训练班都离不开文字资料。同时，基督教文字是唯一能接触官员、绅士的最好媒介，其影响可从地方官府到皇帝宝座。”毕海澜描述文字散发工作的情况说：“实际上

任何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都参与了基督教文字的散发。……传教士与街头售书人在教堂、茶馆、集市、庙会或考场门前把宗教书籍售出、借出或干脆白送给人。”他还提到一种教会办的借书会的活动说：“中国南方的一些借书会成了在官立学校和贵族门第中为基督教打开门户的得力工具。”

四、布 道

上面已经说到一些形式如医院、学校和文字都还不过是帝国主义传教士为达到进行布道活动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手段，而布道才是其活动的真正中心和基本形式。毕海澜在他写的书中提到个人、教堂和游行，特别是乡村布道等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布道最有利的办法，就是传教士与个人接触”。这显然是因为在初期公开向群众进行布道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先从个人下手。

毕海澜描述了当时进行教堂布道的情况：“教堂多半是在城内租赁一处临街的铺面房，欢迎任何人入内。……人们成群聚集，为要看看‘洋鬼子’，听听不用假嗓的异于东方的唱诗。由于殷勤的招待，听完唱诗人们便会坐下来。在新辟地区最好不作祈祷，因为能被认为是念咒害人而逃散。……聚会常会遇到干扰而中断，如小贩叫卖花生；熟人互相打招呼；来回走动；吸鸦片的故意制造混乱；抽烟的就近炉边或盘香旁点烟袋；街上官员过路或看人打架会引得全部听众跑出去看热闹；等等。但他们很快还会回来，有进有出，时来时去，整天堂内总不断人。……如能供应茶水更妙，会后最好分组谈话。”

关于游行布道，毕海澜写道：“游行布道一般是乘集市之后，去到一个县城。……以圣经和宗教书籍作为全付武装，……夹杂在小贩叫卖声中放开喉咙来宣讲。……工作可继续到夜幕降临时。好奇的群众往往提議在传教士住的店里举行晚间接见。这工作不是白费的，有人会留到午夜，传教士与这人的谈话当然是天使所乐闻的。”

毕海澜认为乡村游行布道，可以“少绞脑汁而收效更大”，他写道：“或坐在井旁，或站在庙台上，很快地刚下工的农民围拢来看外国人并听他讲，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妇女，她们在城市中是不可能公众

場合露面的。”地点选好了,对象也有了,便进一步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如:“簡短的說教,友好的表示,散发教会問答和宗教小册子,或在地上写几个簡单的字。”毕海瀾特别主张把乡村游行布道形成制度,因为“在城市常遭碰壁”不像乡村容易收到扩张之效。

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传教士所经营的文化侵略活动受到严重打击。在义和团遭到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后,他們又乘着帝国主义的淫威,力图恢复他們的活动障地。用另一个美帝传教士艾伍德(I. J. Atwood,自1883年在山西公理会进行传教活动)的話說,是“一个悲痛的但又是胜利的重返”。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毕海瀾把传教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1900年最有用的工作形式》。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著述中,我們知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种种形式,至于文化侵略的内容,本文尚未詳談。

(录自第二十四輯)

天津法汉学校的变迁

赵振亚

望海楼的教堂和法国領事館在 1870 年被天津人民焚毀之后，法国传教士随着法国領事館一并迁往法租界的紫竹林，于是紫竹林又成了传教士的活动中心，继续在这里建教堂、立学校、办医院，进行传教活动。

1887年，紫竹林教堂的法国传教士刘克明(Guilloux)及荷兰传教士武致中(Geurts)，为天津的外侨子弟成立了一所中学，称为圣魯易中学(College St. Louis)，供外侨子弟学习英、法等外語及商业知识。

1891年，北京教区主教都士良(Surthou)从法国調来 6 名圣母文学会修士；当年 4 月，他們就来到天津接管了圣魯易中学。后来，这所中学曾迁到解放南路，最后才迁到营口道。

另外，紫竹林教堂还有一所专为信教的中国子弟开设的学校，圣母文学会修士来津后，此学校亦交给他們接管。随着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天津日益扩张，法国駐北京公使施鄂兰(Gérard)感到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能通外語的中国人，叫他們在法国的机关、企业里为法国服务。1895年，施鄂兰及法国駐津領事卡拉德(Chaylard)就向紫竹林教堂的传教士及圣母文学会的修士建議，在为中国子弟所設的那所中学里，增添法文課程。至1897年，竟將該校隶属于法国工部局，并迁移到法国工部局之旁，称为法国学堂(Ecole Nationale Française)。

1900年，天津各地兴起义和团运动，这所法国学堂因时局的影响而关门。八国联軍侵入我国以后，清朝政府同各国签订条約，天津的外国租界又向外扩张了。法租界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只限于解放桥以南到馬家口、天增里一带，东靠海河，西至海大道，这次竟一直扩张到墙子河畔。租界里的中国居民，特别是无业貧民均从租界地被驅

逐出来，集中到天津城厢地区。能继续被容許住于法租界的中国人，大半都是在法国工部局或法国的其他机关里作事的。这样一来，許多中国子弟随着家庭迁移到中国地，也就脱离了法国学堂，到中国人开设的学堂里去读书了，法国学堂只剩下了四十名学生。为了开辟学生来源，圣母文学会的修士們与法国駐津領事罗歇尔 (Rocher) 及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樑 (Favier) 計議了一番，决定将該校迁往望海楼教堂的东院，法国領事館的旧址。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中国人的子弟不能到法租界去上学的麻煩，从而也就保证了学生来源。当时就在法国領事館的旧址上修盖了十余間中国式的平房，又在后院为修士們修盖了一所小楼。果然学生人数大为增加，很快就达到了一百余名。

望海楼的法国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两个部分，学生修业期限，初等四年，高等二年。1907年，学校改名法国工部局学校 (Ecole Municipale Francaise)，由原来的四班扩充到五班，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余名。其后，投考的人数越来越多，而該校校舍建筑在望海楼教堂和獅子林大街医院 (現已迁到金钢桥附近，改为市立第二医院) 之間，因为地势狹窄，不能扩建，且原有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因此，学校当局又計劃将学校迁到别处。

1914年，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祿在墙子河西岸的老西开地面修建了教堂，法国駐北京公使和駐津領事乘机扩充租界，最后竟强占了老西开。1916年，圣母文学会修士就利用法国工部局供給的大部分資金，在西开教堂的对面修盖了一所新的校舍。新校舍的丁字形的三层大楼将学校分为前后大小两院，前面的小院临独山路，院門即学校的正門；在面向街心的三楼牆壁上横书法語一行：“ECOLE MUNICIPALE FRANCAISE”，下有“法汉学校”四个中文大字。后面大院十分寬敞，是学校的运动場。

法汉学校在西开建立了才一个月，就爆发了“老西开事件”，法租界里的中国人及法国各机关的中国职工罢工，法汉学校的学生也罢課，以抗議法国侵略者占老西开的罪行。到了1917年，法汉学校只剩下了7名学生。反法风潮过后，才漸漸增加了学生。到1928年，該校学生达到四百多名。

法汉学校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处在法国工部局控制下，由圣母文学会修士掌握，任其为所欲为。学校里的课程以学习法文为主，中文只占着极其次要的地位。学生所领到的毕业证书，不是教育局发给的，而是圣母文学会的修士（院长兼校长）盖了章的证书。由于毕业生的出路就是到法国机关工作或者转入法国的高等学校去读书，法国修士的证明足以取得法国人的信任，为此也就不需要中国教育局的毕业证书了。

圣母文学会是从法国传来的一个会派，这个修会的宗旨就是以“办教育”进行“传教”。他们随着法国公使和法国领事，在我国北京、上海、汉口等各大城市都成立了这种性质的学校。名称虽然不同，而其组织、目的和教育方法却完全一致。

1929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一项关于“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的规定，命令“凡以宗教团体名义捐资设立学制系统内之各级学校，应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和备案，遵照教育部所定关于是项之法定办理……名称不合者，亦应分别改正……”。根据上述规定，法汉学校亦不得不有所改动。首先是当了十几年校长的圣母文学会修士葛子琦（Claudius）放弃校长名义，找了他的走卒许日昇为法汉学校校长；同时也将墙上的“ECOLE MUNICIPALE FRANCAISE”的法文字迹取消了，最后还组织了校董会。

许日昇原是法汉学校的毕业生，他专门学习英语和法语，以便和洋人打交道。以前，他就借着葛子琦的推荐在法国工部局当“师爷”，协助法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法汉学校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教育局提出学校中不得由洋人当校长，应当由校董会聘请一位中国校长。实际上，许日昇当法汉学校的校长，根本不曾得到校董会的聘请，乃是葛子琦一手包办的。许日昇名义上是法汉学校的校长，可是一月之内，也不一定到校中去一趟，学校大权仍然完全操在葛子琦的手中。葛子琦名义上变成了校务主任，实际上，他的权利和以前当校长时比起来，是丝毫未变。

至于校董会的董事除了几个法国人以外，大多数是法租界里的神商富翁，实际上，也是由于教育局有这么个规定，学校里不得不搞

个董事会敷衍一下而已。

按教育局的章程,学校里的一切功课都有指定的课本,法汉学校虽然立案,但是仍然保留着法文课,而且高中学生的理、化等课本都采用法文课本,由法国修士授课;为此,学生仍然必须偏重学习法语。1936年,“法国殖民地及国外法语推广协会”还曾经在“国际法语教学展览会”上极力宣扬法汉学校在推广法语方面作出的成绩,并且发给了该校奖状。直到1939年,法汉学校还坚持着聘请法国工部局人员作考试员来校中监考的旧习^①。这一切都可以证明,法汉学校之所谓立案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其教育方针——为法国训练侵略助手——是原封未动的。

1942年,德国军队迅速攻破法国首都巴黎;不久,法国本土也全被德军占领。就在这一年,天津法租界亦被日本取缔了,法汉学校也就失去了法国工部局作为靠山,失去了法国津贴。法汉学校的圣母文学会修士乃随风转舵,加紧与日寇进行拉拢。最惹人注意的是,汪精卫伪政府派驻日本的公使、大汉奸徐良,竟被葛子琦聘为法汉学校名誉董事长,其用意可想而知了。依靠这种汉奸关系,在抗战期间,法汉学校的学生反而有增无减,1944年,该校中、小二部学生竟达一千零三十六名之多。

抗战胜利之后,首先来到天津的是美国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随着局势的变化,法汉学校里的法国修士越来越少了,取消了日语,添上了英语,法文课则成了选修课。学校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重要职务都由一些国民党员担任。学生中间的三青团都是横着膀子走路,打架斗殴的事情不断发生。到了东北即将解放,华北也将获解放的时候,法汉学校又增加了军训课,聘请了一位国民党少校授课,企图用青年学生充当国民党的炮灰。当解放天津的炮声打响以后,这个国民党少校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学校也就停课了。

解放后,这座为法帝国主义及日寇、国民党服务多年的学校终于

^① 1939年担任法汉学校考试员的有:法国工部局局长谷拉克(Conlhac),法国工部局副秘书长桑迪西(Santucel),法国大夫米尚(Michand),法国工部局工程师梅里昂(Melinand)等。

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成为培育新中国第二代的园地，这就是现在的天津市立第二十一中学。

【录自第二十辑】

借钱让占房契

一九〇七年冬，在山西长治天主堂获得此契，原件为麻纸墨笔所写，照录如下：

立借钱让占房文字人王宽心。兹因宋家庄天主堂房屋不敷住用，乃将王宽心北房叁间让占天主堂暂为住占。本人并得到潞安天主堂现洋五元，七尺椽子贰拾根。工料完全归王宽心担负。工成之后，由天主堂随意住占。一俟该村建修大堂成工，王宽心将洋五元并七尺椽子贰拾根归还东堂；此时堂内将北房叁间交给本主。恐口难凭，立字为据。

立借钱让占房人王宽心十

中人 武教伦

民国二十三年阴五月廿日 具

朱家寨子女学的血泪回忆

——揭露帝国主义办“慈善事业”的血腥罪行

张 志 新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家乡——山东省乐陵县。他们用赔款、罚款、捐款等各种名目勒索钱财，在朱家寨子街重新建起了被义和团烧毁的教堂，并且占地新建了三座高大的三层洋楼，作帝国主义牧师、教士、大夫的住宅。同时以慈善事业为名，修建了一所医院和两所学校（男女校各一所）。当时有很多人受到蒙骗，把子女送到学校来，其中多数是信徒子女，也有少数是非信徒子女。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也听信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说什么入学后，“既能受教育、信耶稣，又管吃管住”。在我十二岁那年（1908），把我送进了这座用高大围墙和三层门圈起来的“朱家寨子女学”。

这座女学的校长是圣道堂（循道公会）英帝国主义女教士德安义（Turner），当时有五十岁左右，很高的个子，满头白发，一脸横肉，长着一双灰不灰、蓝不蓝的夜猫子眼，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带有山东音的官话。我们很少见到她笑，偶然地咧开大嘴作个笑脸，反而更觉得吓人。我们全校四十多个小女孩儿，大的十七、八，小的七、八岁，没有一个不怕她的，不只是因为她长相吓人，而是由于她对我们的凶狠的控制和残酷的虐待。因此我们暗地里叫她“母阎王”。

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我们四十几个女孩子，被分别挤在十间很小的小屋里，因为座落在教士楼和另一座楼中间的一条夹道里，终年见不到一丝阳光。屋子里非常潮湿，跳蚤、臭虫、蚊子特别多，同学几乎都长过脓疱疹。有一次我浑身长满了疥，只得休学回家，养了半年才好。一到夏天地上一

踩就冒水，冬天地面上冻一层冰，炕上凉得没法睡，多数同学手脚都冻烂了。以后到了冬天，德安义就让我们把院内长的老青草晒干铺在炕上，每星期拿出两捆秫秸分在十间屋子里烧炕，不烧还好，一烧反倒弄得一屋子烟和水气，又呛又闷，因此大家宁愿挨冻也不烧炕了。有时她发给作饭的柴火不够用，我们便留着这秫秸补其不足，但被德安义发现后，就连这两捆秫秸也不给了。

我们吃饭得自己作，每天找德安义去领粮、领柴。我刚到校时，每天两顿饭，没有早点，上午饿的两眼冒金花。后来在家长们的要求下，才每天加了一顿早点。每天早晚两顿小米稀粥，中午小米面窝头；顿顿菜都是腌萝卜条，有时给沏点盐汤。我们这些孩子们正在发育的时候，由于得不到最低的营养而一个个骨瘦如柴。她不但不管饱吃，还常诬蔑中国人肚子吃得多，说：“我们（指洋人）的肚子才这么大（比划有小香瓜那么小），你们中国小孩的肚子却这么大！（比划足有木盆那么大）”

对我们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这座女学上的是什么课呢？每星期由她用听着夹生的中国话讲两次圣经课，另外请了一位老秀才每礼拜教我们认几个字，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论语》，连小注都念，就这么几本书教了七、八年。其余时间就是干活了。帝国主义分子德安义残酷地剥削学生的劳动力，除了让我们收拾屋子、擦地板、擦玻璃、洗衣服以外，还要在工艺课的名目下干许多活，如刺绣、挑花、绣花、织毛袜、手套等。她分配的活特别多，在规定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如果到时间没有完成，第二天就要受到挨打、不许吃饭等种种惩罚。我们只好少睡觉，快吃饭来赶活。可是她还要求相当高的质量，她说：“这些东西要运到外国去换钱，给你们买饭吃，要是活作得不好，卖不出去，退回来了，你们只好饿肚子。”虽然我们的活一次也没退回来过，但是我们总是照旧饿着肚子。她却用赚来的钱，挥霍享受。

“挑花”就是在一种非常细的麻布上挑布丝儿，然后再绣上花。这种活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每一针横竖都是三个布丝儿，因此相当累

眼睛，白天还好，晚上屋里沒有灯，便借着課堂上的吊油灯赶活儿。眼珠都快瞪出来了，生怕錯了一个布絲儿。否則不但要挨打，而且还得重新作。因此很多同学眼睛都累出病来，有的流泪，有的发炎流脓。其中有个同学名叫李玉萃(她是传道人李甫的二姑娘)，当时只有十四岁，脸上正长黄水疮，挑花挑的又鬧了眼，眼睛一流脓就用手擦，因此黄水疮流的黄水被揉到眼里，沒过几天两眼就全瞎了。凶殘絕伦的德安义竟借口瞎子沒法念书(实际上是沒法干活了)，把李玉萃赶出学校，送回家去了。

在鞭打下打发岁月

德安义凶狠地控制同学，定了很多校規，稍有违犯，轻則罵，重則打，每天最少都得有几个同学挨打和不叫吃飯的。

校規中有一条規定是晚上过了十点，不許到院子里去，每晚十点后，德安义亲自提着灯查屋子，若发现有人在院子里或者在別人屋子里串門，就拉过来打一頓。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特別悶热，同学们实在沒法入睡，过了十点，想着德安义可能不来查屋子了，十几个胆子大些的同学就跑到飯厅去睡觉。这时德安义換穿了軟底鞋，一手提灯，一手拿棍，悄悄地来到同学眼前，一声怪叫，用棍一指，同学们知道是让大家跟她到作为审讯室的小书房去，吓得連衣服也顧不得穿好，就跟她去了。她把灯往桌上一放，灯光从下向上照在她的脸上，更觉得阴森可怕。我們站好之后，她一言未发，抡起藤杆，沒头沒脑地“劈”“拍”抽下来。我們赶忙用手捂着臉，轉过身去，棍子都打在后背上，一直打到她感觉累了，才叫我們回屋。回去以后，我們擦开被打的最重的同学张五的衣服一看，背上横三竖四都是一指寬的紫紅血印。

德安义借口怕失火，不让同学在屋内点灯。只有专为上晚自习用的一間大教室里有一个吊油灯，但一过了十点，就不許留在教室，必須回自己住的屋子。因为屋子黑，新来的同学有磕破头碰破臉的，夏天有被蝎子螫的。

不論冬天夏天，每天早晨六点钟一搖鈴就得起床。冬天摸着黑起

来梳头洗脸作晨更。每天每屋輪流出一个人作飯，收拾飯厅，八点钟上課。同學們从早忙到晚，手脚不閑，沒有一点自己縫縫洗洗的时间，如果晚自习后抽出些时间，借教室的灯光作一点自己的活儿，被德安义发现就要受罰。但是誰穿的衣服破了沒补，或是脏了沒洗，也要挨罵。

德安义定的課堂規矩很多，如念书不許出声，只准默讀，为的是怕影响洋人的休息。当老秀才給我們上課时，德安义经常突然拉开門，巡視一遍全室的人，发现有的同学违反她定的規矩，立时拉到小书房去揍一頓。上圣经課就更严了，她一手提着藤杆，一手拿着圣经，在屋里来回轉，不知什么时候就挨到她一棍。此外她还有些残酷虐待同学的惩罚办法，如，戴高帽子（即是在桌子上罰站），站在墙角背整章的圣经，腿都站麻了，还不准动一动，更可气的是她罰人上楼下楼来回跑，累得人沒有力气，满头大汗。至于关黑屋，不給飯吃，那更是家常便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刚入学后的头几天，我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溜着玩，我們看見門洞里堆着一些木板，我們就每人拿了一块玩，德安义在樓上看見了，气忽忽地跑下楼来，別的小孩看見她来了，有的溜了，有的偷偷放下了木板。只有我刚入学，不知她的厉害，楞头楞脑地还拿着那块木板，看着她。她走到我跟前，嚷道：“你这个小贼！偷木头！”夺过木板沒头沒脑地就是几下子。然后，提摸起我来，順手关进黑屋里，两頓飯沒叫我吃。我又委屈又餓，哭了大半天。

如囚犯一样的生活

孩子們除了一年两次假期是不許回家的。每当家长在她指定的礼拜六来看孩子的时候，必須到她的小书房里坐着等她把孩子領来。她也就在旁边坐下，作出一付少有的笑脸，向家长扯談学校照顾孩子如何周到，生活如何好。接見的时间又是有限制的，最多不得超过半小时。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机会和父亲、母亲直接談話。

有一次，于澤蓮的媽媽从外地赶来看孩子，照例是在小书房接見，但是沒談十分钟，德安义就赶于大娘走。于澤蓮想，娘从家来一趟不容易，就暗地想把于大娘領到自己屋里再坐上一会儿。但是德安

义发现了，就连推带搡把于大娘赶出大门外。于大娘的前脚刚迈出大铁门，后面“光当”一声大门就关上了。里边孩子叫，外边妈妈哭，但是没法见面。

学生写信也是被禁止的，如果有急事，写完得先叫她看一遍，她看到信中有她认为不合她意的地方，马上叫我们改，往往改得剩不下几句。她还总要设法让我们写上她认为遗漏下的句子，如：“德教士对我很好，女学很好，我不想家，……”等，不然她就不让发信。

累累血债

德安义这个“母阎王”，自己是吸血鬼，因此她也就以己度人，把什么人都看成是“贼”，认为别人都在“算计她”。当时在同学中有个八、九岁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名叫李改，她的父母是佃农（非信徒），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才把她送来女学。有一次“母阎王”敏感地发现她“似乎”少了一小团毛线，又“似乎”觉得“好像”是李改拿的。她就直眉瞪眼地向李改要。李改当然说没拿。她照例把李改打了一顿，小李改还说没拿，并且叫她翻，她翻了半天没翻出来，就说她藏起来了，非拉着李改回家，找她家长不可（李改的家就在柴家寨子西街）。到了李改家，诬赖李改作了贼，偷了一团毛线，叫她父母逼她交出来。李改的父母看见洋人亲自找上门来，早就吓坏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地打起李改来。天黑了，德安义才气冲冲地回学校去，临走之前还威胁说“明天来拿毛线，若再没有就不客气了”。李改的父母是朴实、厚道的农民，他们深畏洋人的厉害，只有忍心再拷打孩子。但是李改根本没拿，打也打不出来。第二天“母阎王”果然又来催讨毛线了。李改的父亲在她的威逼下，又急又怕，抡起木棍又打李改，可怜这个遍体鳞伤的孩子，哭得都没有眼泪，没有力气，站都站不住了。可是灭绝人性的德安义却瞪着一双夜猫眼，声称没有毛线就要送官府查办。这下李改的父亲更害怕了，就苦苦哀求德安义，可是德安义毫不理睬。李改的父亲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地上举起已经声嘶力竭的小李改，走到井边，头朝下地扔到井里。群众听到李改母亲的哭声赶来打捞，但是打捞上来的李改已经气绝身亡了。李改的母亲先是天天坐在井台上哭，

伏在坟堆上哭，后来就笑，笑着告诉人们：“小改没死啊！”说完了又哭。原来她已经疯了，没有过多少天，在李改的小坟堆旁边又多了一个新坟，李改的母亲也死了。只剩下李改的父亲领着一群没有娘的孩子苦渡下去。事后，德安义这个万恶的杀人刽子手还花言巧语地对我们说：“我倒不是非要那一团毛线，而是要改正中国人爱偷的毛病！”她又强辞夺理地推卸害死李改的责任说：“李改的死都应怪她父母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母亲应该负没把女儿管好的罪责，她父亲是杀害孩子的凶手，我们应当祈祷上帝饶恕他们的罪。”

在朱家寨子女学，孩子们得了病，那就更受了罪。有的因为不给及时治疗，小病变成大病，慢性病转成了残废，以致死亡。

有个同学名叫魏美玉，家住在天津水梯子，那年才十五岁，有一天肚子痛得起不来炕，可能是患急性盲肠炎。德安义却说她装病不干活儿，硬逼着几个同学把她从炕上架起来，作体操，说有病活动活动就好了。但是没作两下，她已满头大汗，大家连忙扶她躺在炕上。我们想要留下来看护她，但是德安义怕误了她的活儿，把我们都撵到教室去了。我们临走时还给她喝了口热水，并且为她盖好了被。等我们回屋时，魏美玉已经死在被窝里了。过了不到半年，由石门来的九岁的邓贵珍也和魏美玉一样，死在学校里。此外，还有不少同学是从学校得重病回家之后死去的。

根据不完全的回忆，在这个人间地狱中，四十七、八个学生中被折磨死的或夭折的有24人（24人名单附文后）。她们死亡时的年龄只有七、八岁或十几岁，其中五个人是婚后死的，但最大的才二十几岁。双目失明的李玉萃，三十岁以后神经失常的张恩贵以及想不起来姓名的还没有计算在内。

我在十九岁那年（1915）离开了朱家寨子女学。经过八年的痛苦折磨，虽然侥幸生存下来，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那里渡过的伤心岁月，使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创伤。虽然已经事隔五十三年了，但记忆犹新，回忆那时的悲惨生活，至今还觉不寒而慄。

我悼念那些夭折的同学们，我想念现在不知何往的幼年时代的伙伴，她们的影子常在我眼前萦绕。我今天比过去更加认清了帝国主

义分子德安义这个残害儿童的刽子手的凶残、丑恶的灵魂！

附：

1908—1915年朱家寨子女学死难同学名单

卢 龙：楊天恩 湯天福

天 津：薄文珍 郭文送 魏美玉

石 門：邓貴珍

朱家寨子：周明月* 周明兰 李 挪 胡 京 郭天丽

李 改

乐 陵：李玉梅 张 印 张金凤 张銀凤 仲蓮凤

仲蓮云 仲云翠 仲云卿

阳 信：楊貴(二)(有两个楊貴,因此叫他楊貴二)

楊 兰 张 五

庆 云：郑恩重

〔录自第十四輯〕

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扩张

霍培修 謝紀恩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于1860年开始来到天津时，便野心勃勃，力求扩张，他们企图以天津为基地和起点，伸展渗入到直隶（今河北）、山西全省，内蒙古的广大地区，山东省的西北部和河南省的东部与北部。在公理会帝国主义分子眼中，已把华北和内蒙古的平原沃野看作盘中餐。他们得意地流露出侵略的狼子野心说：“对教会工作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兴趣更重要的地区了。”

英法联军之役，清廷战败，于1858年、1860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开辟为商埠，公理会捷足先登，第一个来到天津，并从天津出发，不断向外扩张。到义和团运动后，已在华北扩展为八个众议会，延伸于从西北至东南长达五百英里的一条线上，并及于天津东南的一百一十英里。这一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饶，语言统一，帝国主义分子看中了这些有利条件，以传教为名，大肆扩展。这八个众议会是：（1）天津，华北地区的吞吐港口；（2）通州，位于北运河的一端；（3）北京，清朝的京城；（4）张家口，通往蒙古与俄国贸易的中心；（5）保定府，直隶省会；（6）庞庄，位于山东西北，在重镇德州的南面，是公理会的乡村据点；（7）临清，在德州南，位于卫河和运河汇合处；（8）山西，包括太谷和汾州府。帝国主义传教士对这八个众议会的建立，踌躇满志地说：“从这八个众议会可以接触并影响汉人，并且从其中之一可以影响蒙古族人，这种机会使我们的强烈的愿望得到最大的满足。”

公理会一向标榜“民主”，华北公理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叫作董事部，也有中国传道人和教徒参加，但实际上大权均控制在帝国主义传教士手中。初期华北公理会董事部设在天津，后来移到北京。

下面把华北公理会八个众议会的创立和扩张的经过及其活动的

概况，按其成立先后为序，分述于下：

一、天津众议会(1860年)

天津众議會是华北公理会的第一个众議會。早在1831年夏天曾有荷兰礼賢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来我国的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乘坐一艘中国船来到天津，除了偷偷散发一些福音书外，根本无法进行公开活动。

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时，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Henry Blodget)就第一个来到天津进行传教活动。他于1854年到达上海。从一开始就对到京津开辟工作感到最大兴趣，1860年春，他借着患一种慢性病以北方气候适于疗养为口实，随着英法侵略联军乘坐一艘軍需給养船，于9月28日在天津登陆。他先在城厢东門附近的天后宫落脚，后来住在英国兵营，为英国兵举行礼拜。英国官兵竭力慫恿柏亨利在天津建立教会。柏亨利租用天后宫的一間大房屋，挪去佛像，作为举行英文礼拜的地方。直到1864年的5月，参加礼拜的主要是侵略軍官兵，外国商人，以及其他公会的传教士。1864年6月，这种英文礼拜移至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一視(Jonathan Lees)家中，同年冬，在英租界又建立了专为外国人作礼拜的合众会堂。

柏亨利除为洋人举行礼拜外，并开始向中国人进行传教活动。1861年5月25日他在城厢西南角租到一所房屋，成为天津城里的第一处基督教堂。在这以前因为天津人民极端仇視外国侵略者，所以柏亨利在中国人間还不敢公开活动，只限于在庙会或街巷上散发一些福音书。

1862年夏，原来公理会的传教士，后来充当美国公使館秘书的卫三畏(Wells Williams)买到仓門口的房产，租給柏亨利为教会使用，次年即卖给公理会。柏亨利除每天在中国信徒帮助下进行传教活动外，并办了一所书房，1863年又設女童书房。

美国差会直接派到华北公理会的第一个帝国主义传教士为山嘉利(C. A. Stanley)夫妇。他們于1862年7月从美国波斯顿出发，12月到达中国上海，1863年3月北来天津。1864年柏亨利向北京扩张，将

天津的工作留給山嘉利夫妇和江代德(L. D. Chapin)夫妇,前者負責教会和布道,后者专管书房。1866年从美国又派来了馬維廉(Mark Williams)夫妇。

1866年冬,山嘉利和馬維廉夫妇从天津出发把魔爪伸入山东德州附近的庞庄。1867年2月馬維廉夫妇被派往张家口。1867年11月江代德夫妇离津到通州开辟新据点。

1867年,天津公理会的活动中心已移至紫竹林,仓門口改为外堂,这时帝国主义传教士紛紛外調,天津只剩下山嘉利一个人。1868年从美国派来怀定(J. L. Whiting)夫妇作他的助手。但1869年怀定改隶北京长老会,山嘉利独自一人,孤掌难鳴,不得已借口紫竹林为商业区不宜办学而停办书房,专务教会。1870年6月山嘉利因病回国休养,天津教区一度出現无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状态。这恐怕与1870年天津教案不无关系,盖自1869年至1871年間美国公理会并未派传教士来津,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已被天津人民反帝怒焰吓破了胆,暂时不敢前来。直到1872年才从美国派明恩普(Arthur H. Smith)和博恒理(Henry D. Porter)来到天津。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一所传教士住楼和仓門口教会全被焚毀。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公理会得到大量賠款,重修会堂。并经山嘉利之手在郊外西沽买到一頃多地皮,兴建两所住楼和其他房屋。公理会并将旧租界内紫竹林教会的房地产卖给法国工部局改建馬路,用所得价款在西沽新址扩建教会,将全部学校和布道活动移向新建的中心,为向北洋大学扩张势力,并便于向临近各县鎮发展。公理会迁西沽后改男女书房为究真和仰山(为紀念山嘉利之妻命名)男女中学,毕业生即保送通州的协和大学。1917年公理会借华北大水灾的机会,在西沽成立了裕民女工厂,廉价剝削妇女劳动力,把生产的刺綉产品,行銷国外賺錢牟利。

天津临近各县的教会有武清、靜海、献县、交河、独流、宝坻等处,这些地方的教堂于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毀。1900年12月靜海县重建新堂,山嘉利出資并主持献堂,当地官員、士紳惧怕洋人势力,被迫去送礼致賀。在这里美国圣经会与公理会还合办了一所书店,专门銷售

圣经和福音书。距静海东八英里的扬成庄子教会也日益扩张，发展到教徒30多人，和许多望道的人。静海北六英里的重镇独流，原属英国伦敦会势力范围，1900年后转给公理会，专派一名神学毕业生去进行活动。在武清县西南的胡家营和甄营，教徒聚居，在甄营于义和团运动后教会强占了一所庙产，改建为一所漂亮的教堂。

二、北京众议会(1864年)

华北公理会北京众议会是柏亨利于1864年开始创立的。他抓住传教士在北京居住权刚刚开放的时机，从天津出发，一马当先地来到北京，并且一直在这里活动了许多年头。开始时由于传教活动不顺手，只得先进行翻译圣经和圣诗。1864年设育英学堂。第二个来北京的是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寡妻裨爱利莎(Elijah Bridgman)，她创办北京的贝满女中，初期是招收女乞儿入学，学校命名就是为纪念她(贝满是裨治文的同音译名)。先和裨治文一起在上海活动，1861年11月裨死在上海后，她回美国休息两年，1864年重来中国，进入北京。她为了骗取信徒的好感，拿出她丈夫积存的压榨中国人民的血腥钱，在灯市口购买了一处房产，并出资兴建房屋，作为贝满女子中学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后展经扩建，到义和团运动时全部被烧。

另外，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有一个寡妇唐克夫人(Mrs. Tank)于1864年为纪念她死去的女儿，出资为公理会建造教堂，这是北京第一所基督教的教堂。20年后从她的财产中又出资建造了第二座礼拜堂。以后协和女子大学的建立也是由于同一的经济来源。公理会北京众议会为了“感激”她，把一所教堂命名“唐克厅”(Tank Hall)。

1865年美国加派第三个美帝分子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来北京，他为了便于侵略活动，专门研究华语和中国人民的风土人情，达40年之久。1871年后他离开北京，担任通州神学院院长，1907年又随学校迁来北京协和神学院。

1868年郝康民(Chester Holcombe)来北京公理会，1867年充当了美国公使馆秘书。1880年梅威良(William S. Ament)夫妇从保定来北京，接续柏亨利在北京邻近各县乡大肆进行扩张活动，对北京城

內的工作也不放松。1901年史特立(W.B. Settle)被派作他的助手,借着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淫威,指挥当地中国传道人作他们的帮凶,深入北京周围广大地区内进行侵略活动。

北京教区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校:

公理会从一开始就对男、女青年双管齐下地进行奴化教育。为城市和乡村的男女开设的长期或短期的查经班,是帝国主义传教士用来接近吸引各种各样的人的手法。育英学堂和贝满女中更是他们进行奴化教育的中心。1868年裨斐丽莎退休后,博教士(M.H. Porter)接替她负责女校。1882年博调往山东,江女士(J.E. Chapin, 江戴德的女儿)继任校长。1899年谢女士(M.E. Sheffield, 美帝传教士谢维祺的女儿)被派负责女校之责。义和团运动时,校舍全部被焚,学生躲到英国公使馆,后曾被纠集在一处临时的房舍里上了几个月的课。1901年博教士重回北京,策划重建贝满女校。1902年和1903年李白沙(Bertha P. Reed)和麦美德(Luella Miner)分别从保定和通州到北京,负责创立协和女子大学。1905年落成,麦作了首任校长。后来到1917年,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公理会协和大学及北京美以美会汇文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1905年联合女子圣道学院楼房与协和女子大学同时落成,从各教会吸收学生进行训练和奴化教育。另外,公理会在北京还设有一个博氏幼稚园,阴谋在孩童幼小的心灵中就开始播下毒素的种子。

(2) 妇女工作:

这是公理会把侵略影响渗入到家庭中的一种手法。开始时一些女教士都集中精力专办女子学校,无暇兼顾妇女工作。1890年罗女士(N.N. Russell)自美国芝加哥城来北京,她热中于拜访女信徒的活动。梅威良之妻也转入这方面,训练女读经员,并利用她们在城市和乡村的妇女中进行传教活动。她们还在一处教堂里举办一种家庭式的讲道,吸引一些人特别是妇女接近教会。清朝政府的德貝勒和一些郡主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3) 医疗:

一开始公理会常以沒有医疗人材和医药工作为莫大憾事。1892年美帝女传教士医生莫德珂(V. C. Murdock)到北京开设了一个诊疗所,并到邻近乡村借行医收买穷苦人入教。直到1904年美帝传教士楊某(C. W. Young)参加北京教区,才开始了正式的医疗工作。1905年,公理会与伦教会、长老会联合成立协和医院,楊某便到协和医院进行活动。

(4)文字印刷:

先是卫三畏曾在广州创办一个印书局,1858年被中国人民烧毁。1869年公理会用勒索来的赔款在北京新建一个印书局,由美国派来曾在印度25年的韓菲泉(Phineas Hunt)负责印书局。他采用西洋的活动印刷法,首先印刷了华北公理会董事部翻译的新约圣经。1894年继任者为馬約翰(John H. Mateer),极力扩展印书局的业务,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书局全部被毁,馬亦身死,以后就沒有恢复。公理会在北京还设有书店,结合福音堂的活动,形成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的代銷店,每年銷售有关宗教和教育的书籍約值两千美金。梅威良是“华北宗教小册出版社”(North China Tract Society)的名譽社长,这个会社的出版书籍全拿給公理会书店經銷。16个沿街兜售福音书的人也由这个书局经管。其中有一个兜售人,一年內竟售出六千本福音书和小册子。由此可见公理会这项活动影响之大。

此外公理会还組織一种勉励会,借以控制教徒。

1900年整个北京公理会的教堂、学校和印书局以及邻近乡村教会全部被义和团烧毁。灯市口教会和学校原来的中国式建筑片瓦无存,后用赔款改建成洋式楼房。北京众議会的教徒死于义和团运动中者有250人左右,义和团运动被残酷镇压后,帝国主义传教士还胁迫了少数义和团众入教。帝国主义传教士很得意于自己的威力,說,“总的看来,北京教区所在的人們对我们的观感转变了,但仍有少数人激烈地反对我們,可是在我們的地区內已感到中国的新生,使我們有稳步和全面发展的希望。”

北京邻近各县的教会有京南的涿州,京北的順义,于义和团运动

后都在修复和扩张，并利用信徒的捐献实现所谓“自养”。良乡教会教徒捐款最多，平均每人每年4元美金以上。苏家桥教会也得到扩张。公理会城、乡教徒的捐款甚多，可供传教士生活开支。由此也可看出帝国主义传教士假“自养”为名，进行掠夺和搜刮的手段。

三、张家口众议会(1865年)

1865年顾约翰(John T. Gullick)夫妇为借高原气候养病，到张家口，他们看到张家口是与蒙古和俄国交通的孔道，并垂涎这一带的丰富资源，便提请公理会派他们常驻在张家口开辟华北的第三个众议会。

1867年顾约翰夫妇来到天津请求增援，于是由嘉利、江代德、马维廉、柏亨利及富善夫妇和他们在一起开会研究，决定派马维廉夫妇和他们同往张家口进行扩张。1868年又有汤姆森(J. W. Thompson)夫妇前来。

1870年皮以撒、屈德医生和富善夫妇从北京到蔚州开创教会，两年后划归张家口众议会。

汤姆森骑马游行附近地区，进行活动。顾约翰则对蒙族人特别感兴趣。1871年在反对洋人侵略的风潮中，他们被赶出租用的住所，逃往张家口北120里的蒙族人中间“避难”。不久他们又回到了张家口，租了一所更好的房子。他们学习蒙文，并且每年夏天都到草原上向蒙族人传教。1874年从美国派来史瑞格(W. P. Sprague)夫妇专负向蒙族人传教之责。但1876年汤姆森因病返美，史不得不放弃对蒙族传教的活动，转而协助马维廉进行扩张教会的活动。1882年在郊外购地，1885年建成新堂。

张家口第一个入教的中国人是顾约翰的厨子，他把顾约翰请到蔚州老家，劝诱全家入教。柏亨利到张家口巡视时，给他们施洗。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张家口到蔚州间的一些村镇，曾大力地进行了传教活动。他们骗取一个赵姓的和尙入教受洗，作了传道人。他们还送三个中国信徒到通州入神学，后被训练为传道人，作了他们的得力助手。

公理会在张家口的主要活动有：

(1) 学校：很早顾約翰就創辦了一所男校。1881年女教士葛丽孙(Garretson)在馬維廉之妻家里創辦了一所女子住宿学校，1885年在郊区建新校舍。1889年罗伯特(Roberts)開創了男子住宿学校，1893年建成新校舍。

(2) 医疗：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张家口一开始就特別注意医疗工作，借以騙取人民的好感。莫德珂女传教士医生于1881年被派来张家口，虽无医疗设备，而她却借着治病、戒烟深入家庭去进行传教活动。1886年在郊区新址建成一处診療所。1890年建成医师住所。1894年韦普乐(Waplos)到张家口，并于1896年建成一处小型的医院。

(3) 乡村教会：在张家口附近乡村有一处教会，由教徒出資盖了一所教堂和学校，另外在一个教徒家里設立聚会所和学校。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30名教徒被杀，房屋部分被烧。1900年后不断扩张，教徒最多时有500余人。并有张家口男校学生4名，女校学生两名，分別被送到通州潞河中学和北京貝滿女中去受更深的毒化教育。后因公理会经济缺乏，人員减少，把张家口地区让給美普会。

四、通州众议会(1867年)

通州在北京东北15英里，位于北运河岸上，是北京河运門戶和商旅往来的要道。帝国主义传教士自然看中了这个地方。

公理会派到通州的第一个美帝传教士是富善，他于1865年自北京到通州进行传教活动，并租房設立教堂。1867年通州被华北公理会开辟为一个新的众議會，并自天津調去江代德夫妇。1867年公理会在通州創立潞河中学(1903年扩展为协和大学)。1868年安教士(Andrews)从美国被派来通州，和江的妻子极力开展妇女工作，把教会影响扩及于家庭。1868年开始有些人受洗入教，并培养了中国传道人員，这年通州才正式成立教会。1869年謝維榛(D.Z. Sheffield)来到通州，1871年設立一所以紀念戈登(Gordon)命名的神学院，专为訓練中国传道人員，并从北京調来富善負責神学。同年伊珍妮(Jenie Eyans)来到通州担任中学和妇女工作，先后达30年之久。1876年教

会和学校都迁到城西新址，地盘扩大。1883年江代德夫妇离通州，毕海澜 (Harlan P. Beach) 夫妇继任。1882年美帝女传教士医生侯美丽 (Marianna Holbrook) 来通州专为妇女创办了诊所。1888年伊格姆医生 (J.H. Igram) 继续她的工作，扩建为潞河医院，开始容纳男病人。1889年潞河中学改为大学，谢维楼任校长。都寿圃 (Tewksdury) 于1890年被派来通州负责扩建新校舍，与谢争校长之位甚烈，后来任理学院教授。1895年6月谢因恶迹昭彰，在学校附近被中国人包围痛打，负伤30余处，4个月后才治愈。1896年清恒理 (Henry Kingman) 夫妇来通州协助教会和学校工作，至1899年离去，由高厚德 (Howard S. Galt, 后任燕京大学副校长) 夫妇补缺。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通州爆发时，正逢公理会开完年会之后，全部帝国主义传教士与有钱的中国信徒都逃往北京，所有教堂、医院、神学、大学和住宅等建筑全部被焚，夷为平地。被杀的信徒有140余人。是年冬侵略军攻破通州，城市几成废墟，帝国主义传教士认为恢复传教活动已无希望。但这年从北京修了一条铁路通到通州，公理会重整通州众议会的野心又死灰复燃。1901年为向通州人民施加压力，帝国主义传教士替被杀信徒举行隆重葬礼，美国公使夫妇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并胁迫中国官吏参与送殓行列。1902年公理会用赔款在新占的地基上重新建筑，把教会和大学并在一个大院里。并买了50多亩地，林木苍郁，作为教会坟地，名为“圣教佳城”。通州公理会的学生和信徒于义和团运动时到北京避难，一住两年，并有一班学生在北京毕业。1902年秋信徒和学生方自北京返回通州，教会和大学的扩张较前更为迅速。次年，大学两所新楼、七所教士楼、医院和教会大楼全部建成。1903年学校与长老会和伦敦会联合改为华北协和大学，从伦敦会派来毕金 (Biggin) 夫妇协助大学工作。1905年神学也和长老会联合，迁往北京，成为新建的协和神学院，富善被派去充当院长。同年，麦美德 (Minor) 被调往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任校长。北京印书局被焚后，公理会便利用华北协和大学的学生在通州校内办起新的印书局。1905年，从美国派鲍爱丝 (Alice Browne) 到通州负责新建的富育女中 (为纪念富善之妻而命名)。这年并安立了两个中

国牧师，一人在城内，一人在乡村。义和团运动后，通州公理会在教会学校、医院等方面的活动都较前大为扩张。

通州众議会对乡村布道活动的扩张更是不遗余力。公理会初进入通州时，帝国主义传教士集中力量办学校，对乡村传教活动尚无暇兼顾。1894年秋，万卓志(George D. Wilder)和他母亲同来通州，负责在乡村传教，他便到通州四乡去进行活动，設立教会。1895年春天他娶了山嘉利的女儿，从而在妇女中间也大肆活动。通州四乡有永乐庄、牛堡屯、燕桥、牛家铺和西集等教会。这些地方的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悉数被毁，义和团运动后利用赔款占地重建，并大肆扩张。此外，通州众議会还設有潞河服务部，在改进农业、畜牧业的幌子下，进行传教活动。后来通州与北京并为一个众議会。

五、保定府众议会(1873年)

1873年夏，美帝传教士皮以撒(Isaac Pierson)与屈德(A. O. Treat)从德州进入保定府。他們极不受欢迎，城里的店家都不肯留他們，只得住在西郊，偷到街头布道并散发福音书。过了几个月，他們才搬进城里唐家胡同一家店房內。在深州附近的唐坊有一土匪头，曾到北京听美帝分子彭威廉(William C. Burns)讲道，表示願意入教，后来竟受洗并作了公理会的传道人，可是不久因犯案被教会开除，并被当地官府处斩。就是这个土匪头于1876年曾請彭威廉到唐坊讲道，有孟某张某两人听讲后，来到保定府受洗。孟将其长子孟继賢送到通州神学，1888年被立为华北公理会第一任中国牧师。1900年回唐坊被义和团杀死。

1876年帝国主义传教士皮以撒把店房全部租用成立教会，并招来孟某一家同住。他們采用个人談話，加上請吃茶点，送金鸡納霜和除虫药等手法拉攏中国人入教，但很多人痛恨帝国主义，不喝他們的茶，不要他們的東西。

梅威良于1877年到保定利用救灾放賑大搞传教活动。1880年帝国主义传教士医生白克(A. P. Pack)到保定，并在教会对街租房設立診所，借治病扩大影响。

1884年公理会在保定府南郊买到八亩地皮，先盖成洋人住宅，后改为诊疗所，最后成为男中和牧师住宅。

1887年又在郊区买到教会新址的西部，借着郊区新建的据点向四乡扩张教会势力，并创办同仁男女中学。

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衔怨已深，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教会房产全被烧毁，教徒254人中有37人被杀，3个与教会有密切勾结的人也难逃活命。当时在保定的3个美帝传教士皮德金(H. F. Pitkin)、裨女士(M. Morrill)、顾女士(A. Gould)亦同时被杀。

义和团运动后，美帝国主义传教士进行报复，勒索赔款，强占民地，成为教会新址的中部。在新址重建教堂，名为“旌烈堂”，在教堂的后面立了23座坟，并于其上由清朝政府出资建了23块大理石的纪念碑。清朝官吏还被迫和帝国主义传教士一起参加送葬行列。

1900年后，保定美国公理会与长老会分疆划界，经保定城由西到东划定界线，公理会以界南，长老会以界北为活动范围。同时进行分赃，协和女校(原同仁女校)与医院划归长老会，公理会负责同仁男子中学。公理会利用赔款和当地信徒的财力重建南郊教堂。某教徒出资供给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女读经员的月薪。

义和团运动后，保定四乡教会也较前扩张，计有定县、唐县、望都、新乐等县附近的13个村镇都有聚居的教徒。保定众议会在乡村布道方面扩张最力，特别是利用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平民教育的手法邀买人心。后来美帝国主义传教士胡本德(H. W. Hubbard)在保定与浸礼会美帝特务毕范宇(Frank Price)及定县的晏阳初勾结，大肆提倡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借以迅速扩张教会势力。

六、庞庄众议会(1880年)

庞庄众议会的成立是从天津扩张乡村教会活动的结果。庞庄北距天津420里，是一个村庄，有110户人家，距运河18里，属山东省恩县管辖，在德州重镇的南面。

1866年至1867年美帝分子山嘉利与马维廉曾自天津旅行德州，后来山嘉利又与富善应曾来天津听过讲道的5个中国人的邀请，到

距离德州南45里的狄集。以后每半年都要从天津派人到这一带去活动，逐渐扩张形成了庞庄众議會。

1877—1878年华北大旱，公理会以庞庄为总部，在周围一、二十里的地区进行放赈活动，从几个村开始，五个月間竟达150个村庄。救灾共用一万銀元，发放給一万八千名难民，其结果是庞庄众議会的創立(1880年4月)。帝国主义分子认为“乡村教会比城市尤为重要，成功更大”。圣道堂的乐陵教区，伦敦会的肖张教区差不多都是在这同一时期利用救灾而开辟的。庞庄众議會成立后，便由天津指派明恩普(Arthur H. Smith)和博恒理(Henry D. Porter)前往，但两年后才建起房屋作好占領該区的准备，他們才从天津出发搬到那里去。

1884年，在庞庄建立了以紀念卫三畏命名的卫氏博济医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医院成为帝国主义扩张传教活动的最得用的工具。这个地区虽完全是农村，但人口密度很大，約計每平方里50人到600多人。1884年白克从保定来庞庄負責医院。

庞庄的布道活动经常进行，妇女工作采取查经班的組織。1897年一所男校扩充为高中，以便向通州协和大学輸送毕业生。1890年建立一所很小的女校，在义和团运动前发展到50名学生。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公理会庞庄众議會却成为未受到义和团破坏的极少数教会中的一个。公理会就于1902年派帝国主义传教士医生德福兰(Francis F. Tucker)来到庞庄。1904年山理(C. A. Stanley)夫妇亦被派来庞庄。在这以前，25年中并未加派过新的传教士，而却借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时机，連派两人，显然是为进行扩张准备条件。德福兰曾于夜間用手枪杀死他的厨役，只因其有偷窃嫌疑。

公理会庞庄众議会的帝国主义分子与临近地区各教会宗派瓜分地盘，把山东省恩县、清平、夏津、高唐州、德州、平原各县全部乡村和陵县、武城的部分地区及直隶省吳桥、故城和景州的部分地区划归公理会。

1914年庞庄众議會日形扩张，中心便轉移到德州，并在德州設立

了博文男女初中。

七、山西众议会(1881年)

山西众议会的创立，是由于美国欧亥俄州的欧伯林神学院的上层组织了一个欧伯林团，打算到中国 and 非洲来建立教会大学。他们终于选定了我国的山西省。首先于1881年派来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史蒂森(M. L. Stimson)、艾德武(I. J. Atwood)夫妇，凯弟(C. M. Cady)和田纳(C. D. Teny)相继侵入。但在山西建立大学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而于1883年在山西创立了一处教会，从事一般的传教活动。

山西公理会初创时，原不属华北公理会，而是独立的组织，下面有太谷和汾州府两处众议会。直到1913年，因山西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方合并于华北公理会，成为山西众议会。

山西公理会占据山西省中部三分之一的带形地区，南北宽300里，东西长639里，包括太原府平原和东西两面的山区。太谷教会创立于1883年。太谷县位于平原的东部，其所属乡村教会延伸到东部山区240里，主要有清源、榆社、辽州和西营镇等处。

汾州教会创立于1886年。汾州府与太谷成一直线，中间距离约160里，包括一州七县，州城为永宁州，在山西省最西部，位于黄河岸上。汾州公理会的乡村教会主要有柳林镇和上达村两处。柳林镇距黄河15里，是个重要的商业城镇，这里是妇女手工丝织品的集散地。

帝国主义传教士极力诬蔑山西人民的迷信、落后、贫穷，把自己打扮成拯救者和慈善家的模样，侵入山西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传教士垂涎山西省的丰富资源，他们发现从柳林镇到汾州府之间，煤、铁矿山绵延240里，一处山岩由于山洪的冲刷，铁矿苗露出地面，厚达16英尺，下面还埋藏着煤和石灰。他们馋涎欲滴地说：“好像已经有一种巨大的势力正在为准备中国的新纪元和黎明的到来而工作。外国的引导将使中国工业的潜力发展成为现代企业，并把山西省改变得使举世惊美！”其侵略野心勃然可见。他们更注目于通达山西的铁路的建筑。他们把这看成是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大好时机，

得意忘形地說：“現在已有二百个外国人在修成一半的铁路上工作，等到全线通車后，煤炭和其他矿藏将大量采掘，即或假定中国人自己能掌握这些企业的話，雇用外国人的数目也将成倍的增长。”

公理会在太谷設有仁术医院及护士学校一所。在汾州設有汾阳医院及护士学校一所，并有銘义男女初中。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太谷有男女帝国主义传教士6人、汾州府有7人被杀。两地教徒有80余人被杀。太谷教会、学校、医院全部付之一炬，而汾州府教会建筑虽未烧毁，却受到严重損失。

义和团运动后，在美国欧伯林神学花了两万美金为被杀的传教士建造了一座紀念拱門。并在太谷設立銘賢学校为紀念被杀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汾州府自派来帝国主义传教士裴万鐸后，設立了崇道学院，专为培养传道人材，扩张教会势力。并逐漸向西扩展，侵入陝北，几达沙漠边陲。在太谷和汾州府，公理会利用賠款重修教堂、学校和医院，更特別利用放賑救灾，扩张教会势力。

八、临清众议会(1886年)

临清州所轄三县，州治位于卫河与运河汇合处，在庞庄西南45里。临清虽然不大，但人口众多，又当商賈来往要冲，所以美帝分子看中了这里。1884年金法兰(F. M. Chapin)从张家口調来临清，先在庞庄住了两年等待房屋的修建，1886年来到临清正式成立众議會。1889年秦恒瑞(H. P. Perkins)夫妇和美帝传教士医生魏格納(E. R. Wagner)夫妇接踵而至，并开始医疗工作。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三所洋人住楼中，两所被烧毁，一所损坏，有些教徒被杀或受伤。义和团运动后，由金法兰暫住庞庄，設法重建临清教会。先修复损坏的一所楼房。

义和团运动后，临清的一些居民入基督教，主要原因是为了抵制当地天主教的气焰。仅四年中教徒人数从100人猛增至550人。临清众議會势力从原来三县扩张到十四个县的全部和六个县的部分乡村。常有中国传道人从庞庄到临清协助进行传教活动。金法兰于1906年回美国，从庞庄調来艾立美(Emery W. Ellis)夫妇負責传教，

保定103人, 庞庄78人, 临清188人。連前总計4495人。

(4) 学校与学生人数:

神学生: 天津3人, 北京3人, 通州2人, 保定3人, 庞庄3人, 临清2人。共計16人。

大学学生: 天津12人, 北京14人, 张家口4人, 通州20人, 保定21人, 庞庄12人。共計83人。

男子中学: 天津1所, 学生22人; 北京3所, 85人; 张家口1所, 16人; 通州2所, 30人; 保定1所, 32人; 庞庄1所, 30人; 山西1所, 14人。共計男中10所, 学生229人。

女子中学: 天津1所, 学生22人; 北京3所, 157人; 张家口1所, 9人; 通州1所, 35人; 保定1所, 28人; 庞庄1所, 47人; 山西1所, 9人。共計女中9所, 307人。

小学: 天津3所, 23人; 北京9所, 137人; 张家口2所, 24人; 通州6所, 105人; 保定5所, 65人; 庞庄7所, 70人; 山西2所, 25人; 临清2所, 18人。共計小学36所, 467人。幼稚园学生人数: 北京1处, 50人。

以上各类学校共有学生1104人。

(5) 医院与診所:

医院与診所数字: 通州1处, 庞庄1处, 山西4处, 共計6处。

病員人数: 通州120人, 庞庄603人, 山西8人。共計731人。

手术次数: 北京1219次, 张家口400次, 通州15942次, 庞庄6174次, 山西500次。共計24235次。

(6) 地方教会捐款(单位: 美金)。

天津25元, 北京1130元, 张家口25元, 通州232元, 保定1433元, 临清216元。共計3061元。

由表列数字可以看出, 公理会帝国主义传教士从1860年开始侵入天津后, 便以这里为起点, 伸向北京和河北省、山东省和内蒙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并利用办学校、設医院、搞救济等手段大肆进行扩张, 成立了天津、北京、张家口、通州、保定、庞庄、临清等七个教区。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后, 其扩张之速更是登峰造极。到1905年已在七个

教区奠定了深固的基础，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

[录自第三十輯]

扩充使馆界址局告示 陈善颐藏

说明：陈星庚日记中录有1901年帝国主义扩展使馆区告示一通，现摘录如下：

辛丑九月初十日扩充使馆界址局告示：

- (一) 房間等，每十間，分作上等三間，以此类推，划一办理，以昭公允。
- (一) 游廊門樓，均照下等房間給价，排子按下等減半。
- (一) 添盖房間，在紅契內注明者，一律照发，凡在白字及稟呈內声叙者，概不发价。
- (一) 专报空地，照章按方核发，随房空地概不給价。
- (一) 换发执照，有契据取具妥保，一同来局对明画押填給，領价印单，如无契者，务須取有鋪保水印，对定后，方可照发。
- (一) 从前以白稟呈报者，如現在契据尋有下落，准其呈出，立即发价。
- (一) 每日核发执照，排准胡同，一定不移，如未到者，切勿先至，以免排越。当日应发房价照，午前九点钟起至三点止，勿得自誤。一来局换照，并无分文使費，如有包攬撞騙，需索情事，即扭稟惩办。

美国公理会派来天津的传教士

霍培修

天津公理会从1860年創立到1949年的八十九年的时间里，前后共派来美国传教士四十一人，其中有二十五人携带妻子，加起来共有六十六人（携带之子女未計算）。这些洋教士的妻子也都能在传教活动上起一定的作用。

若把八十九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1860—1900的四十年中間来了有十个传教士（連同妻子共十六人）；（二）1900—1949的四十九年中間来了三十一名传教士（連同妻子共五十人）。这就是在庚子年后比在庚子年前，传教士人数增加到三倍强。也就是說八国联軍侵入中国以后，传教士人数也随着成倍增加了。这个問題值得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茲将天津公理会传教士名单提出，并加以簡要說明。自然是很簡略的，但把历年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排列出来，也确是編史工作所需要的，可以起到目录的作用吧！希望各大公会的同工都无妨作一作这件工作。

1、柏亨利 (Henry Blodget) 1860—1864年。柏亨利及其妻子是在英法联軍之役乘坐美国軍舰的粮船来到天津的。来津后在娘娘宫建立教会，但沒有人入教，后来又成立小书房，招来一些学生。但工作始終是不太順手。1862年，靠着住在天津的美国公使的秘书卫三畏 (S. W. Williams) 的势力和資助，购买了仓門口的一所房子，作为教会和学校使用，这时开始有几个人信教，但过了二、三年又大部分退教了。1864年他离津去北京，創立了北京公理会和学校，并在市內和农村大肆活动，直到1886年。

2、山嘉利 (Charles Alfred Stanley) 1862—1910年。山嘉利是继柏亨利进入天津的，与妻子同来。初来时，协助柏亨利办理教会

和学校。后深入农村,在天津、静海、宝坻和武清四县创立教会和学校。他在天津一共呆了四十八年,使公理会的势力有极大扩张,为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真是不遗余力。他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把教会女学校命名为“仰山女学校”。

3、江戴德(Lyman Dwight Chapin) 1863—1867年。江戴德夫妻同来天津,是柏亨利和山嘉利的工作助手。于1867年离津去北京通县,继续在京通各地协助柏亨利的工作。

4、秦恒瑞(Henry Poor Perkins) 1892—1899年。

5、清恒理(Henry Kingman) 1892—1899年。秦恒瑞与清恒理两人都是山嘉利的工作助手。

6、山马丽(Mary Edith Stanley) (女) 1889—1896年。她是山嘉利的女儿,在仰山女学校教英文。

7、安德文(Edwin E. Aikin) 1892—1899年。安得文夫妻同来,也是为协助山嘉利的工作的,并曾任天津青年会的董事。

8、沙利福(Alfred Lindsay Shaploigh) 1896—1898年。他是医生,为教会和学校作医务工作。

9、巴德恩(Bates Patterson) (女) 1898—1905年。她在仰山女学校教英文。

10、玉嘉利(Charles Edward Ewing) 1904—1914年。玉嘉利夫妻来天津时,公理会已迁到西沽。玉嘉利除了从事教会工作外,还兼任究真学校校长。

11、关佑安(Marian G. MacGown) (女) 1903—1912年。她在仰山女学校教英文。

12、戴卫斯(Edith Davis) (女) 1911—1917年。她在仰山女学校教英文。

13、常德立(R. E. Chandler) 1911—1937年。他担任天津公理会总务部长,实际上独揽大权。他还兼任究真学校校长。他是唯爱社的社员,常强调“天下信徒是一家”,说什么中国信徒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和美国的。当抗日战争初起时,他推崇日本牧师贺川丰彦所写的《爱的伟大》的文章,刊登在公理会月刊上。他的老婆常达德芳

(Helen Davis Chandler)专負責西沽公理会所办的裕民工厂,把工厂的产品花边、刺綉等推銷給在天津的美国人和高等华人,并作出口生意,賺錢牟利。她为人狡猾,最善于利用中国传道人。常德立在七七事变后,回到美国去了。

14、苏英俊(Carolyn Ticcomb Swell)(女)1913—1937年。她多在农村教会进行活动,特在霸县南孟鎮公理会設立了一所女子工讀学校,是用美国墨某的部分遗产作为經費开办的,在校內挂着墨某的遺像。她利用在农村传教的机会,搜集关于农村旧婚姻制度和风俗习惯等,編写成小册子,誣蔑中国农村如何貧穷、落后、不讲卫生。她把这些小册子在美国出版,借以鼓吹她在中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騙取更多的捐款。她从来善于裝出“慈悲”、“怜悯”的面孔,很能迷惑人,因此騙得个“苏老好”、“活菩薩”的外号,但实际为人阴险狠毒,曾庇护丁懋英逼死女青年閻龙恩。1937年她死在中国。

15、柏乐伍(E.H. Ballou)1916—1931年。他作过究真学校校长,兼教英文。他也作过天津公理会的总务部长,控制市內和各县的教会。后来离开天津到北京作华北公理会董事部的总干事多年。他坚决主张公理会单独干,不参加全国中华基督教总会。此人性情粗暴,爱发脾气,经常向中国牧师或青年信徒发火 拍桌子打板凳,大喊大鬧,儼然一个“征服者”的姿态。

16、黎普尔(H.S. Leiper) 1918—1927年。他来津后任究真学校校长。

17、山理(C.A. Stanley) 1918—1927年。他是山嘉利的儿子,生在中国,是个“中国通”。为人狡猾。担任天津公理会总务部长,实即公理会的帝国主义头子。他广泛交結官府,串通軍政各界,为扩张公理会势力。他主张卖掉西沽教会一大部分地皮和礼拜堂,另在河北岡緯路和昆緯路一带购买几十亩地,为建筑学校、教会和传教士的住宅。此人专好搜集中国古錢。

18、步云誠(C. Buell)(女) 1919—1951年。她多年任仰山女学校職員兼教英文和音乐。她也经常为公理会礼拜弹琴,性情极乖僻,常与人无理爭吵。她在天津前后三十二年,可說是公理会美帝女教士

在中国为期最久的一个。她特别重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的组织，最主张“世界教会”和“普世团契”。解放后，她曾从我处探听到关于《中国基督教革新宣言》的内容，函报美国公理会差会。

19、黎金馨(W. R. Leete) 1923—1928年。他专作公理会青年工作，在河北岡緯路教会内成立青年勉励会，会内成员多是河北法政、女子师范和水产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也深入到各校内工作。青年勉励会除宗教活动外，也有社会活动，如设立勉励小学，并在各工厂作医务工作等。

20、查德福(M. Chatfield)(女) 1923—1925年。她在仰山女学校教英文。

21、饶斌森(A. G. Robinson) 1929—1935年。他曾任天津青年会青年部干事，后接着黎金馨作公理会青年勉励会的工作。饶竭力装作同情中国，生活习惯也仿效中国，因此，很能讨好并迷惑中国人。他的老婆(M. R. Robinson)负责协助西沽公理会裕民工厂，办理产品出口和在天津市内推销的工作。并经常借着工厂所得利润作救济工作，收买人心。

22、麻海加(H. L. Matthews) 1930—1934年。他担任究真、仰山两校和天津公理会的会计。他是一个内心非常阴险的人。他对每个中国牧师都一一了解得很清楚，并都有所评价。

23、吉培德(L. L. Gilbert) 1937—1938年。他是因日寇侵略天津，临时被华北公理会董事部从山东省公理会调来天津的，负有调查天津市内和各县公理会教堂和学校在抗战后的情况的使命，兼带慰问各处信徒，并进行救济工作。

24、石子毅(R. Strong) 1938—1939年。他是继续吉培德来天津，解决天津市公理会在抗战期间内遭遇的问题。他父亲曾担任青年会北美协会的总干事。他代表华北公理会董事部来协助地方教会，同时也把地方教会的情况报告董事部。他更借机传达美国差会如何关心中国的教会，笼络人心。等到日本要集中传教士的前夕，他就乘飞机逃到“大后方”。

25、明播德(L. Meebold)(女) 1945—1946年。她是在抗日胜利后

来天津公理会的。呆了很短时间仍回她的固定工作地点——山西省汾阳公理会。她在天津时，遇到机会总要鼓吹在“大后方”美蒋是怎样协助教会，并表白美国差会如何计划恢复教会工作等。

26、司徒大卫(David M. Stowe)1946—1951年。司徒大卫夫妇于抗日胜利后同来天津，直到解放后才离开天津。夫妇俩都协助网律路公理会青年团契工作。他们介绍契友们与美国教会青年通信作朋友。他经常在教会和信徒家里放映幻灯，有宗教片子，也有介绍美国的建筑、科学成就等幻灯片。

27、范乐德(Van Kirk)(女)1946—1951年。她来津前在北京公理会会员满女中任教，来津后专负责办理天津公理会的幼儿园。她性情古怪，办事专横，经常打骂幼儿，并常与幼儿的母亲冲突。解放后在幼儿园打击进步老师。经她手为幼儿园弄来些救济物资，借以宣传美国的“慈善”。也常结队带着幼儿和他们的母亲到礼拜堂作礼拜。

28、怀雅德(R. B. Whitaker)1947—1948年。他也是代表华北公理会来到天津公理会，为调查教会在抗战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他同时担任北洋大学基督徒学生团契工作。除每周在该校有一次英文礼拜外，平日在该校内也有英文查经班，和青年们关系搞的很密切。

29、饶秉森(H. W. Robinson)1949—1950年。他在美国当过兵。他代表华北公理会董事部，于解放后特来天津，为天津公理会作救济和修理房子的工作，和救济总署往来密切。他并接续怀雅德担任北洋大学的基督徒学生团契工作。解放后中国牧师的薪金是以小米作标准的，他就嘲讽中国教师们说：“小米比美金好么？”

30、林兴瑞(Lucia E. Lyons)(女)1949—1950年。她已到退休的年龄，却表示还愿留在中国教会工作。她在山东德县和临清县多年，懂得中国事情很多。她解放后来到天津帮助天津公理会作女信徒和儿童的工作。她经常诬蔑八路军“粗鲁”“好斗争”。

以下的男女传教士是驻在天津，但担任华北公理会的工作，不算天津教会的人：

31、巴恒利(Henry Jasiap Bostwick)1887—1896年。他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计处的职员。他的老婆(A. L. Damon Bostwick)作主

計处的庶务。

32、甘雅青 (James Herbert McCann) 1917—1932年。他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主計。

33、冯浩林 (Helen Fauskee) (女) 1920—1923年。她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文牍。

34、艾克特 (Elizabeth Eckert) (女) 1921—1925年。她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文牍。

35、高张璽 (A. C. Grimes) 1922—1943年。她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主計。

36、伍乐福 (J. B. Wolfe) 1922—1925年。他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的工程师。

37、思美博 (Mabel Silsby) (女) 1923—1926年。她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文牍。

38、陶美丽 (Marion Talcott) (女) 1925—1926年。她在天津作华北公理会主計处的文牍。

此外还有三名传教士，其英文名和在天津时期不詳。

39、万卓志 (G. D. Wilder) 大概在1900年前。他于义和团运动前来天津，住在紫竹林，曾协助八国联军打义和团。

40、41、贾某(女)和卫某(女)均在1900年后。都在西沽公理会，作仰山女学校英文教員。

〔录自第二十一輯〕

天主教堂霸占民田

南京史料整理处

编者按：本文系根据原件编成，各篇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揭露了天主堂于义和团运动以后，乘机在我国内蒙古地区霸占了大片土地，“范围数十里或百余里不等”甚至“组织保甲、自卫队，收租征税”，“自握政治、经济、文化等实权，演成特殊区域”，俨然国中之国，人民不堪其剥削压迫，一再要求收回主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政府鉴于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声势浩大，于1928年7月公布了一个“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见本文附录）。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欺騙人民群众的鬼把戏。据本文綏远地区1937年调查，天主教堂仍霸占大片民田。察哈尔蒙族人民直到1948年还在要求收回教堂侵占的土地。这些资料，不仅提供了天主堂经营土地进行封建剥削的有力罪证，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对待帝国主义的奴才面目。

达拉特旗赔款合同1904年5月30日

天主教堂 主教 閔玉清
天主教堂 教士 南怀义等
达拉特旗貝子图們巴雅尔派委办教案协理台吉巴札尔噶尔第等
长 史 唐 素 克

书立完案合同，以凭永远遵守事，

查光緒二十六年，达拉特旗蒙古官民，相率仇教一案，蒙前任綏远城將軍信^①督飭奏調帮办蒙旗教务寿知府勛，綏城委員荣协領昌、文协領哲渾，会同达拉特旗貝子派办教案协理台吉巴札尔噶尔第、长史唐素克，法国主教閔玉清，連日商办，公同議定。所有全案命价及各項财产一并在內，达拉特旗共认賠归化城平銀三十七万两，依限交清。当经两造具結，已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公同书立草約，画押完案。并議定俟将賠款一律交清，再立詳細合同，以作信守，业已呈請奏

^① 綏远將軍信恪。

明在案。嗣因达拉特旗生計甚艰，現款难筹，经寿知府代为設法筹画。呈恳历任綏远城將軍俯念蒙艰，百方措注，始将此全案賠款，筹有着落。嗣因寿知府于二年八月間回京，复蒙欽差垦务大臣將軍貽^①派委办理蒙旗洋务斌同知仪，会同前派綏城各委員，筹措現款，尽力办理，蒙教均极感悅。茲于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六日，达拉特旗将原議認賠教堂归化城平銀三十七万两，前后陆续如數交清，从此結案，尽释前嫌。并将前定草約內載达拉特旗仇教禍首罪魁，俟賠款交清，必从轻議办一条，現经斌同知等竭力和解。本主教情願一概寬免，勿庸議办，以敦和好。以后蒙旗官兵，務必与教士、教堂实力保护，从此相安。主教、教士亦必严束教民，勿滋事端，以期永无齟齬，重伸旧好。今全案賠款，現已一律交清，自应遵照前議，公同书立合同，即将所交各款，分晰細數，并商訂条約，开列于左，以凭永远遵守。

- 一、达拉特旗筹交烏兰卜尔地亩一段，計地两千零玖拾余頃，除不堪耕种之地外，共淨地一千四百頃，归教堂永远耕种。公同議定每亩作銀一两，共抵銀十四万两，并此地內有房院二处，議定共抵銀二百两。所有地亩房間四至，另有詳細合同。其地無論蒙旗或由官贖取地亩时，彼此均照地約条款內办法，两造商允，方准贖取，以昭公允。
- 二、达拉特旗筹交大淖尔地亩一段，計地七十六頃。議定每亩作銀一两，共抵銀七千六百两，归教堂永远耕种。所有地界四至，另有合同，以昭核实。
- 三、达拉特旗蒙前任綏远城將軍信筹借杂粮一万石，除运脚花費外，共交教堂杂粮八千三百九十八石八斗零，牵算合估共抵銀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两零八錢二分，如數交付教堂查收訖。
- 四、达拉特旗蒙前任綏远城將軍信由晋省筹借归化城平銀一万五千三百两，教堂如數查收訖。
- 五、达拉特旗自交地亩抽捐銀四千七百三十三两七錢六分，教堂如數查收訖。
- 六、达拉特旗蒙前署綏远城將軍文^②奏請由晋省筹借归化城平銀五

① 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貽谷。

② 署綏远將軍文瑞。

万一千两，教堂如数查收訖。

七、达拉特旗筹拨四成地一段，呈悬欽差垦务大臣飭由西路垦务公司承領轉放，作价銀八万六千四百五十两，如数交付教堂查收訖。

八、达拉特旗筹拨后套长胜渠地一段，亦经呈悬欽差垦务大臣，飭由西路垦务公司承領轉放，作价銀五万一千两，如数交付教堂查收訖。

九、达拉特旗自行筹交現款、粮石、牲畜等項，共銀五百九十两零三錢二分，交付教堂查收訖。

十、达拉特旗全案賠款，除以上所交地亩、粮石、現款等項，共銀三十六万八千四百二十四两九錢外，尙欠銀一千五百七十五两一錢。经南教士怀义，以达拉特旗筹款維艰，将下欠尾数，慨允减让勿庸筹付。計达拉特旗全案賠款三十七万两，全数收清，两无异言。

十一、綏远城將軍代达拉特旗筹給現款、粮石等項銀两，将来均由达拉特旗筹还，于教堂无涉。

十二、今全案賠款交清，蒙教永释前嫌，所有教会以前所受各亏，無論巨細，由主教、教士严束教民，絕不再向达拉特旗追索，以昭大信。

十三、前定草約，內有俟賠款交清必从轻办蒙古禍首一节，現经斌同知等竭力和解，教堂一概不究，勿庸議办，以敦和好。

十四、达拉特旗光緒二十六年仇教之案，从此完結，以后教堂、教士凡在达拉特旗界內者，务必实力保护，以固邦交。所有教民亦必由主教、教士，随时約束，絕不徇庇滋事，以期永远相安。

十五、此次既书立詳細合同，应将前定草約，及教堂教士所出收銀收粮等項字据，一并銷毀。以后彼此即以合同各执一份，永远为凭，以作信守。

十六、此合同由天主教堂閔主教玉清、南教士怀义、达拉特旗协理台吉巴札尔噶尔第、长史唐素克，会同將軍派委办理蒙旗洋务斌同知仪、荣协領昌、文协領哲渾并各委員等，公同定立，均各画押，由达拉特旗盖印，以为凭信。此約共书三份，呈交綏远城將軍衙門一份存案备查，天主教堂存案一份，达拉特旗存案一份，以为永远执据。

天主教主教	閔玉清	天主教教士	南怀义
天主教教士	魏怀仁	天主教教士	賈名远

天主教教士 步世明 办理洋务委员补用同知斌仪
 办理洋务委员綏远城协領荣昌 办理洋务委员綏远城协領文哲渾
 达拉特旗土薩拉齐巴札尔噶尔第 达拉特旗白通达唐素克
 大清国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大比国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以汉字合同为凭

达拉特旗以土地抵赔款合同 1904年5月30日

天主教堂主教閔玉清、教士南怀义、賈名远、步世明
 达拉特旗白通达唐素克、协理台吉巴雅尔各尔迪
 为书立合同事：

因光緒二十六年，达拉特旗附和拳匪，剿毀教堂，杀害教民并劫掠教堂教民财产等項。又因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达拉特旗协理台吉巴雅尔各尔迪与主教閔玉清，議定賠款，书立草約，訂定达拉特旗认賠教堂归化城平文銀三十七万两，除应交之現銀十万两、牲口抵銀十万两另行筹付外，剩十七万两，以田地賠补，永远耕种。复于二十八年間，綏远城將軍委派防御德普詩巴，会同达拉特旗协理台吉巴雅尔各尔迪等，与教士步世明，在烏兰包尔地方，勘定地亩二千零九十五頃，言明界內沙城之地不計亩数。該教堂按一千四百頃收地，每亩作价銀一两計算，抵賠款銀十四万两。地界內房屋等項，作銀二百两，总共合賠款銀十四万零二百两。下欠地內款銀二万九千八百两，当添入应賠之現銀牲口二十万两，或有粮項余地，亦可頂作賠款之数。至立合同后，蒙古、教堂，两出情願，永无翻悔。今列条款如左，各执一紙，以作凭信。

- 一、达拉特旗在烏兰包尔地方，兌交教堂已垦地亩二千零九十五頃，除沙城之地不計亩数外，教堂按一千四百頃收地，每亩作銀一两，共計地款銀十四万两。
- 二、此地內有大成西、仁和永空房两处，內有碾子两盘，油梁一条，院外有柳树七株，渠埂垣堰內外所有一切，諸举抵銀二百两。通共抵銀十四万二百零，均在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有教士步世明收条为证。

三、此次所交地界內，有沙城、草坦、紅柳不能耕种之地，所有游牧、打柴、外人不能混入地界，以免滋生爭竞事端。日后均由教堂、教士与蒙古官員，酌定妥协公平章程，永远遵照办理，两无更改，以昭允协。界內有黃特老盖河并其水岔沟，全有教堂掌管。所有四至疆界，书明烏兰包尔楊商人之地一块，一千四百六十三頃三十三亩，东至各楼台河，西至查汗特老盖，南至藍鎖尔，西至淖里各兔聚和祁地界，北至撓高布尔登地界。撓高布尔登白商人之地一块，二百四十三頃，北至各楼台河，东至朋素圪鉢，南至楊商人地界，西至三音厄其勒地界，西至源盛和吉克拉尔地界。朋素圪鉢德盛兴地一块，三十一頃六十五亩，东至楊商人地界，北至撓高布尔登地界，北至各楼台河。庫克布尔登苏商人地界一块，三十六頃，东至楊商人地界，南至查汗特老盖地界，西至札拉桑拉嘛地界，北至三音厄其拉地界。聚和祁五补隆地一块，七十六頃五十亩，东至查汗特老盖地界，南至黃特老盖河地界、大发公地界，北至札拉桑拉嘛地界，又西至查汗代淖尔特巴特海。聚和祁地一块，一百七十八頃三十亩，东至淖里克各河楊商人地界，南至藍鎖尔地界，西至傅家地界，北至黃特盖河。哈布达拉各补隆傅商人地一块，四十頃零五十亩，东至藍鎖尔地界，南至杭棉旗地界，西至大发公地界，北至聚和祁地界。仁德堂地一块，二十五頃八十二亩，东至淖里克各河东，北至淖里克各河西岔，南至五补隆查汗代地界，西至聚源盛地界，北至仁德堂后河。以上八块，共計二千零九十五頃零十亩，按一千四百頃折算。

四、地內老戶，惟楊商人，或有不法之徒，札逐不留。凡有違規之善戶，应照堂內章程，仍然在境耕种。屢年租項，均屬教堂收貯，与达拉特旗毫无涉挂。

五、交地后，倘有蒙古官民人等借詞夺者，有达拉特旗一面承当。

六、此次所交烏兰包尔地亩，因达拉特旗賠款无力偿还現銀，是以教堂允准，以此地押与教堂，永远耕种，不交租項，抵还賠款，絕非教堂割据蒙土地。公同議定，不拘年限，或欽差督办垦务大臣，或綏远城將軍，筹出現銀十四万二百两，交足教堂，听从将地亩二千零

- 九十五頃，全數贖回。贖回之后，仍歸教堂永遠耕種。地內地戶，仍照教堂之章程辦理，或用國家交租章程，交納租項，或寫欽差垦務大臣所定之章程，每頃交銀一兩八錢，均按已生苗收割之地交租。惟將來願意贖地與否，須由綏遠城將軍與達拉特旗自行斟酌辦理，教堂絕不勒贖。
- 七、如有未經上水，未已生苗，未收割之地，均免交租，以昭公允。
- 八、此地未贖以前，教堂所得租糧等項，統作為賠款利息，官家及達拉特旗，絕不追索，以免教堂受虧。
- 九、嗣后教堂在交地內修房諸舉，仍照舊章辦理，均無更改，無論新開舊開各渠，贖地之后，仍歸教堂管理，與官家毫無涉挂。
- 十、教堂擇選之善戶，不准私行開渠打埧。倘有外人在地內游牧貿易，其他鋪水草錢，由蒙古官收究。如教民在內設立貿易者，其地鋪水草錢，不與蒙交納，仍與教堂收貯。
- 十一、滿會或他處地戶，嗣后如有黃特老蓋河內之水，每年開河時，挖渠所費公項，均按教堂立定規程，按股出錢，不能錯行。
- 十二、交地后，如有外來匪徒，教堂准達拉特旗委派蒙員同教堂持平查辦。
- 十三、此所新立合同后，各地戶所有老約均成廢紙絕用。
- 十四、所立合同，系由綏遠城將軍派委員壽知府勛，并防禦德普詩巴，會同主教士并蒙古官員，妥議酌定，呈將軍閱看，允准辦理，永無更改。
- 十五、疊經立蒙漢合同，分書三紙，教堂及達拉特旗，均當畫押，并達拉特旗蓋印，將合同各存一紙為証。
- 十六、如日后贖取地畝時，應由教士查看，未贖以前，如遇荒蕪，取收糧租，不足充抵利息，當與贖地之人商酌，加給教堂利銀，以免教堂受虧。至利息數目，應加若干，屆時公平定奪。
- 十七、此項地畝，如將來贖回之后，教堂除按生苗之地，每頃每年交官租銀一兩八錢外，其餘押荒及別項銀兩，均免交納，現經當面議定，決無更改。
- 十八、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會同辦理蒙旗洋務委員壽知府

勛，向該旗蒙員等彼此議允，未及訂立合同，壽知府勛，已于是年八月底回京。茲于光緒三十年四月，主教教士復會同綏遠將軍委派辦理蒙旗洋務委員斌同知儀、榮協領昌、文協領哲渾，并各委員，暨該旗土薩拉齊巴札爾格爾第、白通达唐素克等，仍照以上前議允協十七款，書立合同畫押，以昭信守。

天主教主教	閔玉清	天主教教士	南懷義
天主教教士	魏懷仁	天主教教士	賈名遠
天主教教士	步世明	辦理洋務委員補用同知	斌儀
辦理洋務委員綏遠城協領	榮昌	辦理洋務委員綏遠城防禦	德普詩巴
辦理洋務委員綏遠城協領	文哲渾	達拉特旗土薩拉齊巴札爾格爾第	
達拉特旗白通达	唐素克		

大清國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大比國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以漢字合同為憑

蒙藏委員會包悅卿等請收回教會侵地函1929年9月

為建議呈請設法收回國土及保障民權事：

查我國西北綏遠、寧夏、河套地方及伊盟鄂爾多斯阿拉善等盟旗，設有天主教堂十數處，名為傳教，實則侵略。凡各該地劫財、抗稅及身犯命案之凶犯，一經收為教徒，遂能逍遙法外，官廳不得干預過問。究其遠因，實由庚子年義和團之亂，該地長官民眾仇教甚深，借端殺戮。嗣後聯軍入北平，即擬尋隙報復，各旗王公及民眾聞之驚惶失措，惟恐西人之不相容。而西人則乘此大肆侵占土地，建築教堂，所占土地範圍數十里或百余里不等，儼如省縣城池。其所有土地內之人民，竟成為教堂之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盡操諸神甫之手。國土之損失，民權之墮落，莫此為甚。

悅卿前在西北為〔國民〕黨服務時，與該地教堂數度交涉，未得要領。同時陝甘安邊、定邊各縣民眾亦奮起交涉，迄無效果。據教堂方面答稱：所占地方均為蒙古王公所有地，民眾及官府均不得干涉云云。而蒙古王公懼外成性，不敢出頭交涉，敷衍迄今，教堂勢力日益擴大。長此以往，不但民不聊生，我國蒙古領土及民權恐將被外人教

堂侵占剥夺殆尽矣。可否由会中派員調查詳細情形后，再行根据交涉，以保国土，而維民权。

专门委員 包悅卿 邹德高
楚明善 謝国樑
任培厚

茲将外人所設教堂侵我領土之較多者附列于后：

- 一、伊盟鄂尔多斯鄂特格旗八大教堂。
- 二、三盛公鎮天主教堂。
- 三、达拉特旗帕斯伯壘天主教堂。
- 四、伊盟布尔巴拉夏斯堂，本地人称之曰蒙古教堂。
- 五、阿拉善所属地方錫金淘海天主教堂。

其他教堂之較小者，各盟旗均有，情形大略相同。

蒙藏委员会转报教堂侵占土地呈1930年7月4日

呈为呈报事：

案准綏远省政府蒙字第一七五号咨开：“为咨复事：查前准貴会蒙字第三四号咨以我国西北綏远、宁夏、河套地方及伊盟鄂尔多斯、阿拉善等盟旗，外人設有天主教堂十数处，名为传教，实則侵略，請飭属查明見复，以便轉呈核办等因。当经分別令行遵照查复去后。茲据归綏、薩拉齐、包头、固阳、武川、五原、临河、清水河、赤胜、丰鎮、凉城、集宁、兴和、陶林等县，暨大余太設治局、归綏、包头各市公安局，先后呈复前来，据称：各該区境内，或无教堂，或有天主、耶穌各教堂，亦均以传教为旨，尙无侵略土地、压迫人民情事。惟据托克托县县长王礼馨报称：該县境内各教堂，均皆购有土地，如正东区什拉烏苏壘村天主教堂，有地五頃。东北区什力圪兔村永盛域教堂，有地一百頃。西北区什达岱村教堂，有地九頃。山盖村教堂，有地十頃。以上各教堂之地，虽皆备价购买，而佃种之人民及弱小之地戶，实則受其压迫。又据和林格尔县县长魏治馨报称：該县境内舍必崖崇正堂侵略土不粘村西南民地三十余頃，令其教徒耕种牧畜，倘有外教人入内樵采，即行罰办。該堂霸占圪报尔村西北官产地二十四頃，并与托境

保祿堂霸占巧什營、討速号兩村原使寶貝河水利，硬坐填改入洋渠。在新營子、猛獨牧、言成營等村，私收水租。該渠路所占地畝，不論官產民產，概不交納地價。該堂于庚子亂後，勒索舍必崖民眾賠款地十餘頃，自行耕種，不但不給地價，即本村每年應攤差徭，亦不交納。又迭力索欽一堂，于庚子亂後，侵略大甲賴村南灘十餘頃，并霸占該村葫蘆速太溝河水一道，淤漫所有地畝，應攤差徭，抗不納付各等情。據此，除烏、伊兩盟各旗，有無外人借傳教為侵略，俟查明另案辦理外，查托、和兩縣所報外人侵略土地，及壓迫人民各情形，實與國土民權，妨碍甚多，自應嚴加取締。相應咨復。即希貴會查照核轉為荷。”等因。准此，除咨復外，理合備文呈請鈞院鑒核。謹呈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馬福祥

綏蒙外教傳教情況及其租用土地情形^①

綏蒙外教勢力龐大，教堂隨處皆是，教民信仰甚深，其工作深入下層，尤屬不可忽視；且租用土地，自握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實權，演成特殊區域，更應設法予以調整。茲將綏蒙外教各情，分記于下：

一、傳教情況

外教概分為兩類：一曰耶穌，一曰天主。耶穌派別繁多，天主只有一種。綏蒙地區，耶穌教勢力較弱，天主教占絕對之優勢。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綏遠省政府編印之《綏遠概況》下冊社會概況編內第三章宗教，曾對外教有詳細之調查，特抄錄如下，即可了然綏蒙外教傳教情況之大概：

(1) 耶穌教 耶穌教來綏，始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初建堂于歸化之通順街。逾二年，復建一堂于包頭，教民僅數十人。庚子之變，牧師或被殺戮，或由蒙逃赴俄境，事平歸來，以賠款购地建堂。迄至今日，蔚為大觀，堂產既富，信徒亦多；雖不如天主教勢力之大，然以較回、道諸教广大多矣。所有教堂均屬“瑞典協同內地會”。茲附表如下：

^① 本文為蒙藏委員會派駐歸綏調查組的調查報告。呈報時間為1937年5月19日。

绥远省耶稣教堂调查表

地 址	教 会	設立年月	教 士		教 民		財 产		附 属 事 业
			西	中	男	女	动 产	不 动 产	
归通 綏 綏 順 街	瑞典国协 同内地会	清光緒十 二年	7		227	62		大小瓦房六十二間 大小土房一百零六 間	男女国民 小学各一 所 男高等 小学校一 所
归新 綏 綏 城 街	同 前		2		未	詳			
毕克 綏 綏 头 道 街	同 前	民国七年		1	18	18		大小房三十五間	男女初等 小学各一 所
包头 綏 綏 吕 祖 庙	同 前	光緒十四 年	2	4	82	21		房院三处	男女初等 小学各一 所
薩拉 綏 綏 县 署 前 街	同 前	光緒十六 年	8		844	693		房院十二所計房三 百七十六間鋪房一 所八十二間田地二 頃六十亩	育嬰堂一 所男女两 等小学校 各一所
薩 綏 綏 沙 沁 村	同 前	光緒二十 一年	2		223	230		房三十六間地八十 五亩	男女初等 小学各一 所
薩 綏 綏 德 隆 西 村	同 前	同 前	1		43	25		房院十五間地十八 頃	
安北 綏 綏 扒 子 补 隆	美国协 同会	光緒二十 二年	3	11	71	30	馬一百六 十匹牛八 十六头羊 七百五十 八只驢十 八头	地一千頃房二百三 十間	蒙古男学 校一处女 学校一处 又两等学 校二处
托克托 綏 綏 城 内	瑞典国协 同内地会	民国三年	1	3	未	詳		房二十七間	
陶林 綏 綏 城 内	美国福 音会	民国十三 年	1		6	7		房二十間地一亩	
五原 綏 綏 隆 兴 长 鎮	美国协 同会	同 前	1	2	55	30		房十五間地一亩	
凉城 綏 綏	瑞典国协 同内地会	同 前			未	詳			
丰鎮 綏 綏	同 前	光緒二十 九年			未	詳			

(2)天主教 綏远之有天主教,始于前清咸丰六年,初于归化城之城隍庙街购地建堂。同治十年,复于武川县属之勿尔兔沟地方,光緒十六年,于和林格尔县属之迭力素村各建一堂。其初教民不过数十。迄至今日,有教堂数十所,教士百余人,教民五六万人;地产数千顷;牛、羊、駝、馬万余头;附設男女学校数十处;归綏地方設有公医院,規模宏大,需費五十万元;其潜伏势力深入社会,綏远各种宗教无出其右者矣。茲附調查表如下:

綏远各地天主教堂調查表

地 址	教 会	設立年月	教 士		教 民		財 产		附屬事业
			西	中	男	女	动 产	不 动 产	
和林格尔 造力素村	圣母圣心 会	光緒十六 年	1	1	523	411		房一百五十間地十二 頃	男小学校 一所育嬰 堂一所
和林格尔 舍必崖	同 前	光緒二十 七年	1	1	403	329		房三百間地九十五 頃	育嬰堂一 所
和林格尔 五素园路	同 前	光緒三十 年		1	159	88		房二十七間地十亩	
固阳县 义广奎	同 前	宣統三年	1		580	450	牛羊一〇 五〇驢馬 六五	土地六頃	初等小学 校一处
固阳县 永合公	同 前	宣統二年	7		75	52	牛羊七六 〇		
固阳县 合 密	同 前	光緒三十 二年	1		1010	650	牛羊二五 〇〇驢馬 一五〇	土地二頃	初等小学 校一处
固阳县 白灵淖	同 前	宣統二年	1		250	140	牛羊四五 〇		
固阳县 巴气树	同 前	宣統元年	1		550	420	牛羊一五 〇〇		
清水县 大南沟	同 前	光緒三十 二年	2	2	281	120	驢二头	窖四孔房三十二間 地一百四十亩	小学堂一 所育嬰堂 一所
武川县 三 井	同 前	光緒三十 年	2		383	340		地五十一頃	
武川县 右营子	同 前	光緒三十 二年	1	1	307	257	馬八匹	房六十間地二十二 頃	
武川县 勿尔兔沟	同 前	同治十年	1		382	331		地四十五頃	
武川县 小 納	同 前	光緒二十 八年	1	1	464	302		地四十九頃	

地 址	教 会	設立年月	教 士		教 民		財 产			附 属 事 业
			西	中	男	女	动 产	不 动 产	产	
包头县内	同 前	民国八年	1		26	15		房一所		
包头县小淖村	同 前	光緒十六年	2		1650	1600		房一所		男女高等小学校一处 女子初級小学一处
包头县大淖村	同 前	光緒十九年		1	并入小淖村内			房一所		
薩拉齐二十四顷地村	同 前	光緒十六年	4	1	736	986		房三十間地一百十頃		高等小学一所
薩把拉盖村	同 前	光緒十九年	2	1	737	987		房二十間		
小淖村	同 前	光緒十五年	1		1555	1970		房三十五間		
何家園村	同 前	光緒二十四年	1		678	785		房三十五間		
五銀牛窑村	同 前	光緒三十二年	1		598	587		房七十八間		
托斯和村	同 前	光緒三十四年	1		687	778		房三十五間		
小韓营村	同 前	光緒二十九年	1		587	578		房三十五間		
善岱村	同 前	光緒三十四年	1		695	768		房三十五間		
任三窑村	同 前	光緒二十四年	1		598	588		房五十五間		
苗六園子村	同 前	光緒二十八年	1		578	557		房三十五間		
銀匠窑村	同 前	光緒十三年	1		686	788		房三十五間		
缸房营村	同 前	光緒二十四年	1		885	987		房三十五間		
双泡子村	同 前	光緒三十四年		1	588	569		房三十五間		
麦达呂村	同 前	光緒三十四年		1	695	775		房三十五間		
临河县峽	同 前	光緒三十三年	4		1240	950		房七十四間		男女小学校各一所
临河县奎	同 前	光緒三十年	2		1100	890		房四十二間		男女小学校一处
临河县大	同 前	光緒二十年	1		350	220		房四十一間		

地 址	教 会	設立年月	教 士		教 民		財 产		附屬事业
			西	中	男	女	动 产	不 动 产	
临河县 黄羊木头	同 前	光緒二十二年	1	1	540	480		房三十四間地四亩	
玉隆永	同 前	光緒十四年	1		260	180		房二十三間	
烏蓝淖	同 前	光緒二十三年	1		340	230		房四十六間	
准葛尔	同 前	光緒十八年	1		230	170		房三十五間	
临河县 圣家营	同 前	民国十四年	1		490	390		房五十四間地四亩	
三道桥	同 前	民国十二年	1		450	360		房四十七間	
归綏县 城内	同 前	同治十三年	5		72	89	牛二十四 头馬六匹	大教堂一座平房百 余間樓房數十間	育嬰堂一 所公醫院 一处有养 病室數百 間医学 校一所
归綏县 三合村	同 前	道光三年		1	81	75		房二十四間	男女初等 小学各一 所
托克托县 什拉烏素 灘村	同 前	光緒二十九年	2		665	599		房二十五間地五頃	育嬰堂一 所
托克托县 永盛玉	同 前	民国四年	1		369	252		地百頃	
托克托县 什塔岱村	同 前	光緒三十一年	1		349	492		地九頃	育嬰堂一 所
托克托县 山盖村	同 前	光緒二十七年	1		426	369		地一頃	育嬰堂一 所
兴和县 城内	同 前	民国三年	1	7	153	156		地三十亩	
五原县 隆兴长鎮	同 前	民国十八年	1	1	15	4		房二十間地三亩	

上二表教堂之調查，綏东四旗方面，遺漏实多，此須声明者。再伊盟南部亦欠叙述。查伊盟鄂旗南部，即有教堂十余，虽与陝北关系密切，然实在綏蒙境內，故亦附記如下：

鄂托克旗教堂表（參見綏遠省民眾教育館新編之
《綏遠省分縣調查扼要》）

教 堂 名	教 民 戶 數	教 民 人 數
白泥井教堂	一五〇	七〇〇
黑梁頭教堂	六〇	三〇〇
城川教堂	七〇	二四〇
堆子梁教堂	一〇〇	五二〇
倉房梁教堂	八〇	三二〇
沙路茅子教堂	九〇	四〇〇
硬子梁教堂	一五〇	六〇〇
胡家窰子教堂	一二〇	三〇〇
毛團圖圖教堂	一四〇	四〇〇
小橋畔教堂	六〇	八〇〇
寧條果教堂府	五〇	三〇〇
總 計 十一	一三一〇	四八六〇

二、教堂租用土地情形

教堂租用土地情形，甚為複雜，非一一詳為探詢，不能得其究竟。茲可得而言者，則其租用土地現狀，不外下列數種方式：

1. 庚子賠款地 如達拉特旗烏蘭巴爾地方兌交教堂已墾地畝二千零九十五頃，除沙礫之地不計畝數外，教堂按一千四百頃收地，每畝作銀一兩，共計抵銀十四萬兩。查此項地畝，已無條件收回，教堂提出反對，交涉仍未全肅清。又如四子王旗交出土地三千六百六十六頃又六十六畝與教堂，作為特價賠償教會損失之用。查此項地畝，有六百六十六頃又六十六畝歸墾局丈放，餘仍在教堂手中。又如鄂托克旗南境賠教地面積亦極廣大。查此項地畝，聞已由前百靈廟蒙政會交涉收回，由教堂每年向鄂旗政府納租金一千元云。又如綏東鑲紅、鑲藍二旗共攤賠教堂地三百七十五頃，地在涼城縣東百二十里處香火地地方，迄今尚未收回等是。

2. 自行侵占地 庚子而後，教堂勢力大見猖獗，橫行無忌，自行侵佔土地，時有所聞。如綏東鑲紅旗南端大海泊之泊水面積約六百餘方，比年以來，泊水漸縮，變為百餘方里之陸地，內除能種地外，每年

尙能产白盐約五六百万斤以上。因該地与天主教堂賠教地毗連，为其侵占，蒙人畏势，不敢与之交涉。又如四子王旗賠教地原为三千六百六十六頃又六十六亩，但教士利用蒙民对于土地无确实統計及显明限界之弱点，乃乘机渐次扩张其教地之面积。蒙人处于高压之下，反抗不能，呼吁无路，乃任其展拓，无可如何。至今教堂占地之面积已不知若干。又如鄂托克旗教堂地情况，其自行侵占情形与四子王旗同。

3. 視為当然者 教堂地基以及附属事业（学校、育嬰堂之类）与夫花园、球場等用地，視為教堂之当然所有物。甚且超过□□普通人使用土地范围，追論租用之性质，此在各教堂十之七、八，莫不如是。

4. 借以营利者 与各蒙旗或有地权者租用土地，非法营利，如杭錦旗西巴噶地，租于教堂，独霸一方。后由垦局无条件收回丈放。聞至今其他各地仍有未收回者。

5. 由教民出名者 有时教堂为防免人家閑言，用教民名义領地，所在多有。甚或以教徒全体名义命名为中国式之堂名，如薩县小巴拉盖村教堂有地九十七頃，系用若密堂名义向垦局挂領。外表为教民領地，与教堂无关；实則完全为教堂所領。此种最难稽查，聞为数亦极可观云。

总之，教堂所有土地，合乎真正租用性质，不丧主权，不害经济，寥无所几。非由国家詳定外教租用土地章程，严厉执行，并将賠教地与侵占地等过于不合法之地亩无条件收回，不足以防患于未来也。

绥远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报告交涉收回教产呈文1939年1月7日

查废清光緒二十六年間，因搗毀教堂事件，奉清政府上諭，委派陝、甘、綏等省大臣，会同外人协定，令职旗担負賠償銀八万五千两。彼时先以牛、馬、羊等折勒。不足之數，无力付款，遂将职旗小桥畔城川等一带土地，强迫割让予外人。威胁忍辱，实非甘願締此丧权辱国之条約也。其地自为該教堂侵据后，管理土地及人民之权，竟夺为私有。甚且組織保甲自卫队，收租征税，奴化农民。有不随其教者，立遭驅逐。儼然于中国之内，另有一国家。

职旗官民，目击心惊，期脱离其羈絆。欲謀逐渐收回教产計，遂于

民国二十四年，与之改定契約。其內容，即由教堂所种之地，每年交旗政府牛犂洋一千元。教堂在該地，仅有传教之权；至行政权，則归职旗管轄，教堂不得干涉。曾由职旗依此推进政治。但該教堂違約狡展，多方阻止。去岁九月間，又被其枪击公务人員，主使誣控。幸上峰洞烛其奸，未中其詭謀。

俯查庚子賠款，早經交涉退還。中央对于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約，又宣布废除。外人在此特殊权利，依法自不能存在。現职旗官民，决遵照中央意旨，誓願收回教产，而免利权外溢。茲先由职旗积极与之交涉，无条件收回。如該教堂对此不法之权利，不願退還时，即請鈞座鉴准，遴派公正大員蒞临，以最公允正当之办法，悬予解决。除交涉情形随时报告外，理合謹先呈报鈞院备查，并祈电示祇遵（如蒙电示，請由宁夏馬主席轉），实为公便。謹呈

行政院

伊盟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札薩克旺庆扎布
旗务帮办章文軒

察哈尔右翼各旗政府呈 会字第四号 · 1948年1月21日

事由：为联銜呈請发还庚子年所賠之款項及土地由。

查迺清光緒庚子賠款时，曾由正黃旗于厚和烏素一带，賠地一百号，正紅旗賠紋銀一千六百两，鑲紅、鑲藍两旗在岱海滩一带各賠地五十号。三旗无条件共賠地二百号，每号地，計大地五頃，总計大地一千頃。（按四至計算，尚不止此数。）現庚子年所賠之款地，已经各国发还。职等四旗自开垦以来，旗地日蹙，旗民生活困难万状，旗府經費倍觉拮据，各項事业无从兴办。为此联銜呈請鉴核，轉請准将上項所賠之款項及土地，全部发还，以济旗府困窘，而便办理各項建設事业。謹呈蒙藏委员会委員长許

正黃旗代理总管	胡凤山
正紅旗代理总管	雲隆色
鑲紅旗总管	胡凤山
鑲藍旗总管	巴德模

察哈尔右翼**紅**旗政府呈**藍**旗會字第二号·1948年3月

事由：为呈复庚子賠款(教堂地)情形由。

案奉鈞会三十七年二月七日蒙字第六二三号指令节开：“仰將該旗等將賠款及賠教地系賠与何国教堂及賠教地現在管理情形，詳查明具复，再凭核办。”等因。奉此，查屬鑲紅、鑲藍二旗系賠償土地，該地位于現綏远省涼城县境，于清光緒二十六年賠与法国天主教堂，经办人为法公使彼其波，限期十五年。当賠款后，該地一切权与利，悉归教堂经管，旗县概不得过問。迨至抗战胜利后，該地教民，自行向綏远省涼城县报垦升科，屬旗等交涉一再，未得圓滿。是以我蒙旗昔年賠与外强之土地，今又形成割与邻县矣。理合具文呈复，恭請鑒核轉飭返还，以雪賠款之耻辱，而資維護蒙旗权利。謹呈委員长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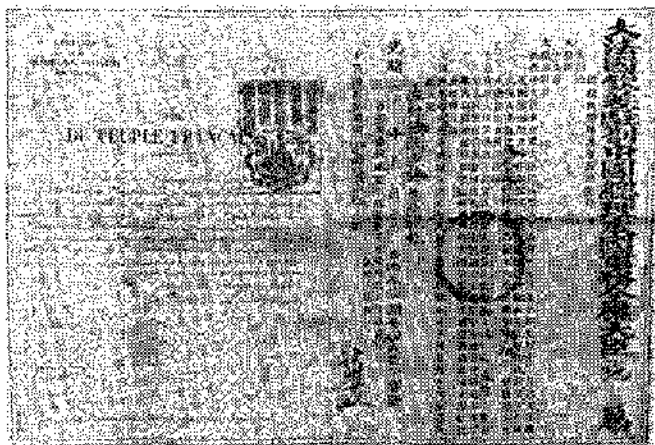
鑲紅旗总管 胡凤山

鑲藍旗总管 巴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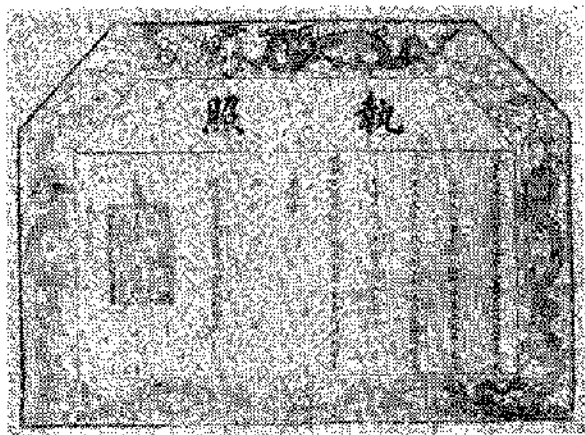
附录：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

1928年7月12日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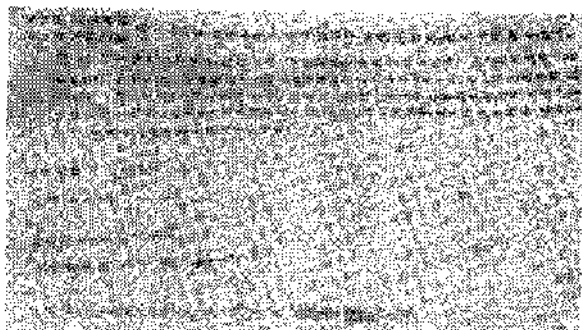
- 第一条 凡外国教会，在内地設立教会、医院或学校，而为該国与中国条約所許可者，得以教会名义，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
- 第二条 外国教会在内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应服从中国現行及将来制定之法令及課稅。
- 第三条 外国教会在内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須由业主与教会会同呈报該管官署核准，其契約方为有效。
- 第四条 外国教会在内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其面积越过必要之范围者，該管官署不得核准。
- 第五条 外国教会在内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查出有作收益或营业之用者，該管官署得禁止之，或撤消其租买。
- 第六条 本暫行章程施行前，外国教会在内地已占用之土地及房屋，应向該管官署补行呈报，倘其土地系屬絕买者以永租权論。
- 第七条 本暫行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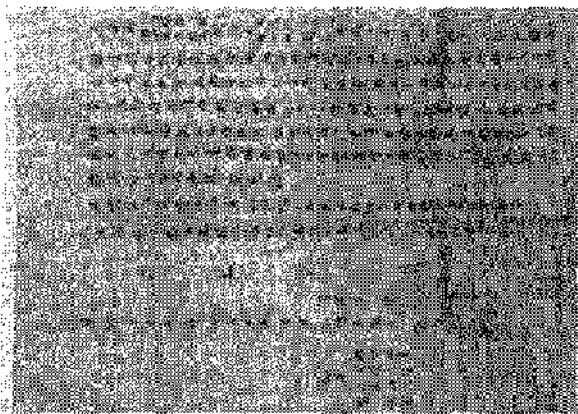
法國公使發給林恩德的倫敦執照



海政府授給林恩德二品頂戴執照



一九〇一年北京天主教总堂与深州管庄地防款合同



一九〇一年天主教总堂与西谷庄管庄地防款合同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3年 第3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华书局出版

新開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3

1963